
聖經人物

第三集

聖經人物

第三集

目錄

以太	001
掃羅	027
押沙龍	059
米甲	083
米非波設	105
亞瑪撒	137
撒督	163
戶篩	189
亞希多弗	211

以太

以太（一）

（1990.9.29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志文弟兄文通）

以太是一名跟隨大衛的勇士。在投奔大衛的眾多勇士中，以太那種不看環境、無條件跟隨的心志極不尋常，也極其可貴。

「有人報告大衛說：『以色列人的心都歸向押沙龍了！』大衛就對耶路撒冷跟隨他的臣僕說：『我們要起來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押沙龍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來到，加害於我們，用刀殺盡合城的人。』王的臣僕對王說：『我主我王所定的，僕人都願遵行。』於是王帶著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個妃嬪看守宮殿。王出去，眾民也都跟隨他，到伯墨哈，就住下了。王的臣僕都在他面前過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從迦特跟隨王來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過去。王對迦特人以太說：『你是外邦逃來的人，為什麼與我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與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罷！你來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與我們一同飄流、沒有一定的住處呢？你不如帶你的弟兄回去罷！願耶和華用慈愛誠實待你。』以太對王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大衛對以太說：『你前去過河罷！』於是迦特人以太帶著跟隨他的人 and 所有的婦人孩子，就都過去了。」（撒下十五：13 / 22）

從以上聖經的記載可以看出以太對大衛的跟隨，乃是不顧身家性命、堅定不移、不看環境的跟隨。以太不但願意有分於大衛的患難，更是抱著必死的決心。這裡我們看見以太不是隻身跟隨大衛，而是帶著一群勇士以及他們的婦人孩子一同跟隨。單獨一個人追隨大衛過飄流的生活還比較容易，若有婦人

聖經人物

及孩子相隨，應會瞻前顧後，躊躇不前；然而以太不僅將自己獻上，更能義無反顧地將妻小及族人一同獻上。這種至死跟隨、毫無保留的心志，相當蒙神的喜悅，而以太所作的見證以及他在神與人面前所表白的心志，也已經被編入詩歌第四二七首的歌詞中，非常值得我們效法。

當以太表明跟隨大衛的心志時，態度相當地慎重，他不但指著永生的耶和華神起誓，也在王的面前起誓。在以太的認識裡，跟隨時代器皿不是選擇一種地上的行業，而是從事一項偉大的屬天的事業，是一件極其神聖而莊嚴的事。所以心志的表白要向神負責，也要在時代器皿的面前負責，絕對輕率不得；不是口頭說說就算，也不是可以隨便就收回的。今天我們事奉神、跟隨時代器皿也應當如此的鄭重其事，因為認真與堅決的態度是事奉神、跟隨時代器皿所不可或缺的條件。認真的事奉與不認真的事奉差別很大，認真的禱告也有別於不認真的禱告，而認真的跟隨與不認真的跟隨當然也大不相同。今天我們在神的家中事奉敬拜神，絕不能存著只求交差了事的應付心態。主僕畢弟兄曾說，他每次講道都將它當作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上講台。我一直將此話牢記在心，而在事奉的過程中，也常因這話而蒙光照。若是不能經常留意省察，那麼在神面前那種應有的認真態度就容易隨著時間而逐漸褪色或淡化。

以太對大衛說：「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以太的跟隨是那樣的絕對，完全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既是至死跟隨，也就沒有「退休」可言。今天我們在神的家中也看見許多年長的神的僕婢們，是那樣無止境地跟隨今日的大衛。他們有的頭髮已白，臉上皺紋滿佈，甚至行動已感不便，卻仍舊

忠心跟隨，無休無止，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今天我們這班年輕人有著健康的身體和年輕的時光，就更該竭力勤作主工，忠心服事。

以太不僅用言語表明跟隨的心志，也有實際的跟隨行動。當時大衛打發軍兵出戰押沙龍，分為三隊，其中一隊即是由以太率領。（參撒下十八：2）押沙龍背叛勢力被滅，以太功不可沒。因此以太不僅有口頭的獻上，也有跟隨的實際，他的確是一名言行一致的大能勇士。

以太向大衛表明堅決跟隨的心志後，大衛便對以太說：「你前去過河罷！」於是以太帶著跟隨他和所有的人及所有的婦人孩子就都過去了。（參撒下十五：22）以太的跟隨所以能持續不斷，是因得到大衛的首肯與成全，否則他將無法繼續盡好下一階段的職事。今天我們的事奉也必須在時代器皿的成全及帶領之下才能蒙主記念。記得十多年前我開始學習事奉主的時候，對時代器皿的認識不夠，認為沒有神的僕人洪弟兄也照樣能夠事奉神。當時我雖然也能講出一些聖經的道理，卻沒有聖靈的膏油。後來神在這件事上開啟了我，使我明白在時代器皿的帶領與感覺之外事奉神，擺上再多也無法蒙神悅納。自從在這事上蒙神拯救後，我的事奉就立即出現明顯的轉機。

或許也有人會說，以太對大衛所作的一番表白不足為奇，我們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然而我們若是明白當時的環境背景，就會知道以太的這番話是何等的難能可貴。「此後，押沙龍為自己預備車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頭奔走。押沙龍常常早晨起來，站在城門的道旁，凡有爭訟要去求王判斷的，押沙龍就叫他過來，問他說：『你是那一城的人？』」回答說：『僕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

人。』押沙龍對他說：『你的事有情有理，無奈王沒有委人聽你伸訴。』押沙龍又說：『恨不得我作國中的士師！凡有爭訟求審判的到我這裡來，我必秉公判斷。』若有人近前來要拜押沙龍，押沙龍就伸手拉住他，與他親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見王求判斷的，押沙龍都是如此待他們。這樣，押沙龍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撒下十五：1 / 6）「押沙龍打發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說：『你們一聽見角聲，就說：押沙龍在希伯崙作王了。』押沙龍在耶路撒冷請了二百人與他同去，都是誠誠實實去的，並不知道其中的真情。押沙龍獻祭的時候，打發人去將大衛的謀士基羅人亞希多弗從他本城請了來。於是叛逆的勢派甚大；因為隨從押沙龍的人民，日漸增多。」（撒下十五：10 / 12）當時押沙龍暗中得了以色列的人心，卻不能獲得以太的心。以太能不為所惑，足見以太是靈眼明亮的器皿。他看明大衛的王位是神設立的，大衛是神所「膏立」的君王，而押沙龍只是人所「擁立」的政治人物。人所擁立的靠不住，惟有神所膏立的才能屹立不動搖。今天我們也應當有以太那種明亮的屬靈眼光，並且用行動來跟隨神所膏立的時代器皿，而不去隨從人所擁立的地上統治者。

押沙龍表面看來勤政愛民，且經過多年的經營，已經深得民心，如果當時有民意調查，押沙龍的聲望一定比任何人都高。但事實證明這些擁護押沙龍的人無形中都被押沙龍騙了而不自知，是以所謂的民意或聲望調查，都不能真正反映出神的揀選與定旨。押沙龍在以色列境內廣植人脈，並打發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同時還將以色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人都拉到他的一邊，可以說押沙龍所運用的，是道地的政治手腕與權謀手段。反觀大衛當時雖勢單力薄，然而大衛非但不用人的辦法來鞏固王位，反而還在

危急時刻建議以太另謀出路。今日的時代器皿也時常經歷心靈的孤單，但神的僕人從不曾以屬地的方法來牢籠人，更不曾勉強人來跟隨他，甚至對於有些想要全然聖別的兄姊，神的僕人反倒要他們多方禱告，好好等候。神的僕人從不伸出人的手來爭取人的支持與擁護，但神卻不斷興起人來投奔今日的大衛，並且樂意以死相隨。從當時的環境來看，大衛的行情正在下跌，而押沙龍則行情看漲；但以太卻獨獨認定大衛，至死跟隨。以太原可以在大衛危急時棄大衛而去，等到大衛日後東山再起時再來跟隨；但以太卻不是一個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者，他明白了神的旨意，就勇往直前，不看環境。

聖經記載以太是迦特人，也就是道地的外國人（見現代中文譯本聖經），用今天的話來說，以太和跟隨他的人都是「外籍兵團」；但以太卻不是為了僱價而來，他的外邦人身分，也沒有影響他跟隨大衛的決心。這點相當不容易，尤其迦特人還是以色列人的仇敵。迦特是非利士境內的一個王國，曾經死在大衛手下的巨人歌利亞就是迦特人。照理說，身為迦特人的以太不可能跟隨大衛，但以太卻沒有屬地的那種墮落的「愛國情操」。他深知大衛王國的建立不僅關乎一個國度，不僅關乎以色列人，而是關乎神旨意的成就。他知道大衛不是一個普通屬地的君王，而是執掌寶座神權的代表；大衛的王國是要實現神的統治權，並不同於一般的人國。以太深知為他所屬的人國（迦特）效力並無意義，為大衛的王國爭戰才有永存的意義與價值。從聖經中我們看見大衛的勇士中不乏其他的外邦人或外族人，其中甚至包括亞捫人、摩押人及赫人等在內。今天跟隨時代器皿的弟兄姊妹或同工當中，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分別持不同國家的護照；但他們都是神國

的子民，一同幫助今日的大衛得國。

當時大衛向以太提出兩種前途的選擇——一是回到新王那裡，二是回到他的本地，足見以太並非走投無路。如果當時以太選擇投效新王押沙龍，很可能有高官厚爵，結局卻是與押沙龍一同滅亡；如果以太選擇回到迦特（人的國），他的餘生也將毫無意義。以太卻選擇繼續跟隨大衛，持定異象到底。

以太是個領袖型的人物，他手下也有一群跟隨他的人。領袖人物往往只願接受別人的跟隨，卻不願作一名跟隨者。但以太不僅接受大衛的帶領，還將他的族人一同帶到大衛的面前；他的手下有一群勇士，但他卻不會擁兵自重。以太本可以率眾中途離去，別人不致因此責怪或定罪他，因為是大衛建議他另謀出路，不是他主動求去；更何況以太確實曾經幫助過大衛，以一個外國人來說，以太可謂仁盡義至。但以太卻不以過去的跟隨經歷為滿足，他定意追求更崇高、更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大衛對以太說：你來的日子不多（現代中文譯本聖經譯為：你在這裡的時間短），我今日怎能叫你與我們一同飄流，沒有一定的住處呢？（參撒下十五：20）以太跟隨大衛的年日雖然不長，但卻異象明亮，生命長進。以太的見證也使我们想起主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神的僕人也常提到主的使女江姊妹所說的一句話：「一個人不在乎蒙恩有多久，而是在乎蒙恩有多少。」但願以太那種後來居上的見證也能成為我們生命長進過程的一種自我鞭策。

以太跟隨大衛的心志，正如昔日路得跟隨拿俄米一般。（參路得記第一章）路得是外邦地摩押的女子，但她卻定意跟從拿俄米，且願至死相隨。路得對拿俄米說：「妳的國就是我的國，妳

的神就是我的神。」而在以太的心目中，大衛的國就是以太的國，大衛的神也就是以太的神。今天我們也要說：神僕人洪弟兄的國就是我們的國，洪弟兄的神也就是我們的神。原先跟隨拿俄米的，是她的兩名媳婦俄珥巴和路得。可惜俄珥巴未能跟隨到底，最後返回了摩押地；路得卻堅持到底，終於蒙神大大賜福，甚至與波阿斯結合而生下大衛的祖父。同樣的環境臨到，心志不堅的往往被淘汰出局，向神絕對的卻能蒙神的保守與賜福。

以太的見證如同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我們看到自己距離神的標準還差得很遠。求主幫助我們都能效法以太，也願神在祂的家中興起更多以太一般的器皿，幫助今日的大衛得國，讓神國的實際豐滿地彰顯在全地。

以太(二)

——突破國家民族觀念的以太——

(1990.9.30 錫安山主日聚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在這榮耀的九月分最後兩天主帶領我們交通以太，實在有主的美意。今天神在新約教會所要得著的，就是像以太這樣的器皿。以太在對押沙龍之役大獲全勝之後，大衛的仇敵大致完全消滅了，大衛的王國從此國運興隆、國泰民安、國享太平。但願我們弟兄姊妹都是以太弟兄、以太姊妹。如果我們都效法以太，神國很快就要實現，人國也就很快要結束。

請讀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十七至廿二節：「王出去，眾民都跟隨他，到伯墨哈，就住下了。王的臣僕都在他面前過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從迦特跟隨王來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過去。王對迦特人以太說：『你是外邦逃來的人，為什麼與我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與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罷！你來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與我們一同飄流，沒有一定的住處呢？你不如帶你的弟兄回去罷！願耶和華用慈愛誠實待你。』以太對王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大衛對以太說：『你前去過河罷！』於是迦特人以太帶著跟隨他的人和所有的婦人孩子，就都過去了。」大衛這一次逃亡，是被他兒子押沙龍追殺，迦特人以太與大衛一同飄流曠野。以太實在很特別，他是一位外邦人，而且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本是以色列的世仇，竟來投奔大衛。而且他的歸回跟其他人不一樣，在大衛的大能勇士中也有外邦人，但是他們多是隻身歸回，惟獨迦特人以太是帶領他本地本

族同胞六百人一同投效大衛，一時他的兄弟親友成了大軍，大衛任命他為第三軍軍長。志文弟兄說那是一支外籍兵團，確實如此，這個兵團完全是非利士人所組成的。以太這個人實在是一位非常明亮的器皿，他與大衛的同心遠超過約押，他與大衛生命上的連接遠超過約拿單，可以說是同生死共患難，為時代器皿把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看大衛性命過於自己的性命；這是非常難得的。他跟隨大衛時間雖不長，但他最能進入大衛的感覺，絕對順服大衛，也因此他在對押沙龍的戰役，大獲全勝，其功不可沒。

以太以非利士國民的身分，投奔世仇以色列，歸向大衛，這是化敵人為朋友，化干戈為玉帛。以太所以能如此，必定是對大衛有開啟性的認識。今天在人國中所講的朋友也好、敵人也好，都與神無關，沒有什麼意義。在他們中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也許今天是朋友，明天就變成敵人；今天是敵人，明天可能又變成朋友。如兩伊原是回教同胞，因一塊土地竟打了八年的仗，彼此深仇大恨。哈珊併吞科威特，各國出兵封鎖伊拉克，伊拉克轉而討好伊朗，兩伊又變成了朋友。所以說人國的朋友是因利害關係而結合，不是真朋友；他們也會因利害而衝突，就成了仇人。我們有朋友，也有敵人，但我們的朋友不是在利害關係上相結合，也不會因利害關係而衝突。我們是怎樣結交我們的朋友？又是如何界定我們的敵人？凡遵行天父旨意的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弟兄；凡是抵擋我們的神和神受膏者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在我們中間沒有任何利害關係，都是以真理正義為標準。在人國的體制之下，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就走他們常常把朋友化為敵人，國民黨如此，共產黨如此，列國亦復如此。但在神的救恩裡則完全不一樣，是能夠把敵人化為朋友。弟兄姊

聖經人物

妹，真正的朋友是結合在神的旨意上，結合在時代的異象中，結合在時代器皿的帶領之下的。如果朋友不是結合在神的旨意上，他沒有異象又不是歸附時代器皿的帶領，那個朋友絕對不是真朋友。主耶穌曾經稱祂的門徒為朋友；主也是我們的朋友，是真朋友。我們不僅是朋友，也是弟兄，因為我們這班人是遵行真理正義，結合在神的旨意之中的。

以太是一位有異象的人，他投奔大衛是因看準了神的旨意，認識神的膏；他與大衛的聯結是神旨意中的聯結，是在神的膏裡聯結，也是生命的聯結。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跟時代器皿同心和聯結是憑著什麼呢？如果只是因著神的僕人洪弟兄是神所重用的僕人，有神蹟奇事隨著他，新約教會的復興是藉著他帶下來的，說實在的，這種聯結的根基非常脆弱。惟獨在一人一山的異象中相聯結，在神的旨意中相聯結，這種聯結的根基才牢不可拔，是衝不散、打不爛、推不倒的。在神旨意中的聯結沒有國界、種族之分，以太與大衛聯結就是突破了國界，也突破了種族，也因此化解了仇恨。因為國家主義、種族劃分是製造仇恨的基因，是撒但殺人靈魂的詭計。世人各有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也各愛自己的民族，各為自己的國家。當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發生衝突時，都是各為自己的國家民族而戰；因此國家主義與國家主義火拚，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嘶殺，常常兵連禍結，百姓無謂犧牲。惟有消滅人國的組織和種族的劃分，人類才有持久和平和永遠福樂。所以今天在新約教會中有許多國家的百姓，但我們沒有什麼國界，沒有什麼我是中國人，你是日本人，他是美國人、法國人……的國籍觀念，我們都是神國的子民——天上的國民；我們也沒有什麼中華民族、大和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種族區

分，我們都是被揀選的族類。所以我們沒有人國那種墮落的愛國情操。以太這位大能勇士實在了不起，他絕不是什麼背叛國家，投奔敵人，乃是因著神的旨意，突破了種族、國家主義，來投奔神的受膏者大衛。所以說以太是一位非常明亮的器皿，是一位有屬天開啟的人。

外邦人原是與神為仇的，怎麼與神和好？和好的道路在那裡？「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林後五：18 / 19）原來與時代器皿和好，就是與神和好。時代器皿有一個職分，就是和好的職分，所以他是和平的使者，來傳和平的福音。神是把和好的道理託給了他，你要與神和好，首先就當認識這和好的職事，並歸附這位和平的使者。迦特人以太不只是外邦人，也是神子民的仇敵，是注定滅亡的；但是因著他歸向大衛，他連接於這和好的職事，就與神和好了。以前的以太是稱為未受割禮的外邦人，與神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是沒有指望的；如今卻因著投奔神所膏立的大衛，事奉大衛所事奉的神，就成了神家裡的人。路得和以太都是因歸順以色列的神而同蒙受以色列人所蒙的恩典。我們原也是外邦人，原也與基督無關，在神的應許和祝福之外；但因著猶太人棄絕了聖子耶穌，又棄絕了施恩的聖靈，這偉大的救恩才臨到我們。當時，以色列人跟隨押沙龍，背叛大衛，追殺大衛，反叫外邦人以太被顯明而蒙了大恩。所以以太非常寶貝這個恩典和揀選，從以下的話就可以証實：「以太對王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無論生

聖經人物

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撒下十五：21）也因為猶太人棄絕神的兒子，這偉大的救恩就臨到我們這些外邦人。我們當格外寶貝神的揀選和恩典，效法以太，與時代器皿和好，也就與神和好了。

今天神在新約教會中設立了和平使者，祂沒有把這和好的職分賜給任何人，乃是賜給時代器皿——神的僕人洪以利亞弟兄。他是天上的和平大使，不只是為我們，也是為這世代的人。我們一定要追求與這個人和好；你與這個人和好，一切的應許、祝福、恩典和神的喜悅就會顯在你的身上。同工說這個職分如同高壓電，不能摸。其實高壓電原不是給人手摸的，摸會被電殛；但用線接上去就能發光、發熱，得著能力。追求與這個器皿和好也是一樣，用生命連接上去，神的能力、恩惠怎樣臨到他，也必照樣臨到你。

以太投奔大衛不久，正好遇上這次兇猛的爭戰，大衛倉惶逃亡，情勢危急。他新近才追隨大衛，所以大衛不好意思要他一同飄流，就給他兩條道路：你是外邦人，又是新來的，你可以歸附新王，也可以帶著你的部隊回你本地本族去。如果以太生命幼稚，對於大衛所指示的兩條道路一定很氣憤：要我去跟隨新王，你大衛把我看成什麼人？我豈是一個投機分子？我既來忠心跟隨你，你怎麼叫我去跟隨新王？你要我回去，你大衛把我看成一個貪生怕死之輩？你大衛太不認識人，算我瞎了眼，拜拜！以太毫無慍色，在考驗中得勝了。他此時有很明確而智慧的揀選：他不跟隨新王，也不回本地本族去，只揀選跟隨大衛，甘願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他實在是位明亮的器皿，有屬天的開啟。如果沒有屬天的開啟，在大衛的話語考驗中，即或不跟隨新王，也會回到

本族本土——反正這是你父子兩個相爭，與我這外人何干，我何必忒這渾水？管你誰勝誰負，是你家裡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何必介入這一場家庭內訌？但以太不是這樣，他毅然決然勇敢地揀選時代器皿，跟隨了大衛。他跟隨大衛乃是生死連接，正如路得跟隨拿俄米——「妳的國就是我的國，妳的神就是我的神；妳住在那裡，我也住在那裡。除非死，沒有什麼可以使我們分離的。」公會宗派也講這篇道，他們自比路得，說拿俄米豫表聖靈，波阿斯豫表耶穌；完全是些死的字句，毫無生命實際。所以他們要直接跟從神，直接跟神交通，不需要經過屬靈的職事。那以太應該直接跟從耶和華神，不必跟隨大衛；但是以太乃是跟隨大衛，因為跟隨大衛就是跟隨神。所以他在這裡起誓說：「我絕不離開你，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這是一個與大衛生死連接的人，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但願我們弟兄姊妹個個都是這樣的明亮，若果，則這最後對以東一仗全面性的勝利就在眼前，人國很快就要結束，主很快就要得國降臨。

在大衛的軍營中有外邦大能勇士，多是單人獨騎來投奔，惟獨以太是帶領本地本族親戚朋友六百人一同投效大衛。他一個人可以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怎能保證這六百人都能跟大衛同生死、共患難？中國人講「兵隨將轉」，什麼樣的將領就帶什麼樣的兵，強將手下無弱兵，糊塗將領帶的必定都是糊塗兵。所以郝柏村以軍治國，他的內閣可稱為扣扳機內閣；抓、關、殺，這是他的治國三重奏。以太所率領的六百人跟以太一條心，可見以太的為人。他定是一位生命相當豐盛的將領，在本地、本族中是位深孚眾望的領袖，民心都歸向他；因他乃是把人帶到神旨裡——帶

到時代器皿面前，叫人從神得福，而不是把人帶到自己面前。不像約押，約押有了軍隊，就擁兵自重，願意為大衛效力時就為大衛效力，不願為大衛效力時，可以保存實力，按兵不動。（參神僕畢弟兄交通之約押。）但這裡有一個人，他不僅自己盡忠於大衛，也使他所帶的外籍兵團都追隨他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你就知道他的部屬多麼尊敬他、順服他、信任他。民心的歸向不是勉強得來的。人國的將領，像郝柏村、楊尚昆、哈珊……都是以力來服人；你的暴力可以轄制人、欺壓人，但人的心不會服的。弟兄姊妹，我們也有親戚、朋友，但願我們都是以太，能領自己的親戚朋友歸回錫安聖山，歸附這個人。這就必須有以太那樣的生命見證。如果我們只是嘴巴來傳福音，生命上沒有見證，很難把親戚朋友帶回新約教會，歸向這個人。所以不但要用口傳，也要用生命為真理作見證，叫我們的親戚朋友們在我們的身上看見神、摸著神，他們就必拉著我們的衣襟與我們一同回錫安。

押沙龍之役，大衛三個軍，約押、亞比篩兄弟各領一軍，第三軍就是迦特人以太所率領；這一個軍絕對忠於大衛。以太這支隊伍是一支生力軍，是神所興起來為大衛爭戰的。這一戰役，挽回了整個頹勢，扭轉了全局，以太功不可沒。

但願我們在這時代都成為今日的以太，突破國家觀念、民族傳統，不分閃、含、雅弗，在異象中、在神的旨意裡與時代的器皿在生命上有緊密的聯結；如此，臨到大衛的祝福、恩典和應許如何臨到以太，今天凡是臨到時代器皿一切的祝福、應許和恩典，也必臨到眾弟兄姊妹。希望我們不是在這裡聽一些道，如果只是把這些當作道理來聽，頭腦越聽越大，卻沒有生命的實際，有何用處？這些道是為了造就我們成為今日的以太，能與時代器

以太

皿同生死共患難，這樣，我們必能成為一個實現神榮耀國度的器皿，成就神末世定旨，也能率領本地本族親戚朋友們歸回。求主把以太那樣豐盛的生命賜給我們！

以太 (三)

(1990.9.30 錫安山主日聚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感謝主，藉著一次一次交通聖經人物，我們越來越認識神作事的法則，也越來越能夠成功神末世的定旨。我覺得我們在九月分的最後兩天來交通以太，很不尋常。以太是非利士人（非利士是以色列的世仇），竟然會來投奔大衛、跟隨大衛，且成了大衛的一個軍長，這一件事情絕對不偶然。能夠叫神子民的世仇歸順神的子民，這不是人能做到的，這誠然是至高寶座權能的作為。在這末後的日子，神要廢除一切的仇敵；人與人之間、人與神之間為仇為敵的情形，都要在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裡完全消除。這原是十字架豐滿的表現。以太的歸順大衛，正是神奇妙的作為，是神救恩的權能。

突破國家民族觀念

這與以色列為仇為敵的非利士人以太，為何能有這樣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因為他是一個突破屬地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的人。今天叫人彼此之間產生隔閡，產生敵視的主要因由，就是地上的國家、民族主義。魔鬼撒但就是利用這種所謂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人與人中間製造許多分裂、紛爭、仇恨；所以屬地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越重，人與人之間的紛爭、分裂、仇恨就越深、越厲害。好像現在那個狂人哈珊正瘋狂地搞一些反美運動，想聯合所有的阿拉伯民族起來對付美國，就是地上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在作祟。這種觀念若不突破，人類就沒有辦法對準神的心意來生存，也永遠無法看到真正的和

平。人間的道德觀念固然會轄制人，而這些屬地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更會捆綁人。我們必須仰望主，讓我們靠著神的恩典突破這一切的限制，真正的和平才會來臨。這不但是人類所共同期望的，這也是宇宙中非常超越的真理。

孫中山先生曾提倡世界大同，世人也一直把「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掛在嘴上，但是從來沒有人真正摸到這句話的真義。既然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必分這個民族、那個民族？所以世人所說的盡是一些空洞的大道理，沒有辦法實現的。中國人說：我們是漢民族，日本人說：我們是大和民族，德國人說：我們是日耳曼民族……這個民族，那個民族，各強調各的民族尊嚴和利益，民就攻打民了；一切的仇恨、紛爭都是從這裡來的。怎樣才能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就是藉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打破這些屬地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今天，神為著世人所預備的救恩，是沒有猶太人、希利尼人……之分的（參西三：11）中文聖經譯作：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其實不是不分，是沒有了，沒有這種分別了。「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弗二：14 / 16）這是神在基督裡所成功的救恩，能廢掉冤仇，使人與神、人與人合而為一，達到和睦的境界。既是合而為一，就沒有種族、膚色、國籍之分了；所以神才在這末後世代，要把這叫人分裂、叫人紛爭、叫人彼此仇恨的國家觀念連同人的國都徹底地打碎，叫人都披戴基督，都在耶穌基督裡合而為一。

世人不曉得為什麼會打仗？為什麼會仇恨？為什麼會有紛爭？原因就在這裡——我是這一國的，你是那一國的；我是這一族的，你是那一族的。這都是愛國情操在作祟，人一有這個國家觀念，立刻失去真正的和平。但在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裡頭，這一切都要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一次正好碰到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來了，大家就停戰。蘇聯軍隊的基督徒就跑到德軍的軍營裡，德軍的基督徒也跑到蘇聯軍營去，彼此不打仗，一同歡度他們所謂的聖誕。可惜他們只有那麼一天在基督裡彼此不打仗；若是一直都在基督裡，豈不就永遠不打仗了？這並不是理論，今天神要藉著榮耀的新約教會把這帶給人和平的福音傳遍天下；惟有在這福音裡人類才能達到共同期望的真善美的境界。

昨天我們的橫山弟兄下山要回日本去。他本來中午就要搭台北的車子下山，但他怎麼都捨不得走，就一直留下來，到處去拍照，直到昨天晚上，大約九點半了才走。臨走時，我們都出來歡送他。他感動得流下眼淚，一直在車上跟我們揮手：「莎啞拉娜！莎啞拉娜！」我們就用日本話跟他說：「盼望你再回來！」不是「再來」，是「再回來」。他說：「我一定再回來！」在這裡沒有國籍之分，他不會覺得他是日本人，我們是中國人。日據時代，日本人對中國人那種藐視、輕看、奴役，真是叫人咬牙切齒。他們稱中國兵為「支那兵」，好難聽的，叫人聽了就氣。但是現在我們都在基督裡，就沒有地上的種族、國籍叫我們彼此隔閡。我們中間有雅弗的後代，也有含的後裔，但我們一點兒也不會覺得他們是美國人、印度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在這裡沒有這個國、那個國，沒有這個民族、

那個民族，都披戴基督，都是天上的國民。所以，在基督裡才能把人與人之間、人與神之間的一切隔閡、分裂、仇恨消除淨盡，這是耶穌基督救恩偉大的所在，是任何宗教所沒有的權能。

以太所以能夠來投奔大衛，因為他是一個突破屬地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的器皿。今天我們若盼望成為帶給人和平的器皿，就必須效法以太，突破地上一切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大衛對以太說：「你是外邦逃來的人。」投奔大衛還要從外邦逃來，為什麼要逃啊？因為人家要對付你這個沒有國家觀念的人。他們會說：「你忘了本了，你吃裡扒外。」好像我們從前信耶穌，人家說：「你是中國人信外國教。」是這麼討人厭的，所以要逃，要付代價。弟兄姊妹，若是為著遵行天上神的旨意，為著帶來真正的和平，成了一個逃亡的人，我甘心樂意。以太正是這樣，他不受屬地國家、民族觀念的捆綁和影響，這是今天所有要跟隨主的人必須要有的特點；否則的話，你說你要跟從主，那是騙人的。跟從主就要從一切屬地的情感、觀念裡分別出來。

以命相隨

以太跟隨大衛，是以命相隨，徹底地跟隨到底的。這一種的跟隨，不光要有異象，還要不違背天上來的異象才能作到。以太一知道大衛的的確確是神所揀選、所設立的君王，就離開自己的國家、民族，前來投奔大衛、跟隨大衛。當時正是大衛行情下跌，快崩盤之時；因押沙龍叛逆的氣勢正大，許多人都隨從押沙龍去了。弟兄姊妹，跟隨一個權位如日中天、行情看漲的統治者，比較容易。但大衛正在逃亡，誰會去跟隨這麼一

個落難的君王？聰明人絕對不會作這樣的選擇。以太能夠跟隨，真是不簡單，証明他不僅是個有異象的人，也是一個不違背異象的人。一個有異象的人不一定就不違背異象。環境順利通達的時候，你可能會持定異象；環境一顯出艱艱、危險，你還能不能跟上去？你若明哲保身、見風轉舵，就沒有辦法持定異象到底。好多人從新約教會滑出去，就是因為看見新約教會這條道路越走越艱難了。按著聖經的記載和預言，有一天全地的人都會起來反對新約教會的，到時候看你還走不走新約教會的道路？記得江姊妹剛被興起時，好多神蹟奇事隨著她，那時許多人（尤其是公會宗派的）就歸回新約教會。等到江姊妹被主接去了，他們覺得奇怪：為什麼江姊妹會死啊？江姊妹既然是神所揀選的使女，神蹟奇事隨著她，她能醫別人，怎麼不能醫自己啊？她不應該死，就是死了也應該復活！可是她沒有復活，於是很多人的信心就動搖了。後來新約教會爭戰越來越多，開頭時是跟公會宗派、異端假道爭戰，以後就跟列國萬邦那些暴君暴政爭戰。路越來越窄、越來越難走，好多人嚇得半死，對新約教會四個字好敏感、好感冒，對異象也就無法堅持到底了。弟兄姊妹，一個能夠成功神旨意的人，不但要有異象，還要不違背異象。保羅就是這樣一個器皿，他從來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以太是個非常明亮、非常單純的器皿。他敬畏神，對神的受膏者不敢隨便；追隨神的受膏者，絕對沒有攙雜，所以無論遇到任何的環境，都能夠以命相隨——大衛在王宮的時候，前去投奔；大衛逃亡了，照樣跟隨。但願主恩待我們，讓我們效法以太，作一個不違背天上來的異象的器皿。以太的追隨是自

始至終、不折不扣的，與約拿單大不相同。約拿單也非常愛大衛，常常把他父親的消息告訴大衛，大衛逃亡到那裡，他也會跑到那裡去見大衛；但是他就不能義無反顧地追隨大衛。有一處聖經說：「大衛知道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那時，他住在西弗曠野的樹林裡；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必不加害於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這事我父掃羅知道了。』於是二人在耶和華面前立約。」接下來的這句話很有意思：「大衛仍住在樹林裡，約拿單回家去了。」（撒下廿三：15 / 18）約拿單愛大衛，要跟大衛同心，但是大衛在西弗曠野逃難，他只是去看望看望、安慰安慰大衛，與大衛立個約，就回家去了，留下大衛在曠野的樹林裡。這就不像以太那樣的追隨，以太是「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這是神要祂的子民有的那種追隨受膏者的水準，追隨到一個程度，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這也是主耶穌當初告訴門徒們的：「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約十二：26）這就是跟從主的標準。主在那裡，跟從祂的人也在哪裡，這是徹底的跟隨，也是以太的見證。我們今天跟從主也必須要這樣跟隨到底、跟隨到家。若是主在那裡，我們不能到那裡，那個跟隨就打了折扣，就跟不上了。主已經到了各各他的十字架上了，你還在客西馬尼園。你跟是跟，但跟到客西馬尼園，看到兵丁拿著火把、拿著槍、拿著刀，把主耶穌抓走了，就嚇死了，不敢再跟下去；我就到客西馬尼園為止，向後轉吧！這就是不能跟隨到底。

路得是這樣跟從拿俄米的：妳在那裡，我也在那裡；妳的

神就是我的神，妳的國就是我的國。我們跟從主也必須這樣。也許有人說：跟從主沒有問題，但今天我們是跟從時代器皿，這會不會是跟從人哪？這樣值得嗎？需要跟得這麼緊嗎？弟兄姊妹，以太跟從大衛，絕對不會是跟從人，是道道地地跟從神。大衛雖然不是神，卻是神的受膏者；跟從神的受膏者就是跟從神。好像古時的以色列人跟從摩西就是跟從神。摩西是神所差來的，摩西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神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若說：「我要跟從神，不要跟從摩西。」不跟從摩西，就跟從不到神，也就離開不了埃及，因為神乃是差遣摩西來領祂的百姓出埃及的。今天好多人不明白神這種作事的法則，以為新約教會偏了，高舉人不高舉神了，跟從人不跟從神了；但我們的生命經歷見證，我們跟從時代器皿正是跟從神。弟兄姊妹，今天神藉著新約教會的生命經歷把祂作事的法則表明出來，為的是讓祂寶座的心意能夠那樣明確地、毫無折扣地向著這個世代顯明。所以我們要叫這世代的人明白新約教會所傳的是什麼，好讓世人以及所有神的兒女認識神作事的法則，得以對準神的心意來事奉。

看時代器皿的命過於自己的命

以太還有一種表現是超過約拿單的。約拿單愛大衛的命如同自己的命，也就是說，大衛的命寶貝，約拿單的命也寶貝，那誰的命比較寶貝呢？同樣寶貝。這是約拿單的水準，他對大衛的認識和反應就到這個程度。但是以太就不一樣了，他曾對大衛說：「你不可出戰！若是我們逃跑，敵人必不介意；我們陣亡一半，敵人也不介意，因為你一人強似我們萬人。」以太

對大衛的估價就是這麼的高——大衛一人強似我們萬人；大衛一人的命比我們萬人的命還貴重、還寶貝。他敬重神的受膏者到這樣一個地步，看大衛的命過於自己的命，愛大衛的命過於自己的命。所以他能夠跟大衛一同出戰，也才能夠維護大衛，並消滅大衛的仇敵。

在新約教會也有一位名叫以太的弟兄，實在不錯，當是這個名字相當激勵他。他也名副其實：今日大衛在那裡，他也在那裡，並且看今日大衛的命過於他的命。弟兄姊妹，這是最感人的故事，是新約教會可誇的榮耀。在我們中間，我的的確確感受到以太的靈。平常以太的靈還不會那麼凸顯，但是當迫害、爭戰、磨煉臨到的時候，以太的靈就在新約教會中彰顯出來了；這是神最喜悅的一件事！新約教會所以這樣蒙恩典，能夠這樣經歷主基督的勝利，沒有別的，因為在我們中間有以太的靈。弟兄姊妹都像以太一樣，敬重神的受膏者如同敬重神，又寶愛神的受膏者過於自己的性命。我們的神看到這一幕，心都被奪去了；所以祂不能不起來為我們消滅一切的仇敵，不能不讓我們享受祂的勝利，不能不把祂所有的恩典和祝福傾倒在我們身上。但願主把以太身上所有屬靈的美德裝備在我們身上，這樣我們就會看見至高寶座的權能毫無折扣地彰顯出來。這是今天神要我們蒙的恩典。願新約教會每一位都能成為今日的以太，突破一切屬地的國家、民族觀念，持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跟隨神的受膏者到底，看神受膏者的命過於自己的命，神的恩典和祝福就必更加豐滿地臨到我們。

掃 羅

掃羅（一）

（1990.10.6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張耶利未弟兄交通）

掃羅是神所膏立的第一個以色列王。有關他一生的事蹟，記載在撒母耳記上九章到三十一章，共有二十二章之多。我是從屬靈的眼光來透視他，存著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來認識他的失敗，並從他的失敗中學習對神的順服，向神仆倒，恢復、調整和神的關係。從這種和神正常的關係中，我再來面對今日的大衛、同工和眾聖徒，學習生命實際的功課。認真來說，若不是神的憐憫和恩典，誰敢保證自己不被作王的權慾所吞噬？我們若不是在生命中認真仆倒、蒙光照，存敬畏受教的靈，誰敢自誇不會成為今日追殺大衛的掃羅？願神憐憫我們，賜我們敬畏神的心和敬重受膏者的靈，在神面前學習生命實際的功課。

照我的領會，掃羅的一生可分三個時期：（一）受膏為王的輝煌時期。（二）被神廢棄（在神面前失敗）的混沌時期。（三）追殺大衛乃至被殺的黑暗時期。掃羅經過這三個時期，光景是每況愈下。神曾經給他悔改的機會，可惜他都錯過了。現在……來交通他這三個時期。

（一）受膏為王的輝煌時期（撒母耳記上九章至十二章，十三章：一至七節，十四章：四十七節至四十八節）

撒母耳記上九章一至二節說到掃羅天然人的優美。他的身體健壯，容貌俊美，而且有一個最大的特徵：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這種高人一頭的特徵最令人羨慕的；無論到那裡，在人群中不需要任何人介紹，頭一個被看見的就是掃羅。他實在是得天獨

厚，可以說，天然人的優美，神都賜給他了。不但如此，在受膏為王前，他的存心還是相當謙卑的。當撒母耳對他說：「以色列眾人所仰慕的是誰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麼？」掃羅說：「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憫人麼？我家不是便雅憫支派中至小的家麼？你為何對我說這樣的話呢？」（撒九：20 / 21）他對先知撒母耳的答覆相當謙卑，不但沒有明示他父親是大能的勇士，自己又比人高過一頭，作以色列王，當之無愧，也沒有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反而說他是以色列中至小支派的人，他的家是便雅憫人中至小的家。他不以自己高人一頭而自傲，更不因先知的誇讚而忘形，他的靈和存心實在是謙卑可愛的。若是他能長此保持這個謙卑，不因位高權重而自傲，那他的一生便不至於每況愈下，失敗到底。

還有，掃羅的戰績相當輝煌。「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仇敵，就是摩押人、亞捫人、以東人和瑣巴諸王，並非利士人。他無論往何處去，都打敗仇敵。掃羅奮勇攻擊亞瑪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脫離搶掠他們之人的手。」（撒十四：47 / 48）掃羅在受膏為王初期是一位無論往何處去都打敗仇敵的君王；無往不勝，戰績輝煌。

（二）被神廢棄的混沌時期（撒母耳記上十三章：八至三十三節，十五章，十六章十四至廿三節）

第二個時期是掃羅的關鍵性時期，他失敗的種種因素都是在這時期種下的。他一生悲慘黑暗的命運，以及窮兇極惡的追殺大衛，都在這時期產生；而產生的關鍵乃是在神面前失敗墮落了，不肯跟從神而背離神。這是我們要嚴嚴受警惕的，因為一個人的失敗，起因並不在於人，也不在於各種環境的因素，乃在於

與神的關係出了問題。所以要留意暗中活在神面前，一直保持與神之間的正常生命關係，活在神的面光中，仰望神的恩典和憐憫。

掃羅在神面前失敗墮落乃因他違背神的命令；有兩件非常明顯的事可資證明。

第一件是他沒有遵守耶和華神所吩咐的命令，不等先知撒母耳來就搶先獻祭。

「你當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裡獻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裡，指示你當行的事。」（撒十：8）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祭。剛獻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掃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撒母耳說：『你作的是什麼事呢？』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裡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祂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撒十三：8 / 14）

這兩段聖經的記載是很嚴肅的，撒母耳責備掃羅作了糊塗事，並且兩次告訴掃羅：你違背你神耶和華的命令。但是掃羅除了講理由和推卸責任之外，竟然毫無悔意，更談不上認罪仆倒，就這麼輕輕忽忽地帶過去了；這是多麼可怕的光景。按著屬靈的

原則，他開頭不把神的命令看為最重要，不等候先知就搶先獻祭，已經是大大干犯神了。過後受了撒母耳的責備，又不認罪悔改，這種無所謂的靈、這種藐視神命令的態度，對神更是何等輕慢而不敬重。不遵守神的命令又藐視神的命令，這是掃羅的致命傷，是他失敗的主因。

神的命令是要掃羅等候先知撒母耳來到，撒母耳會獻祭，也會指示他當行的事。掃羅只要謹慎遵守這個命令——在撒母耳來之前什麼事都不作就好了。這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命令，但掃羅竟然看環境——以色列人散去，非利士人攻擊，又怕自己沒有禱告神；看環境而不看神的命令，不看神所差來的先知，就搶先越分獻祭。神藉此要我們學習的功課，是不看環境、人、事、物，只看神的先知，並等候先知所帶出的神的命令。今天我們必須要認真學習，不看神子民光景的好壞，更不看仇敵的強勢，也不看自己的光景，乃要定睛看神，謹慎遵行先知所宣佈的神的命令。專心仰望、等候並遵守神藉今日先知所吩咐的，就必不致重蹈掃羅的覆轍。

還有，講理由。當撒母耳責備他沒有遵守神的命令後，他竟然沒有一點知錯悔改的表示，也沒有一點敬重神話語的反應；這是更可怕的。他和神的關係斷了，這是最可悲的，也是造成他第二次失敗墮落的原由。因為他頭一次就沒有學悔改仆倒的功課，而是那麼輕忽的帶過，所以第二次同樣失敗，甚至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第二件則是他愛惜亞瑪力上好的牛羊美物；這次違背神的命令是更明顯、更可怕的。「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祂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當聽從耶和華的話。萬軍之

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現在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撒十五：1／3）

這是神第二次向掃羅下命令，內容非常清楚：把亞瑪力的人畜完全滅絕，非常絕對。神並提醒掃羅，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抵擋他們，神沒有忘記。神很清楚表明祂的心意，祂厭惡亞瑪力人到了極點，祂的忿怒要向亞瑪力人完全傾倒。但掃羅又違背了這麼清楚、絕對的命令。

「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撒十五：9／11）

一九六三年，神揀選祂的使女江端儀姊妹，設立她為列國先知，藉著她傳出血、水、聖靈全備真道及七·二一聖靈重建新約教會的啟示，並呼召所有神的僕婢、兒女歸回聖靈重建的新約教會，以完成神末後世代的至高旨意。這是神末後世代最高的心意，也是唯一的心意；這也是整個舊約時代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所預表的屬靈意義。因此，凡攔阻人領受血、水、聖靈全備真道，歸回聖靈重建新約教會的人，就是亞瑪力人；神不會忘記，必定要盡行毀滅。

從神使女傳出神最高的心意這二十多年來，新約教會曾經歷數度極大的震動和無數次的爭戰；其中最大的一次乃是屬靈工頭背道。一九七六年張某公然違背神的命令，效法當日的掃羅王，

留下亞瑪力王亞甲及上好的牛、羊。她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否定她的母親神使女江姊妹的職事，血、水、聖靈全備至聖真道及七·二一聖靈重建新約教會的啟示異象，出賣基督靈恩佈道團同工，出賣眾教會聖徒，最後也出賣了她自己。其違背神之惡劣態度，比之當年的掃羅違背神更可怕！更可恨！當年掃羅留下亞甲王和上好牛羊，是照著自己的意思而違背神的命令；而張某一九七六年四月廿日十三頁背道長信，也是從體貼人意而出，所以惹神忿怒到了極點。這十三頁背道長信其中最得罪神的有三點，今摘錄如下：

- (1) 我認為凡蒙主血買贖歸祂的都是教會，今日教會強分割成許多宗、許多派，但都是教會。
- (2) 我再重複說一遍，什麼時候我們一攻擊別人是「公會宗派」，自己才是正統教會時，已證明自己是宗派。
- (3) 「新約教會」的名稱，最好能免除。這與「神召會」、「聚會所」等意義相差無幾。

這三點足資證明張某的罪，她將來在神面前所要受的審判必然是最可怕的。

掃羅第二次違背神命令以後，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我們詳讀聖經，神很少後悔的，因為神的眼光、能力、拯救是完全的，祂能拯救我們到底。然而神對掃羅徹底失望，不是神不能拯救他，乃是他完全違背神的心意，拒絕神的恩典、憐憫和拯救。背道的張某亦然，她實在太抵擋神，惹神的忿恨到了極處，已經失去了悔改的機會。歷史上的掃羅在前，末代的張某在後，我們該正視這個失敗，戰兢活在神面

前，遵守神的命令，拆毀神所要拆毀的人意組織、公會宗派，打碎神所要打碎的邪惡人國、暴君暴政！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卻是憲兵出身。我自幼就被教導要愛國家、愛領袖；受了憲兵嚴格的訓練後，更是被訓練得愛國第一、愛領袖第一。本來上級要吸收我為國民黨黨員，因為我曾經被選上模範憲兵，很得上級的欣賞。但就在這節骨眼上，我信了主耶穌，而且信得很深，所以上級沒有再要我加入國民黨。我退伍後就住到聚會所學習事奉神，爾後歸回新約教會；就這樣愛神又愛國地過了三十年事奉神的生活。記得早期在聖山上為萬國萬民禱告，當我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文武百官、三軍將士禱告時，情詞迫切，聲淚俱下。有同工告訴我：「張弟兄，你為國家、領袖、文武百官、三軍將士禱告這樣迫切，我很受感動。」可見我對人國的愛國情操也是相當根深蒂固。

但從錫安聖山被搶奪後，我的愛國情操開始動搖。十年來在四舍寮、小林河灘及各處飄流，神把國民黨的惡毒真面目，一次又一次顯給我看；一次又一次同伴們的被關、流血、受傷，使我對愛國、愛領袖的觀念完全改變。我靈裡因被神公義的靈充滿，對人國的邪惡、殘暴產生極深的恨惡，進而在神面前禱告，厲害地向著國民黨發出神公義的審判。今天人的國，與當日神要盡行毀滅的亞瑪力人，完全是同一族類。

（三）追殺大衛乃至被殺的黑暗時期（撒母耳記上十八章：六至廿四節，廿六章，廿八章，三十一章）

掃羅最後一個時期是極其窮凶極惡的，他近乎瘋狂的追殺大衛。這段時期一直有一句話抓住了他，使他日日夜夜不得安

寧，直到死日。「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裡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撒十八：6／9）這首凱歌對於任何人都是歡欣鼓舞的，但對掃羅一個人卻是要命的；對他這不是凱歌，而是道道地地要他命的喪歌。這首真實的凱歌，唱到他魂的深處，日日夜夜不斷地擊打他、吞噬他、困住他。他沒有辦法超越這首喪歌，惡魔藉這首喪歌，隨時隨地控制他，使他瘋狂、心驚、不安、殘忍、兇暴，天天怒視大衛，以致不顧一切追殺大衛，直到悲悲慘慘地被殺。這是多麼可怕和可悲！

為什麼這首凱歌對掃羅有這麼大的威脅？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他怕失去王位，二是他內心嫉妒大衛。其實掃羅早知道，在神面前他的王位早已失去了。神藉撒母耳對他說：「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撒十五：26）神已經後悔立他作以色列王，也明白宣佈厭棄他作以色列王，然而掃羅仍戀棧王位。他已經不是代表神掌權，而是一個被廢的邪惡的統治者，是注定悲慘被殺的。掃羅直到死日都不肯從這王位上下來。可見人國王位的吸引力多麼大，人的屁股一旦坐上去，就再也不肯下來；寧可死，寧可殺盡所有天下對頭，也不肯下來。這是人國最大最強的權力慾，這叫掃羅往錯謬裡直奔，直到他被殺。

另一個致命的惡果，就是嫉妒。這與王位也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神膏大衛，把王位賜給大衛，所以掃羅嫉妒大衛。人

類始祖生下頭一代的該隱與亞伯，也發生同樣的事。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發怒，變了臉色，結果殺了亞伯。（參創四：4 / 5）嫉妒是天然生命中最殘忍的惡果，人若吃了它，會不顧親情，殺害親人。該隱嫉妒亞伯，掃羅嫉妒大衛，是聖經中最鮮明血淋淋的例子。惟有藉基督的十字架，我們才能對付這嫉妒的天然生命，徹底的粉碎它。

感謝神，在我生命學習的過程中，神安排了許多特殊的環境，使我對付嫉妒的靈。這是我有血有淚的生命經歷，是用五十多年的時間來學習的，過程的辛酸、羞辱、失敗……真是不一而足，但神的恩典都把我帶過來了。如今我不敢說我不會嫉妒，但我會厭惡這個己生命，隨時把它交於死地；這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我身上所成就的。

為著使大家明白如何對付嫉妒，我交通一些經歷和見證。從小學開始，我就是一個最會嫉妒的人。我聰明又用功，每學期都是第一名，從來沒有考過第二名。每項考試從未低過九十分，一百分是相當平常的。在班上，我最懼怕、最痛苦的就是有人分數比我高。我可以不吃飯、不睡覺苦讀，分數也要超過所有同學。到了軍中，我當了憲兵，也是儘量求表現；所辦的壁報，百分之八十都是我的文章，而且又當上了模範憲兵。處處事事我最留意、最愛慕的，就是要第一不要第二。以後我信了主耶穌，但嫉妒這個東西仍在我生命中根深蒂固。在我事奉神的過程中，我最懼怕、最擔心的，就是有人比我更好、更強。我一直努力再努力，要求自己苦幹拚命，其目的就是要超過任何人，拿到第一不要第二。所以，在聚會所事奉神時，我

花在聖經背誦上的功夫，是少有人能達到的；新約聖經有三分之二完全背過，而且背誦如流。

感謝神，當祂把我帶到新約教會時，我這個嫉妒心受到最嚴重的打擊；因為我遇見了一個最強勁的對手，這人就是神僕人洪弟兄。神把他安排在我以上，在他面前我只是第二。論名分、年齡、資歷、追求、處事，他在在比我強，我心裡非常不服、痛苦。在初期新約教會的事奉中，我還不斷與洪弟兄比較：你很忌邪、公義、絕對，但我張弟兄卻有愛心、溫柔、扶持；你有超過我的優美，但我也可有可誇超過你的美德，所以你不能樣樣第一，我也不會樣樣第二。神看見了我的存心，最好的方法就是顯明洪弟兄的職分，叫我去經歷失敗和羞辱。以後又來了畢弟兄，年齡、資歷、口才、智慧又比我強；現在不要說第一無望，連第二都保不住了。而就在此時，我認識了嫉妒的可怕，也開始對付這個己生命，而且很嚴格的對付它；我寧願經歷失敗、羞辱、冤枉和委屈，也不要嫉妒。我留意去看畢弟兄的優點，我歡喜他被神使用。在神顯明他使徒職分之前，我曾寫信給洪弟兄推薦畢弟兄；我要使嫉妒在我心中毫無地位和作用。當別人被神高舉、重用、顯明時，我們的靈如何？是否像該隱變了臉色，或像掃羅大大發怒？還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雅一：9）「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6）以後鄺弟兄被顯明作使徒，因我學的功課比較深了，故不但不嫉妒，反而為他歡喜。在同工中和我生命關係最深，配搭最久的，就是鄺弟兄。他為人極其謙卑，屬靈知識相當豐富，雖然他沒有口才，又動作緩慢，但我靈裡十分敬重他，我和他是很深的患難之交。此後神又顯明張

約翰弟兄為使徒，我同樣沒有嫉妒，只有祝福。我對四位使徒的敬重，是出自靈裡的敬重。我是從生命的經歷中認識他們，從我無數的失敗中認識他們，所以對他們毫無嫉妒。那首是掃羅致命的喪歌——「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對我卻是非常悅耳的凱歌。這是我從無數次生命功課中學到並得到的聖靈的果子——謙卑。這也是主的榜樣：「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29）

屬靈生命的功課是無止境的，神沒有要我在同輩的人中學好功課就知足，就以為是學會了。神繼續帶領我學「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的功課。四年前，本一弟兄來台北教會事奉。我是看著他從小長大的，從主日學、少年，青年，一直到大學畢業事奉神，我都親眼看見；雖然沒有直接帶領，但間接的帶領是很長久的。我和他的父母都很熟，我也不知道講過多少道給他聽。我起初很得意，認為有了一個很好的幫手。那知，越來越不對勁，不是我和本一弟兄不對勁，乃是旁邊的歌聲不對勁；那首歌詞換成了「張弟兄殺死千千，本一弟兄殺死萬萬」，而且越唱越響。這個弟兄說本一弟兄講道很不錯，又明亮又有開啟，那位姊妹說本一弟兄打靈仗有魄力、有膽識、有智慧，又有一位說本一弟兄辦事能力很強；那些「本一殺死萬萬」的歌到處唱，連「張弟兄殺死千千」這句話都快聽不見了。這時，神叫我在生命中學習更深的捨己功課，為要除盡我心中的嫉妒。我一直仆倒、仆倒、仆倒、再仆倒，把自己擺在一個完全無有的境地；當我一聽到唱「本一殺死萬萬」，我就為本一弟兄祝福，願神更加使用他。這樣一直否定自己的學下去，我

聖經人物

突然發覺，有一種為青年同工祝福的靈在我裡面逐漸滋長，成全同工的靈也逐漸加增。我不但看不到嫉妒在我裡面作怪，反而看見成全與祝福的靈在我裡面長大成形。

青年同工王志文弟兄被神顯明之前，我們一同在台北事奉多年。有一個禮拜五晚上，因同工有事不能來，神僕人要我代替一次，我就特地請志文弟兄交通。他話語相當明亮，我立即打電話向主僕人洪弟兄推薦，請他聽那晚的錄音，又寫信舉薦志文弟兄以後多站禮拜五講台。那一種成全的靈是非常喜樂的，滿有膏油，滿有屬天的大喜樂。

兩年前，本一弟兄調去台中教會，調來了忠成弟兄和南儀姊妹。弟兄姊妹雖然沒有像以往對本一弟兄那麼稱讚他們，但是「忠成殺死萬萬」、「南儀殺死萬萬」，還時有所聞。但我一聽到，不是痛苦嫉妒，而是喜樂成全。這是多年來神組織在我生命中的，也是我不斷否認自己，與聖靈同工治死魂生命的實際功課。

感謝神，環境是祂美好的安排。祂給我安排了許多特別的人事物，為叫我脫離掃羅的失敗，學習大衛的真純，存心謙卑，忠心跟隨今日的大衛，直到見主面。願神保守我們一生遵行神旨，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不致有人重蹈掃羅的覆轍，落到那麼悲慘的境地。

掃羅(二)

—— 掃羅的興起與敗亡 ——

(1990.10.7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耳，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撒八：4 / 9) 在士師時代，以色列人沒有王，神藉著士師統治以色列。當撒母耳年紀老邁時，以色列人突然有一個要求，要撒母耳為他們立一個王。撒母耳聽到這些話，很不喜悅，就禱告神。神說：「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來治理他們。」我們就知道掃羅這個王是如何產生的。掃羅作王顯明以色列民的光景很不正常，竟然棄絕領他們出埃及又統治、牧養他們的耶和華神。這是神國的一股逆流，是對神治的一種反叛；不要神來統治、管理，是極其得罪神的。這也是「人國」思想的作祟，人治觀念的出頭。以色列人受四圍人國的影響，見列國都有君王治理，有將軍統率，有常備國防軍保衛，有行政組織系統；他們沒有這些，所以很羨慕。這時他們就向撒母耳要一個看得見的君王來治理他們，一個看得見的元帥來率領他們作戰。掃羅這個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當然，這個責任不在他，這

是整個以色列人的墮落。既然以色列人厭棄神作王，要求立一個人作他們的王，神就許可他們立一個王，但這不是神的命定，乃是要讓他們嚐嚐君主專制的苦味。所以，我們寧願走命定的道路，也不要走許可的道路。新約教會、錫安山的一切都是讓神作王的統治，是神藉著列國先知奉神的名統治。這裡沒有人國的君王，也沒有人國的元帥、軍隊、組織、系統、法律……錫安山今天之所以榮耀強盛，就是因為神在這裡作王，神作我們的元帥。當爭戰的時候，眾教會的勇士們一聽見角聲，都跟隨拔刀元帥上戰場。所以說錫安山是神的國，是神在統治；因為在這裡看不見人國的一切，但有神國的權能。

掃羅作王是以色列人的要求，也是神所許可，是神藉先知撒母耳所膏的。但神的膏與人的順服成正比，當掃羅謙卑順服的時候，神的膏在他身上大有權能；當他不順服的時候，神的膏就在他身上消失了。足見神的膏不會成為一個悖逆者的盾牌，卻是順服者的保障。但掃羅順服時，神的膏在他身上實在顯明，他也靠著這膏的權能攻打四圍敵國，無往不勝；但掃羅悖逆時，就失去了膏的權能。屬靈的職事就是如此，所以使徒先知等眾職事都不是終身職。當屬靈職事順服時，這膏在他們身上非常明顯；什麼時候悖逆，這膏就失去了；膏失去了，這職分也就不存在了。雖然他們表面還是那個名分，但他們身上的膏已經沒有了，權能失去了，職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這是很可畏的！就如那姓張的，她曾經是時代器皿，是屬靈工頭，姓陳的那時也被印証為使徒。當他們順服的時候，滿有膏油權能；但他們一旦離開了這異象，背叛了神，膏就失去了，職分也就隨之失去。所以人沒有什麼可誇的，一切的職分都不是終

身職，就看我們是不是順服這個膏。弟兄姊妹，每個人在神家中都有自己的一分功用，我們都要敬重神給我們的那一分；只要我們盡忠到底就有賞賜。我們什麼時候不順服，縱然有那一分的名義，卻沒有那一分的實際，等於尸位素餐；這是很嚴肅的事！

掃羅身上實在有許多優越的條件：他比眾人都高一個頭，比眾人都英俊，被立為王後，帶領爭戰，也曾征服了周圍的仇敵。他有過一段光輝的歷史，也曾經被神大大使用；可惜這個時間十分短暫。他的結局如何呢？沒想到掃羅的結局比約押的結局更悲慘！他是在戰場上自殺身亡——死在自己的刀上，他的三個兒子也跟他一同陣亡。這是一面很可畏的歷史鏡子。當然，他失敗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這個人不認識神的手、神的膏和神的公義。因為神是烈火，是輕慢不得的。掃羅剛開始作王時實在很謙卑、很敬畏神。但權力使人腐化，他被神稍稍重用後，謙卑、順服、敬畏就慢慢失去了，開始任意妄為。不認識神的手，更不知道什麼叫作生命的功課，往錯謬裡直奔，這是他失敗的主因之一。許多器皿都有這種情形：不能被神使用，稍稍被神使用一下就會炸掉；有一些器皿則是不能被神使用，不被神使用他會垮掉。所有器皿在生命學習過程中都有這兩方面的功課。器皿沒有被神使用時，就當效法先知以利亞安靜等候在基利溪旁，活在主的面前，安息在神製造的手中。器皿一旦被神使用或重用，就當越發敬重神給他的那一分，越發要兢兢業業，千祈不可得意，更不可忘形。許多器皿常常因為生命不成熟，度量不夠大，所以被神使用後就炸掉了。擺在我們面前姓張的、姓陳的就是一個惡例。陳××少年得志，被

神使用一下就藐視江姊妹的職分，輕看神使女一切的講論。為什麼？因為這個器皿恩賜較大，生命卻太小，承受不了。所以求主天天擴大我們的生命度量。生命豐滿，恩賜大小都不會炸掉；最怕的是恩賜大，生命夠不上，器皿準會報銷。掃羅就是這樣炸掉的。他實在有他優越的條件和長處，只因生命夠不上，稍微被神使用一下子就囂張狂妄，以致被神廢了。

掃羅所做第一件得罪神的事，就是越分獻祭。一般都是說他搶先獻祭。這不是搶先的問題，乃是他根本就不該獻祭；獻祭不是他的職分，所以他獻祭是越分，是干犯神的行政。這件事在一般人看好像沒有什麼不對，獻祭給耶和華，事奉耶和華神，應該沒有什麼不好，沒有什麼不對的；其實不然。耶羅波安立凡民為祭司就是大大得罪神；今天公會宗派的牧師正是凡民作祭司，因為他們不是神所顯明、所印証的。正如掃羅取代了先知撒母耳祭司的位分，所以先知撒母耳對他說他是做了糊塗的事。「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祭。剛獻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掃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撒母耳說：『你做的是什麼事呢？』掃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裡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撒母耳對掃羅說：『你做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撒上十三：8 / 13）這裡我們並沒有看見耶和華直接命令掃羅，只看見撒母耳吩咐掃羅，但撒母耳說：你……沒有照著耶和華所吩咐你的。所以不

順服先知就是不順服神；違背先知就是違背神。他越分獻祭，做神沒有叫他做的，大大干犯了神的行政，大大得罪神。另一方面，他信不過神，信不過先知；他怕敵人過於怕神。當他到了吉甲以後，他所看到的環境實在是叫人喪膽——非利士人大軍壓境，跟隨他的人都因畏懼漸漸散去，他就沉不住氣了。他的眼目沒有仰望神，也沒有退到神面前好好禱告。他信不過神，所以怎站得穩？不信先知，又怎能亨通？他做了糊塗事，還反過來責備先知撒母耳不按照時間來獻祭，好像他獻祭的錯誤不在他，是錯在撒母耳不守時。這個人完全在黑暗中，因此神厭棄他作王。撒母耳對掃羅說：你的王位必不長久，因你背叛了神。

神的膏一離開，掃羅就一錯再錯，一直往錯謬中直奔，自取滅亡！亞瑪力在神眼中是要被斬盡滅絕的；神要掃羅徹底毀滅亞瑪力人和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但神命定要毀滅的，他竟覺得那其中有些上好的，應該保留下來。他又再一次違背神的命令和先知的吩咐，不但留下了上好的牛羊，也愛惜亞瑪力王亞甲。他越做越惹神忿怒，居然還有很充分的理由：這些上好的牛羊，我是留下來要獻給耶和華神的。他看獻祭勝於順服，所以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當神的使女江姊妹傳講神要拆毀公會宗派的時候，有人就說：公會宗派也有好的，難道好的也要拆毀嗎？神所要毀滅的，你認為是好的，還愛惜它，要保留下來，這豈不是與神反對？既然是神要

毀滅的，就沒什麼好的。當神的僕人傳出神要打碎人國的信息時，很多人也問：人國也有好的，難道連那些好的也要打碎嗎？弟兄姊妹，凡不在神旨意裡的都是神要毀滅的；不管人以為是好是壞，在神眼中都是可憎惡的。所以，今天無論公會宗派也好、人的國也好，都是亞瑪力人，都是神所要毀滅的。如果我們憐惜他們，正好與神反對，掃羅的結局也必臨到我們。

掃羅也是一個不懂得學生命功課的人。當大衛殺死了歌利亞以後，以色列的婦女一同歡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這下子可摸著掃羅了。若掃羅是一般百姓，或是一般的大能勇士，這句話不會摸得他很深。但掃羅是王啊，百姓不把萬萬歸給他，卻歸給大衛；而大衛這少年人不過是他一個小小的部下。這是失去「人的榮耀」，是摸著他最痛的地方。神興起這些婦女把這兩句唱出來，就是要把掃羅裡面的邪惡勾出來，為的是要製造掃羅，要除掉他裡面那個自高自傲的己生命。但掃羅沒有這個看見。他不像大衛，當示每辱罵大衛的時候，大衛有一個看見：這是神的手，是出於神的。所以這兩句話成了他心中的千千結，一直在他裡面解不開；這兩句話也成了他的萬重山，叫他越不過。每當他想起「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就咬牙切齒，處心積慮地要殺死大衛。一個不懂學生命功課的人就是這麼可憐、可怕。其實唱這兩句話的並不是大衛自己，而是以色列的婦女，為什麼掃羅不去殺那些婦女呢？因為他看得很清楚，威脅他王位的只有大衛，惟有除掉大衛才能洩他心頭之恨，才能解開他心中的千千結；但他卻是越解就越解不開。他追殺大衛，是與神為仇；神所膏立、所高舉

的，你要除滅，這不是追殺一個人，而是抵擋神和神的受膏者。

弟兄姊妹，我們裡面也有千千，也有萬萬。神常常在我們周圍興起一些人事物來批評我們、指責我們、毀謗我們、打擊我們。可是好多弟兄姊妹都像掃羅，一聽到這些話就受不了、過不去——那真是千千結解不開，萬重山越不過，見人就講，恨得牙癢癢的；都因不認識神的手。若不對付，只怕結局堪虞。

掃羅為了不甘失去人的榮耀，不放過大衛；另外，他為著保住自己世世代代作王，更是非殺掉大衛不可。掃羅是這樣，今天國民黨和一切暴君也都是這樣。國民黨一切的措施，一切卑鄙齷齪、下流、不要臉的舉動都為一件事，保持既得的利益。國民黨的萬年國會完全是違憲的，現在要修憲，國民黨竟然用這一班違憲的人來修憲，為什麼？保持既得的利益。四十年的戒嚴為什麼？為了既得的利益。現在解嚴了，但郝柏村被捧上台，局勢比以前的戒嚴還戒嚴。因為老法統眼看解嚴後國民黨的局勢維持不下去了，為了保持這個既得的利益，就把郝柏村抬出來。所以權力使人腐敗，因為他們已經食髓知味，絕不肯放手。掃羅也是一樣，坐在寶座上可以為所欲為，隨意生殺，隨意升降，到一個地步，為了追殺大衛，屠挪伯祭司城。當神的膏一離開一個統治者，他那暴君的心態和行動就出來了：既然身上沒有神的膏，就自己來幹，靠著他自己的手來維持自己的王位，甚至追殺神所喜悅、所膏立的人。今天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這些人的國一切的舉動都是為了維持他們既得的利益和權勢。既得利益靠人的本事能維持下去嗎？絕對

不可能！時候到了，神就叫掃羅死，叫掃羅的王朝崩潰瓦解，正如今天叫蔣氏王朝崩潰瓦解了一樣。蔣經國已經七孔流血暴斃而亡，現在郝柏村又起來，要利用蔣氏王朝的餘威施行高壓統治，以維持國民黨的既得利益。我們好好禱告神，神怎樣殺死掃羅和他的兒子，也必叫災禍臨到國民黨和郝柏村，臨到共產黨，臨到整個回教的權勢，以及一切人的國。誰抵擋神，與神為仇，都注定滅亡！

在這裡我們還看見「嫉妒」實在很可怕。掃羅因那兩句婦女們的歌唱，心中就起了嫉妒；他不容許任何一個人的榮耀、名譽越過他。自從這首歌唱出來後，妒火就在掃羅裡面燃燒，一直燒，直到燒掉了他的命。弟兄姊妹，我們的己生命中都有嫉妒這個東西。當神僕人在講台上誇獎某位同工、某位弟兄姊妹時，有一些人就不是味道了，裡面酸不溜兒的，心想：不一定是這樣吧！嫉妒這個東西是從撒但來的，人人都有，你若讓這嫉妒的火繼續燃燒下去，不但燒死了別人，也會燒死自己，所以這嫉妒的火一定要消滅它。嫉妒會產生仇恨，仇恨就產生殺機，所以主耶穌說，恨人就是殺人。也許我們沒有殺人，但是我們裡面有恨，那就是殺人了。所以殺人多半是從仇恨而來，仇恨又多半從嫉妒而來。掃羅對大衛因嫉生恨，就不容大衛存活；從那時起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殺大衛。該隱嫉妒亞伯，就恨亞伯，接著就殺了亞伯。約押嫉妒押尼珥、嫉妒亞瑪撒，他不容許他們作元帥，不容許他們取代自己的地位，就殺了他們。本來雅各的兒子們都要殺約瑟，為什麼？因為雅各最愛這個兒子，還為他做了一件彩衣。約瑟與哥哥們是親兄弟；但仇恨是不分親疏的，掃羅就是為了計殺大衛而將女兒給了大

衛，多麼可怕！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的己生命有仇恨，對象常是自己的弟兄姊妹，這是很可怕的。所以不能讓它發展下去，這嫉妒的火一開始燃燒，就要立刻撲滅它。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雅一：9 / 10）當我們的弟兄升高，我們就當為他感恩，並希望神在祂家中興起更多明亮的器皿、體貼神心的器皿，好叫神的家越發豐盛發達。這些年來神在新約教會中興起了很多明亮的器皿，我們的喜樂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掃羅如果有這個心胸：自己的女婿被興起來了，那多好，巴不得把王位讓給他更好，恐怕不但不會慘死，還會作太上皇。只可惜他生命的度量沒有到那個地步；他容不了別人超過他，神也不容他存活。「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四：10）這裡告訴我們升高和降卑是神的事，人不能用自己的辦法和武力叫人升高或降卑，當然，人也不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升高。掃羅明明知道神膏立了大衛，神要升高大衛，他硬是要用他的手、用他的武力來除掉這個人；這是非常愚昧的事。另一方面，這裡也告訴我們一條升高的道路，就是要在主面前自卑；這樣的人神會叫他升高。自卑不是外表的，乃在神面前自卑。新約教會重建初期，好多人想當使徒，要為自己作使徒而造勢，但越是自己要當使徒的越是當不成使徒。好像以前那姓周的、姓余的，為了想當使徒，用盡各種辦法要把自己顯出來；但神不升高、不顯明你，你用什麼方法都不成。神的僕人洪弟兄一直在神面前默默無聲，他只知道事奉神，從沒有作使徒的野心和企圖，但他反而得著了這個位分。

聖經人物

掃羅曾經也被神重用，就如姓張、姓陳的曾經被神使用過一樣；但他們都因著悖逆神、不順服神，職分被挪去了。所以屬靈的職分也並不是一勞永逸，乃在於神的膏，也在於我們活在神的面前，認識神的手，順服神，學習生命的功課。今天掃羅擺在我們面前，是我們很好的一面鏡子，我們要引以為戒。特別是嫉妒這一方面，嫉妒能殺死別人，也能殺死自己。掃羅在戰場上自殺身亡，是嫉妒殺死了他自己。這也是神的報應，神要為無辜的人伸冤報仇，為挪伯城伸冤報仇，為無辜的祭司伸冤報仇。神是烈火，輕慢不得！所以我們越發要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也要敬重神給我們的那一分。

掃羅 (三)

(1990.10.7 錫安山主日聚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這些日子我們交通了許多聖經人物，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正面的我們要好好來效法，反面的我們要好好受警惕。這兩天我們交通掃羅，我們不能自信到一個地步，認為掃羅這樣的毛病我不會犯，掃羅會嫉妒，我不會。這很難說的，因為天然人的墮落天性裡就有這些毛病，只是沒有顯出來就是了。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存著學習的心來面對所交通的聖經人物，這樣，我們就能得到真正的益處。

違背神旨的發熱心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十五：20) 這兩句話是先知撒母耳因著掃羅違背神的命令而帶出來的非常寶貝的真理。在對亞瑪力人作戰的事上，神命令掃羅要把亞瑪力人滅絕淨盡，將他們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滅。但是，掃羅沒有聽從神的命令，沒有遵守耶和華的話。因為他認為神這樣做不夠好：怎麼說滅絕淨盡呢？孩童、吃奶的根本都是無辜的，何必殺盡呢？那麼多牛、羊、駱駝、驢，瘦弱的殺掉就好了，肥的、壯的可以留下來嘛！神這種吩咐未免太絕了。好像他的憐憫心比神還要大。原先神藉著先知撒母耳對他所說的話，他都忘掉了，完全不在他的眼裡了。他因此愛惜亞瑪力王亞甲，又愛惜亞瑪力人的上好財物，把它們留了下來；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神所要求於祂子民的乃是聽命、順從；祂不要人攙雜自己所謂好的意見，也不要人

憑著自己以為好的來事奉祂。今天神在祂兒女中間最感到為難的就是這個，神兒女的事奉所以不蒙悅納的原因也是這個：不是神的子民不事奉神，乃是他們不能照著神所吩咐的來事奉。他們常常把自以為好的意見攙雜進來，以為自己的看法比神的話更高明、更有見地，就忽略了神的吩咐、命令。這個毛病掃羅犯了，我們也經常犯，並且越熱心的人越有犯這毛病的可能。因為你若是不熱心的話，就不會事奉神了，但你越熱心事奉神，就越有可能把自己以為好的意見攙雜進來；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悅的。掃羅把上好的牛羊留下來，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著獻給神，其用意看來不壞。你若告訴他這樣做錯了，他不會服的：我都是為著神，我這些牛羊都是上好的，就是為獻給神才留下的，你怎麼說我錯了？我那一點錯了？所以這樣的黑暗很不容易看見光，很不容易察覺；因為照著他的感覺和看法是好心好意，是為神發熱心。好像使徒保羅，早年也曾大肆迫害教會，卻自以為是向神大發熱心。

掃羅自以為是向神大發熱心，但結果如何？神的心不得滿足，神的旨意不能成就。神就藉先知撒母耳嚴嚴地對掃羅說：「神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你留下這麼多上好的牛羊，為的要獻祭，卻不聽從神的話，神還希罕你獻祭給祂嗎？神豈會喜悅這些祭物過於你聽從祂？但我們事奉神的人常常就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一面不遵照神的命令，一面還說我為神大發熱心。假若一個作兒女的一直買好東西給父母，卻不聽父母的話，作父母的會作何感想？你完全不把我這老爹放在眼裡，我的話你一句都不聽，光是買這些好東西給我有什麼用？父母所要求、所期望於兒女的，莫過於孝順。他們

不在乎兒女物質上的供應，只要作兒女的聽他們的話，體貼他們的心，他們就滿足了。掃羅把上好的留下來給神，卻不照著神的話來行，這是掃羅身上致命的難處，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常常會有的毛病，並且不會比掃羅少。我們要留意，最有價值的事奉，乃是照著神的話來事奉，千萬不要把我們自己以為好的意見攙雜到事奉神的事上來。

維護自己，推卸責任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掃羅明明違背了神的命令而不自知，當撒母耳到他那裡時，他竟問心無愧似地對撒母耳說：「願耶和華賜福於你，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實在黑暗，完全沒有光。撒母耳很幽默，他不一下子厲害的對付掃羅，只是問說：「我耳中聽見有羊叫、牛鳴，是從那裡來的呢？」這時候掃羅知道有問題了，於是再來一個更可怕的表現，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的，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其餘的，我們都滅淨了。」掃羅一發現不對勁，立刻全部歸罪與百姓，做錯了自己不但不承認錯，還要推卸責任，歸罪於別人，這是更可怕的墮落。其實聖經上明明說：「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撒上十五：9）老實說，根本就是掃羅帶頭的；若沒有他的命令，老百姓敢做嗎？像這樣的暴君，老百姓敢吭聲嗎？但掃羅到了這個時候，立刻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說：這是百姓做的。甚者，「掃羅對撒母耳說：『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亞瑪力王亞甲來，滅盡了亞瑪力人。』」這一番話說得好像很理直氣壯，其

實非常邪惡彎曲，因神並不是叫他去抓亞瑪力王，乃要他滅盡亞瑪力人。抓跟殺明顯差了一大截，這樣公然違背了神的命令，還敢說他實在聽從了，實在行了，這樣的黑暗多麼可怕！

違背神的命令，這是人常會犯的毛病，但是違背神的命令而不自知，還以為是順服神，這是非常嚴重的墮落。很多公會宗派的傳道牧師禮拜天把他們的教友帶到錫安山來，卻先在保養場或十二號橋作起禮拜來。等到奉獻袋拿出來向教友一個個撈完錢後才上來。十足的宗教乞丐！大大羞辱主的名，卻還以為是熱心事奉神。好多人進到「勝利亭」，看到牆上的看板：「是革命，不是革新」、「專制、民主都是撒但的騙局」、「國民黨注定滅亡」、「追追追，殺殺殺」……不得了！新約教會是幹什麼的？殺氣騰騰，太沒有愛心，太絕情了。弟兄姊妹，若說絕情，我們的神才絕情：亞瑪力人要全部殺，從王到百姓，男的、女的、孩子、連吃奶的統統殺光，你說絕情不絕情？掃羅就認為太絕了，所以把亞瑪力王留下來。這好像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同盟國處決戰犯時，不但不殺天皇這個頭號戰犯，還要繼續維持他王室的地位；這就是以人意代替天意。今天新約教會是代天行道，天上的神要毀滅的，我們也要毀滅；這不是絕情，乃是我們的感情對準天上神的旨意。除滅暴君暴政，人人有責，何況我們是神的兒女、是神的佣人，豈不更應該遵守天命嗎？掃羅不聽從天命，卻自以為他比天上的神還有同情心、還有愛心，多麼可怕的黑暗。掃羅違背天命，做了不該做的事，還推卸責任、怪罪別人——都是別人錯，自己沒有錯；明明錯了還編了一套理由，好像錯也是有道理的，若不是他先錯，我怎麼會錯啊？這是相當可怕的黑暗，也是墮落人類的天性，我們要留意逃避這些情形。

嫉妒

掃羅還有一個弱點，就是嫉妒；很多過犯都是從嫉妒來的。看見別人比我強，比我出名，就受不了；所以，墮落的人一直想辦法要製造自己的知名度。為著叫自己比別人都出名，就不容別人比他強，甚至不能容讓別人跟他同等；他總要高人一等才可以。掃羅就是比人高一個頭；他所以被選為王，就是因為身量比別人高出一個頭，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了。其實，這樣的毛病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人的度量就是那麼狹小。尤其是那些作首領的、有本事的，更是容不得有人比他強。嫉妒一出來，什麼邪惡都會跟著來。首先是害怕，接著是向對方發怒，產生仇恨，然後什麼手段都會使出來——為著對付強勁的對手，絕對不擇手段；人類歷史上那些暴君魔頭的心態，無一不是如此。

掃羅從戰場上回來，聽到婦女們歌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這一下不得了，掃羅怒氣填膺，大大嫉妒大衛，說：就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大衛曾幾何時比我還高了，居然高了十倍，我是千千，他是萬萬？我是個王啊！我的面子往那裡擺？就開始怒視大衛，想盡辦法要對付大衛。他居然利用自己的女兒施展美人計，要藉著非利士人的刀來殺害大衛。實在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相當可惡！這些名堂，在人國政治界、在那些暴君魔頭的鬥爭裡常會看見。我們要注意，不要讓這嫉妒在我們裡頭存在，要把嫉妒的靈對付出去。在神家中的事奉，這種嫉妒的靈常常妨礙聖工的開展。從前在香港基督靈恩佈道團有一位姓王的弟兄，他那一分工作是不許別人摸的。為什麼？因為他怕別人摸會了，就把他那一分搶去了。所

以，如果有人會做他所做的那一分，他就嫉妒，老是提心吊膽的要來維護自己那一分。為此，他就想盡辦法剷除對方，以致基督靈恩佈道團那個時候在香港的聖工一直不能開展。本來一本書一個月就可以出版的，卻由於他的相片老是沖不出來，所以出版就耽擱了。他也是天天在那裡趕工，可是一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趕死了也沒辦法阿；但他就是不要別人一同來做。為什麼？因為嫉妒、度量狹小。直到如今在我們中間還是會有這種現象：怕別人搶走我這一分，怕自己的位子被別人奪去。這是相當攔阻聖工開展的事，我們一定要在這點上蒙光照。我們只要一開比較，嫉妒的靈就會發動。大家都盼望能高人一個頭，能出人頭地；但若是我們這個人身體的每一部門都作頭，沒有手也沒有腳，你說，這人還像個人嗎？基督的身體還能出現嗎？嫉妒就是這麼影響身體的見證，我們不能不受警戒。

但願經過交通掃羅這個人，我們能在這點上有實際的學習，我盼望另外開闢一個聚會，讓我們來見證我們失敗的經歷。你說：唉喲！那麼可怕，我不要參加。但我們若能把天然人的軟弱、殘缺、敗壞以及蒙拯救的經歷見證出來，這是讓神最得榮耀的。我們交通了嫉妒的靈，那在我們生活事奉裡，什麼時候有嫉妒的靈出來，我們就好好的對付；每一天至少要很具體的學一次。那個嫉妒的靈怎樣在你裡頭髮動，你怎樣蒙光照，若是能留意學的話，慢慢嫉妒就會被對付了。

存心建立家天下

我們最後交通一點。撒母耳記上廿章三十一節：「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現在你要打發人去，將他捉拿交給我；他是該死的。」這一節聖經把掃羅的

動機、存心和他骨子裡的惡念、野心，統統勾了出來。掃羅所以要追趕大衛，非殺死他不可，不是因為大衛有什麼問題，乃是大衛若活著，會威脅到他的王位，也威脅到他子子孫孫的王位。只要大衛活在人間，他的家天下就建立不起來了。弟兄姊妹，歷代暴君的禍根就是建立家天下的野心；這墮落的根一作祟，就帶給人類許許多多的痛苦。這些人國的邪惡統治者一直怕他們的寶座被人奪去，就不擇手段地要來除滅異己；這就是人國爭端的原因。今天中國人為什麼落到這麼可怕的災難中？為什麼會這樣悲慘？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爭權奪利造成的。他們兩黨鬥爭，就造成了中國人許許多多家破人散的悲慘故事。他們還一味的叫人要愛國：共產黨要人愛國，好殺滅國民黨；國民黨也要人愛國，好來對付共產黨。可憐的老百姓阿！無論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或是在共產黨的統治底下，都成了犧牲品。

這些人國的統治者統統都是為著自己，沒有一個是真為老百姓著想的。在撒母耳記上八章十一至十三節說：「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這裡有很多為他、為他、為他，卻沒有一樣是為百姓的，因老百姓只不過是奴隸。暴君管轄百姓，叫百姓一切的勞力都為著他，為他耕種田地，為他爭戰。他立你作千夫長（營長）、百夫長（連長）、五十夫長（排長）……乃要你去為他打天下，鞏固他的寶座。可憐的百姓啊，可憐的人類啊，應該醒悟過來，不要再忠黨愛國了！不要再為這些暴君魔頭效命

啦！應該讓神作王！因為神說：這些百姓要立一個王來治理他們，乃是因厭棄我作他們的王，所以我必依從他們，叫他們受他們所要求的王的管轄。弟兄姊妹，人不要神作他們的王，要人作他們的王，神就叫人去嚐嚐那個味道，讓人去為那些轄管他們的王作奴才，作個夠。「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那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華，……」（撒八：14 / 18）百姓雖有這麼多的田產、牛羊，但都要遭到暴君的巧取豪奪，為要養他和他的臣僕，也都是為著他的。弟兄姊妹，這是人國統治者的本相；這是被統治者的悲哀。神許可掃羅被立作王，為叫人知道，不讓神作王而要人來統治，是何等悲哀的事。當人醒悟過來以後，就要哀求耶和華。我想現在是世人應該醒悟過來，回到神面前來祈求神，不要再被這些暴君魔頭所欺騙的時候了。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藉著掃羅的故事知道人墮落的本相，也認識不讓神作王的悲哀，叫我們能夠聽從神的話，順從神的旨意，好從神那裡得福。

押沙龍

押沙龍（一）

（1990.10.12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張明法弟兄交通）

押沙龍的俊美和尊貴

「以色列全地之中，無人像押沙龍那樣俊美，得人的稱讚，從腳底到頭頂毫無瑕疵。」（撒下十四：25）聖經這樣記載押沙龍的俊美，相當有神的美意。凡是天然的俊美、智慧、聰明、尊貴……只能得到人的稱讚和羨慕，卻得不著神的喜悅。以地上的話來講，押沙龍真是一個美男子，我們若要找女婿，一定要找這樣的人；因他從頭到腳，毫無瑕疵，甚至在以色列全國中，也找不到那樣俊美的男人，加上他的出身又那樣尊貴、特殊。他是鼎鼎大名的以色列王大衛的兒子；大衛是神特選的時代器皿。他的母親瑪迦是基述王達買的女兒，所以他的外公也是君王。他可說是集地上的權勢、榮華、俊美、稱讚於一身。他擁有如此優越的外在條件，尤其又是神受膏者大衛的兒子，經常在父親的身邊，應該認識神對大衛的揀選，更應該接受大衛的幫助和成全，理應是一個非常蒙恩的人才對。但非常可惜，押沙龍並不認識大衛的職分，當然也不認識大衛身上神的膏，以致一生任意妄為，我們從他身上看不到一點敬畏神的心。他帶給大衛最大的傷殘和最大的痛苦，也帶給以色列全國最大的傷害。所以我們要確實明白一個真理：人所稱羨的天然人的俊美和地上的尊貴，在神面前毫無價值。押沙龍天然的俊美和出身的尊貴，反而變成他一生失敗、致命的因由。

押沙龍的陰狠

撒母耳記下十三章記載，押沙龍有一個美貌的妹妹，名叫他瑪，被暗嫩玷辱了。從那天起他就定意要殺暗嫩，只等時機成熟，必為妹妹報仇雪恨。為免打草驚蛇，他表面上卻故意安慰妹妹說：暫且不要作聲，他是妳的哥哥，不要將這事放在心上。由此可以看出押沙龍的陰狠。「過了兩年，在靠近以法蓮的巴力·夏瑣，有人為押沙龍剪羊毛；押沙龍請王的眾子與他同去。……王對押沙龍說：『我兒，我們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費太多。』押沙龍再三請王，王仍是不肯去，只為他祝福。押沙龍說：『王若不去，求王許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說：『何必要他去呢？』押沙龍再三求王，王就許暗嫩和王的眾子與他同去。」（撒下十三：23、25 / 27）押沙龍深知要殺暗嫩，必須將他引出皇宮。故他採取調虎離山之計，然後吩咐僕人說：你們注意看暗嫩飲酒暢快的時候，我對你們說殺暗嫩，你們便殺他，不要懼怕。果然在押沙龍一聲令下，暗嫩當即被殺了。大衛聽見了，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極其悲痛。押沙龍就逃到外公基述王達買那裡去了；雖是殺人犯，卻仍過著皇宮的生活。後來約押大力的幫助，特往基述將他帶回耶路撒冷。王說：「使他回自己的家裡去，不要見我的面。」押沙龍住在耶路撒冷足有兩年沒有見王的面。大衛明明切切想念押沙龍，卻交代約押說：不要押沙龍見我的面。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效法；這是神公義的要求。因為押沙龍殺了暗嫩之後，雖然已經過了三年之久，但看不出押沙龍結出悔改的果子，所以大衛不要見他的面。回想張某前後三次離家出走，神的使女江姊妹說：「她若沒有痛切悔改，不要來見我。」都為我們立下公義的榜樣。

押沙龍的狡獪

押沙龍住在耶路撒冷足有兩年沒有見王的面，押沙龍打發人去叫約押來，要託他去見王，約押卻不肯來。因著約押不肯來，押沙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打發僕人去放火燒了約押的麥田。為達目的，他無所不用其極。約押果然來了，並使他如願以償見到大衛王。他在父親面前俯伏於地，大衛與他親嘴，想要以神的慈愛挽回他。但因他狂傲成性，絞盡腦汁想作王，就明目張膽為自己預備車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頭奔走。他還經常站在城門的道旁，凡有爭訟要去求王判斷的，就叫過來，說：「你的事有情有理，無奈王沒有委人聽你伸訴，恨不得我作國中的士師，凡有爭訟求審判的到我這裡來，我必秉公判斷。」（參撒下十五章）以上這些話給我們清楚看出，押沙龍是何等的狡猾、陰險、虛偽。他挑撥、離間，存心破壞大衛的聲譽；這種行為必遭受神的咒詛。弟兄姊妹，我們與人交通的動機和存心非常重要。若我們的動機單純，全是為了使人明白真理，不談是非，這是神所悅納、所記念的。若動機不單純，那是非常可怕的，正如主說：「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太十二：37）押沙龍為了奪取王位，又來見大衛說：「求你准我往希伯崙去，還我向耶和華所許的願。」（撒下十五：7）這又是一片謊言，再一次犯欺君之罪。膽大妄為的押沙龍存心矇騙神的受膏者，想要推翻大衛，就是要推翻神的揀選，其罪之大，莫此為甚。愚昧真是可以使人發狂。

押沙龍從不知感恩

押沙龍前後兩次要請約押來，目的要託他去見王，約押卻不肯來。因為前次約押大力幫助押沙龍回到耶路撒冷，押沙龍

卻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我們知道一個狂傲的人，是不會向神、向人感恩的。合神心意的大衛，為我們立下好的榜樣，他是一個最會感恩的人。「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撒下九：1）「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眾子，使他們常與你同席吃飯，因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龍的時候，他們拿食物來迎接我。」（王上二：7）以上的經文及大衛所寫的詩篇，我們看見大衛向神盡是滿了感恩，滿心讚美。大衛真是一個曉得凡事謝恩的人；他無論對神、對人都那樣感恩，實在值得我們效法。我們知道一個凡事感恩的人，就不會嫉妒別人；當別人被神使用時，他滿心謝恩。一個感恩的人，也是一個最喜樂的人。一個凡事謝恩的人，更是神所喜悅的人，就算受了別人的對付、責備、誤會……他也認定凡事臨到他身上，都有神的美意，他仍是感恩。

押沙龍的致命傷

押沙龍雖然是神受膏者大衛的兒子，卻不認識大衛身上的膏，當然也就不可能敬重神的膏了；這就是押沙龍的致命傷。他從年少時，就住在皇宮，得人稱讚、羨慕，在以色列全國中他真是紅透半邊天；但他一生的行為，實是愚不可及，荒唐透頂。他對神的受膏者大衛那種矇騙、藐視、背叛、不法……令人髮指。押沙龍無恥到一個地步，明目張膽在眾目睽睽之下與他父親的妃嬪親近，罪大惡極，無與倫比。押沙龍為何墮落到如此地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認識神的膏」，當然也就不會接受大衛的帶領和幫助。我們知道凡是不敬重神膏的人，學習不到生命的功課，必是一個以己為中心的人，所作所為都以自己為是。他任意妄為，很難接受改正；他從不肯放下他的看法、觀

念、以為……以致往錯謬裡直奔，直到滅亡。

押沙龍悲慘的結局

我們要以押沙龍的失敗作為我們的鑑戒，所以必須學習認識神的膏，並要肯定神的膏。大衛為何那樣滿足神的心？因他敬重神的膏。我們如何知道大衛敬重神的膏呢？敬重神的受膏者，就是敬畏神；藐視神的受膏者，就是藐視神。撒母耳記上廿四章、廿六章裡給我們清楚看見，大衛是何等敬重神的膏。掃羅帶著三千精兵，下定決心要追殺大衛。但神卻藉著掃羅的追殺，要試驗大衛對神膏的認識和敬重；大衛兩次都考了滿分。當掃羅進到洞裡大解時，大衛割下掃羅的衣襟；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按照人的觀念和看法，掃羅既然要尋索大衛的命，大衛殺他是很自然的事。但大衛不但不殺掃羅，連割下掃羅的衣襟都心中自責，感覺自己太隨便、太不應該、太不敬重神的膏；由此可見大衛是何等敬重神的膏。神再一次試驗大衛。掃羅又帶領三千精兵，追殺大衛，在哈基拉安營，耶和華使他們沉沉大睡。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求你容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若以天然人來看，大衛殺掃羅是自衛的行為。然而因大衛敬畏神，所以他也敬重神的膏，不但自己不敢伸手害掃羅，也攔阻亞比篩殺害掃羅。故聖經記載：「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徒十三：22）「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或作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

聖經人物

了。」(徒十三：36)現在我要嚴肅地勸勉弟兄姊妹，我們若藐視輕看神的膏，其結果是非常嚴肅而又可怕的！正如押沙龍、亞希多弗、約押，因不敬重神的膏，他們都在神的烈怒中死於非命。聖經上說：「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十：11)巴不得我們靠恩將那嫉妒、驕傲、不服、不法、好為首的靈從我們身上趕出去。願我們效法大衛，那樣敬畏神，敬重神的膏，好使我們一生的事奉蒙神的喜悅，得著祂的稱讚，作成祂的工。A們！

押沙龍 (二)

—— 死於優美條件的押沙龍 ——

(1990.10.13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在全以色列中，沒有一個人像押沙龍那樣英俊，令人傾慕，從頭頂到腳趾都沒有一點缺點。他的頭髮濃密，每年得剪掉一次，不然就太長太厚了。那剪下來的頭髮，根據王家的標準秤去稱，重約兩公斤。」(撒下十四：25／26 現代中文譯本) 若只讀這兩節聖經，我們會深深覺得押沙龍是幸運兒中的幸運兒。人生的遭遇不盡相同，但有一個不變的定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換句話說，遵行神旨意者昌，背離神旨意者亡。中國人常說：「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也就是說，天降災禍給人，人只要認罪悔改，尚可挽回神的忿怒；但人自己作孽，硬往錯誤和死亡直奔，誰也不能把他從滅亡的道路上拉回來。又「禍福無門，惟人自造」，這句話並不對，禍福是有門的，人往禍門前進就是死，往福門前進就蒙福。主耶穌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七：13／14) 世上有兩種人的遭遇是迥然不同的。一種人的遭遇是先苦後甜，先患難後幸福，先死後生，先失敗後得勝，先羞辱後榮耀；這就是我主耶穌的道路，也是今日新約教會所走的十字架道路。另一種人的際遇正好相反，他是先甜後苦，先幸福後災禍，先得勝後失敗，先榮耀後羞辱，先生而後死；這就是押沙龍的道路。

押沙龍的出身和背景是世上最令人羨慕的：他父親是以色列

的大君王，母親是公主，自己又是王太子，誠然是天之驕子，國之寵兒，生長於王宮，養尊處優，享盡了人世間一切的榮華富貴，不知苦難貧窮為何物。而且，他還有一個最獨特的天賦：長得太漂亮、太英俊，以色列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麼美，從頭到腳找不到一點點的瑕疵的，真叫人羨慕到流口水。在新約教會中還真找不到這麼一位俊美的青年，尤其我們老一輩的，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一生辛苦，受盡白天乾熱、夜間寒霜，像我主一樣沒有佳形美容，真是苦茶命。可惜押沙龍不知珍惜神給他的這麼多豐盛的恩典，不如天高地厚，以致目中無神、眼中無人，糟蹋了這一切優越的條件。他雖具有世人少有的優越條件，他在以色列人中卻成了罪人中的罪魁，無惡不做，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像他那樣犯那麼大、那麼多的罪。他為了替妹妹報仇，竟然殺死同胞哥哥，多麼心狠手辣；他為了奪取王位，竟然背叛自己的父親，稱兵作亂，又是多麼忤逆。幸好神保守了大衛，不然他的父親必死在他手中。他不僅是追殺父親，也是追殺神所膏立的君王；竟然要推翻神所建立、所堅立的大衛寶座，這個人可說是大逆不道到了極點。更可惡的，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姦淫父親的妃嬪，真是滅絕人倫、喪盡天良，連禽獸都不如。這種事情都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所以他不但殺人，而且放火，為了個人利益，竟不擇手段，放火燒掉元帥約押的麥田。這個人可說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做，道道地地是悖逆之子、不法之子、黑暗之子，也是滅亡之子。

押沙龍的幸運迥異於人，但他死也死得與眾不同。歷史上沒有一個人的死是像他那樣的。他死就死在他的可誇上，死在他最美麗的頭髮上。弟兄姊妹，若不是靠著神的恩典，人的優

越和美麗會成為人的禍根；押沙龍的一頭美髮，竟成了他的禍根。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是頭髮掛在樹枝上，整個人被吊起來而被殺的。哈曼是被掛在自己所做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押沙龍則是掛在自己美麗的頭髮上；惡人遭報，形式不同，但悲慘則為一致。此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頭髮被掛，原本不難解決，只要拔出刀來斬斷頭髮，尚可逃生。但他就是捨不得割愛，寧死也不肯犧牲他的俊美；有人是「坐以待斃」，他卻是「吊以待斃」。因為他惡貫滿盈，氣數已盡，是神注定他如此滅亡！

押沙龍的字義乃是「平安的父」，本應是至高者神的名字。但他徒有此名，帶給他父親的不是平安，盡是傷殘，盡是痛苦，帶給以色列國的是一片混亂，也因此惹神忿怒，帶給他自己的不是平安，乃是萬劫不復。

押沙龍誠如一條龍，是條瞎眼龍，名利使他瞎眼。他站在兒子的地位，卻不認識父親的職分，不認識父親是時代器皿，承擔時代使命和託付，是以色列人的拯救，遠遠不如那些大能勇士和以色列人。撇開兒子的地位不說，他也是個臣僕，站在臣僕的地位，這條瞎眼龍竟不認識他的父親就是神所膏立的君王，還想要推翻這位受膏君，公然要以武力弑殺這位大君王，搶奪他的王位，篡奪他的天下。再就著神的百姓來講，他是一個不認識神作事法則的人，他不曉得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大衛，取代他的地位。他雖滿有屬地的智慧、天然的俊美，但這些徒然使他過分的高估自己，以為父親的王位只有他配來承受，大衛的眾子中間沒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他，就想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來搶奪王位，其愚昧無知由此可見。

押沙龍的優越條件成了他喪命的因由。他有高超的地位、

屬地的智慧，又有俊美的外貌；但是，這些東西全不可靠。優越的條件是神的恩賜，如果我們不知道感恩，不敬畏神，不知道運用神所賜的這些恩典來對準神的心意事奉神，那這些優越的條件就要成為我們的災難和死因。我們不是說人不可以有優越的條件，乃是說優越的條件若不是用在神的旨意上，反會成為人的災難和禍根；倒不如那些沒有優越條件的人，他能摸著神的心意，這就成了他最優越的條件。中國人也常常警告兒女不可逞強，不要依靠自己的本事和聰明，說：「善騎者多死於馬，善泳者多溺於水」。我記得有一次在報紙上看見一則新聞：一位優秀的騎師在騎馬超越障礙時，馬失前蹄，翻身過來，把騎師壓死在馬背下。我有一個同學，自以為游泳技術高強，在一處很冷的深潭跳水，大家都勸阻他。他為了一顯身手，硬跳下去，但再沒有上來。原來他的頭卡在兩塊長了青苔的石頭中，結果就死在那個水潭裡。所有優越條件都不足為恃，惟獨耶和華是我們的依靠。經上說：「依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

押沙龍的父親大衛王正好與他相反。大衛也具有許多優越條件：英俊、智慧、有勇謀，是位大能勇士；但大衛不依靠這些，只專心依靠耶和華。他對歌利亞說：「你來攻擊我是靠刀靠槍，我跟你作戰，是依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神果然使他得勝。世上一切的條件都是無定的，權勢是無定的，智慧、才幹、能力、學問、金錢……一切都是無定的，都不可依恃，惟獨耶和華是最確定、最可靠的。押沙龍承繼了父親一切優秀的條件，惟獨在「敬畏耶和華」這一面全然不像他父親，且正好與他父親相反；他父親的成功就在這裡，他的失敗也在這裡。

一個人離開了神的旨意，就失去神的同在，他所做的一切

就都是錯的，且會一錯再錯。押沙龍不像大衛，倒有許多地方像掃羅，如追殺神的受膏者；掃羅就是為著王位、為著自己的利益起來追殺大衛。神未將大衛交在掃羅手中，同樣也未將他交在他兒子手中。押沙龍殺了他哥哥，原有機會可以悔改；他父親把他召回來，跟他見面，與他親嘴，本希望挽回他。他卻辜負了父親的一片苦心，利用父親與自己親嘴，給以色列人一個錯覺，以為大衛愛他、接見他、與他親嘴，是準備把王位傳給他，使以色列人對他深信不疑，好為他篡奪王位鋪路。他是藉著這個增加號召力及政治資本。他看父親年紀雖然老邁，但身體仍然健康，就等不及大衛衰老離世，要乘自己英武有為之年舉事，一舉用武力來推翻大衛統治，奪取大衛的寶座。神也任憑他，讓他做到一個地步，惡行昭彰，惡貫滿盈。押沙龍站在城門口，接見以色列人中受冤屈的，為要收攬民心，這種作法全不在真理和正義上，動機邪惡，一切計劃行動目標，全在於奪取王位。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看透了押沙龍的心腸肺腑。大衛也並非不知道這件事，他信得過神。信靠耶和華的人，誠然不見羞愧；見羞愧的倒是那些要用自己的手，靠自己的本事圖謀虛妄、妄圖叛亂的，正如今日的人國。列國妄圖叛亂；萬民作虛空的策劃。王侯蜂擁而來；執政者一起籌謀，要攻擊耶和華和祂所選立的君王。他們說：「我們來掙脫束縛，推翻他們的統治。」耶和華從天上的寶座發笑；祂譏笑這些人的愚蠢。祂在烈怒下告誡他們，在氣憤中使他們驚惶失措。祂說：「在錫安我的聖山上，我立了我要選立的君王。」受膏君要用鐵腕統治他們，要粉碎他們，像粉碎瓦器一樣。（參詩二）

神所膏立的無人能推翻；若不是神所膏立的，也無人能自立為王。今天同樣有兩個情形存在：一個是神所膏立的；一個

是人國自立的。凡神所膏立的，無人能推翻，雖經過許多驚濤駭浪，至終屹立不搖；凡不是神所膏立而自立為王的，亦必如押沙龍，因抵擋神和神的受膏者而被傾覆，人的統治必要結束。這個時代正如押沙龍的時代，是個背叛神、抵擋神受膏者的時代。神也讓這些惡園戶在那裡作虛空策劃；但如今時候到了，神所膏立的已被興起，一切自立為王的全然被剪除，他們的結局必如押沙龍，他們的軍事武力以及一切優越條件，要成為他們死亡的因由。我們眼看哈珊逞強，正掛在那裡，上下不得。他也是有優越的條件——有過人的智慧和優越的武力，但如今神藉這個把他掛起來了。不僅是哈珊要被掛起來，神也要把列國所有自立的君王都掛起來，因為這些君王都是妄謀叛亂、圖謀虛妄不能成功的事。押沙龍的故事給我們一個很重的教訓：一切優越的條件都不可恃，惟獨萬軍耶和華是我們的依靠。追求世界的智慧，倒不如成為世上的愚拙人，好倚靠神，得著神的智慧。就世界來講，我們的確是愚拙人，一無長處；但我們蒙了大恩，因我們認識了神的旨意，我們的愚拙反叫我們得著屬天的智慧。求主恩待我們，若我們有屬地的優越條件，就當運用這些優越條件來對準神的旨意事奉神；若沒有這些優越條件，也不要緊，只要順服神、敬畏神，你就會被神驗中，被神所使用。

押沙龍 (三)

(1990.10.13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按著天然的條件來說，押沙龍可以說是一塊非常好的上材，很可造就，相當有前途。只是他雖有與生俱來的優厚條件，卻不堪使用，不但叫他父親失望痛心，更是惹神忿怒，遭神擊打，結局悲哀。為什麼會這樣？從其中我們要學習什麼功課？我想押沙龍的美麗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沒有，或者說，我們遠遠趕不上，但押沙龍身上的缺點，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會有。所以我們必須要留意來看押沙龍不能成為尊貴的器皿，不能在神的家中被神器重、被神使用的原因。

不受約束、任意妄為

押沙龍這麼多的優點為何成為他致死的因由？是不是我們不可以有天然人優美的條件？絕對不是的。乃因為他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妄為的人。這可能是他的出身和背景使然。他父親是神子民的君王，母親又是個公主，他生長在王宮裡，從來不知道什麼叫作苦、什麼叫作難，而且人長得又那麼漂亮，一表人才，以色列中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身為王太子已經不得了了，再加上那麼俊美，有這樣被人羨慕、稱讚的本錢，巴結都來不及了，誰敢輕看他？誰敢惹他？這樣優越的背景叫他成為一個從來不受約束、愛怎樣就怎樣、沒有人管得了的人，有如蔣孝武。

押沙龍為著要叫約押幫他到王面前說情，就打發人去叫約押來。約押是一國的元帥，在大衛王手下統管全軍，你押沙龍是

誰呀？除了是大衛王的兒子以外，什麼也不是！他居然仗著自己是王太子就打發人去叫元帥來，他比元帥還大了？簡直是亂來嘛！可是人的國就是這麼一回事。當蔣經國還沒死的時候，蔣孝武比郝柏村還大；蔣孝武從國外回台，郝柏村還得去接機，對蔣孝武必恭必敬，絲毫不敢馬虎。但是約押不去，這點約押比郝柏村強多了。約押不去，大概是想：你算老幾啊？就憑你是王太子，隨便打發人來叫我去我就去啦？我才不用你！押沙龍見約押不來，第二次又打發人去叫他來，約押還是不來。押沙龍就對他的僕人說：你們看約押有塊田與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麥，你們去放火燒了。押沙龍先殺了他的哥哥，現在又放火燒了約押的田，殺人放火都幹了。在押沙龍想：你既然不把我這王太子放在眼裡，我也不把你放在眼裡；你敬酒不吃，我就叫你吃罰酒，燒掉你的大麥田，看你來不來？從這個舉動可以看到，押沙龍實在是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目中無人也無神，從來不受約束，到處闖禍。所以，一個天然優點越多的人，若是沒有經過神手的製造，沒有受過聖靈的管制，那是更可怕的。

不肯在環境上受神製造

押沙龍雖然是一塊上好的材料，但因為沒有受過製造，沒有被雕琢，所以不但沒有辦法成器皿，天然的優美反帶給他禍患，成為他與神隔絕的因由。所以我們要仰望主憐憫我們，不任憑我們，不叫我們任意妄為。我們也要寶貝神給我們的管治，寶貝神所量給我們的各種艱難的環境。有些環境實在艱難到一個地步，像火煉一般，叫天然人很難熬下去，但這樣的環境對我們靈命的成長非常有益處，叫我們的生命經過火的試

驗，越發顯得寶貴。一個有著天然的美麗又看起來無有瑕疵的人，好像一塊生的上肉，若是沒經過火炒過、煮過，是吃不得的。押沙龍就是如此。他這一生真是通達，犯了殺人罪還可以逃到他外祖父基述王那裡。到了那裡，他還是王太子，住的還是王宮，連逃命都那麼享受、安逸；這樣的難處對他一點作用都沒有。押沙龍跟他父親不一樣，他父親大衛被膏了，還得去飄流，他沒有被膏，卻有超過受膏者的享受。

有時候我們在苦難中，就會想：我為什麼這麼苦命？有一次江姊妹寫信給我，就引用彼得前書第五章：「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她的意思是要我與她一同作受苦的見證人。那段日子，神也實在把我擺在各樣的磨難中，所以我看她的信，裡頭的感受很深，心想：我這輩子作受苦的見證人，可能是命定的了；既然這麼命定，苦茶命就苦茶命罷！我覺得這一切的苦若是為神來受的，是為著讓我們能成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使用，那就很有價值。不過，我們這個天然人很難辦，常常會開比較：為什麼他就那麼好運，我就偏偏這麼倒霉、這麼苦？我記得很深刻，有一次正好馬來西亞發生暴動，所有的人都往新加坡跑。但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在馬來西亞要召開特別聚會，日期都定好了，通啟也發出去了，不去不行。於是我們開了一輛中型福音車，從新加坡出發到馬來西亞去。一路都看不到人，在邊境要進入馬來西亞時，大家一直看我們：你們這些人怎麼搞的呀！人家是逃出來，你們卻跑進去？這以前我心靈就極其熬煉，因張路得、陳貴芳剛結婚，都到香港去了，耶利米弟兄也回台灣去了。我去送機時，很不是味道，心想：我今天若是能跟耶利米弟兄回台灣多好。因為那個

時候新加坡是危險地區，到處都有風聲：馬來人很快就要攻進來了，而馬來人一見到華人，那是格殺勿論的。所以大家都買了很多罐頭囤積起來，關上門不敢出來。在這樣的環境中，誰不想離開這危險地區？好像現今在科威特的人，都巴不得能逃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耶利米弟兄怎麼那麼好命，我怎麼這麼苦命？留在新加坡已經夠危險了，還要進到馬來西亞去，那裡更危險。在進馬來西亞的一路上都沒有人，只有士兵一路檢查。我們車上統統都是華人，又不懂得馬來話，馬來兵講什麼我們也不知道，反正到了一關，就把證件拿出來給他們看，一關一關都是靠著靈禱衝過來的。我們就在這樣的心情下一直往吉隆坡去。到了吉隆坡，我們彷彿進到一座死城，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十分恐怖。我說：主啊，這條命交給祢啦！那個時候，若是能長翅膀，我真會立刻飛走。只是偏偏沒有辦法長翅膀，飛不走，只好認了，硬著頭皮再往前走。

第二天趕到實兆遠，那裡更考驗人。幾位長老們好沉重的來跟我交通：「洪弟兄啊，馬來人是不講理的，若他們看到我們這麼多人聚集，沒有申請，他們說要殺就殺的，所以我們還是去報備比較安全。」有的就說：「若報備不准怎麼辦？那不如不報備。」可是若不報備，那些馬來兵一胡來，我們就會被殺的。我們自己被殺沒關係，若弟兄姊妹被殺了，我們怎麼向他們的家人交代？真是頭大了。長老們都看著我，只要我一句話，要或不要報備。這等於所有的命都繫在我身上了。這個時候，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若說報備，萬一不准的話，大會就開不成了，那弟兄姊妹都來了怎麼辦？這不是鬧笑話了嗎？我們的信心在那裡啊？弟兄姊妹的信心豈不都被敗壞了？若說不報備，那就準備好看命運如何了；若是命好就沒問題，

命不好就被殺了。在這生死關頭，我相當受煎熬。後來我說，我們一同禱告，看主怎麼帶領。經過禱告以後，力量來了，信心也堅定了。我說：「既然寶座這樣主宰，帶領我們來召開聚會，神會負責，我們就交給神。」那些長老們說：「好！A們！交給神！」就這樣在爭戰的靈裡和儆醒守望的靈裡，在沒有報備下召開了特別聚會。結果平安過來了！弟兄姊妹，天然人在那種磨難中，總是想辦法能逃就逃。但是，我現在回過頭來看，若是那時候逃掉了，結果就慘了，那種從爭戰患難中過來的喜樂就沒有了，還有，那種經過患難而認識神的生命經歷也沒有了。故此，我覺得患難既然是神量給的，我們若是能從其中蒙到恩典，那實在是再寶貝不過的。

又有一次，我們到曼谷去參加特別聚會。會開完了，陳某和張某飛回香港，畢弟兄留在曼谷，我就跟馬來西亞的那些年輕人坐火車往馬來西亞去。這也是讓我感到苦命的，不過那時候還有畢弟兄作我受苦的同伴，他在曼谷一個人也是好磨煉、好孤單的，所以我們非常能夠靈跟靈響應。當時我這個男子漢大丈夫真是哭了，又不敢哭給弟兄姊妹聽到，只好關在屋子裡頭哭。因為那種孤單、那種壓力，實在承擔不了。我們從曼谷到吉隆坡教會之後，會所裡什麼都沒有，統統被背道者搬走了；乾乾淨淨的，連碗筷都沒有，當然也沒有鍋子。幸虧那個時候神安排一位老弟兄，他非常寶貝，就回家去煮好東西拿過來。同時，那些年輕人個個都從耶路撒冷（香港）來的，非常不得了，叫我相當受煎熬。我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真有一點像押沙龍一樣的好命。他們說是撇下一切到香港去跟隨主，但那時候香港基督靈恩佈道團錢有的是，生活富裕，這班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根本天天不愁吃、不愁穿，無憂無慮。當他們

被安排去帶聚會時，大家都說這是「媽媽的兒子」來了（那時候大家稱張路得是屬靈母親）。哇！大家都寶貝得不得了，他們走到那裡都是「媽媽的兒子」（王太子）。「媽媽的兒子」跟著我回馬來西亞去了，他們動不動就說他們在香港不是這樣，媽媽不是這樣……我的天哪！連碗筷都沒有，還得一位老弟兄從家裡拿東西來供養我，又碰到這麼一群押沙龍一般的「媽媽的兒子」，我真是哭了！我就寫信給畢弟兄，畢弟兄回我一封信，叫我非常得安慰。他說：「神僕人，您為著主的緣故作了定死罪的囚犯。」這話在我裡頭發出光來。因為那時候我一直想要逃避這個患難，但既是定死罪的囚犯，就沒有出去的一天。若是無期徒刑，碰到特赦還有機會變成有期徒刑。但死刑就沒輒了，定了死罪的人就不用想出去；假若有一天要出去，那就是死期到了。所以那封信成為我的鎮定劑，叫我的心定了下來。現在回憶起來，這些事都不偶然，神沒有叫我逃脫那個苦難的環境，神的手一直重重的在我身上。這是神的憐憫，為的讓我這塊生肉燉成熟肉，烤出香味。所以神所命定、所許可的患難對我們都是有益處的。押沙龍就是沒有接受這樣的患難。其實他也不是沒有機會學習，乃是他從來不肯接受這些患難，所以還是一塊生肉，還是一塊沒有經過雕琢、製造的上材，毫無用處；這是相當遺憾的事。

暗中玩弄詭詐圖謀叛亂

押沙龍為什麼會去暗暗的收買民心，想要背叛他的父親？沒有別的，因為他有驕傲的本錢：天然人太美了，優點太多了，一直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絕對是在萬人之上的，所以一直想要高人一個頭，想盡辦法要來作王。弟兄姊妹，人一驕傲

就會給魔鬼留地步，野心就是從這裡產生的。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倒還不至於有這樣的野心，但一個太有本事的人常是野心勃勃，什麼樣魔鬼的詭計都會衍生。不過我們也看見用人手、用不光明的手段所建造起來的，都經不起考驗，都是神所憎惡的。從押沙龍一生的故事，我們越發看見神不看人的外貌，只看人的內心。鑒察人內心的神曉得人暗中所想、所做的是什麼；儘管人在暗中耍手腕拉攏人，中傷別人，神都會鑒察。凡在暗中玩弄詭詐的，神絕對不容許，因這是神所憎惡的。神若許可人這樣做，並不是神不鑒察，乃是神要把每個人心裡的詭詐顯出來。到了時候，神要伸出手來，施行祂公義的判斷。

誇耀天然優美

押沙龍的死法也是沒有人有的，他的頭髮又濃又密，長到一個地步，能夠把他那麼漂亮的人整個掛在樹上，掛得牢牢的，不會掉下來。這就證明是神做的；神讓押沙龍所誇耀的那一點成為他的網羅，成為他致命的因由。同時也說出一個人若是一直不肯接受神手製造的話，天然人的美會成為他的致命傷，會叫他的靈命被帶到死亡的地位。我們看到這一幕，實在不能不起敬畏。天然人的缺點、劣根性會攔阻我們蒙恩；天然人的優點、優美也會成為禍端叫我們送命；每一個天然人都有這兩面的危機。我們不能不留意。新約教會重建這二、三十年來，我們看見多少人就像押沙龍一樣，暗中拉攏弟兄姊妹，又中傷神的受膏者，想要篡奪職位，自以為江姊妹若是過去，那基督靈恩佈道團的領導人非我莫屬。結果這樣的人不知到那裡去了。假若讓他來基督靈恩佈道團帶領，他可能現在還在；但因為不遂他的願望，他就離開了。弟兄姊妹，若是一個人對新

約教會的真理和道路有開啟，你趕他走，他都不會走。但有些人實在像押沙龍一樣，自以為比別人都俊美，比別人有本事，將來的領導人非我莫屬，鑒察人心的神就把他裡頭的意念暴露出來，然後把他揚出去！

所以，我們在跟隨主的路上，一定要存著敬畏的心。神是鑒察人心的，我們用不著伸出人的手，或用人的辦法、力量來爭奪什麼。這些天然人的本事、辦法若不被神破碎的話，我們不能保證押沙龍的結局不會臨到我們。押沙龍天然人的優美沒有被對付，結果統統成為他反對神、危害神見証的本錢。在肉身關係上大衛是他的父親，在屬靈的關係上大衛還是神的受膏者；但人倫、天倫統統都不在他眼裡，他竟然追殺起父親——神的受膏者來了。這一點我們要有光。我們常常只覺得天然人的劣根性及敗壞那一面會破壞神的見証，而對天然人優美的一面卻很欣賞、稱讚、維護。從押沙龍的故事，我們可以看見天然人的優美若不經過神手製造的話，照樣成為抵擋神的本錢。為著讓我們成為神手中的器皿，我們不但要靠著聖靈對付天然人敗壞一面的肉體，也要靠主恩典起來對付天然人優美一面的肉體。優美是優美，還是肉體，還是天然人；好與壞統統是屬於天然人的境界，都必須經過十字架的對付。盼望我們一同在這裡受警戒，不要貪圖或迷信天然人的優美，也不要貪享安逸，更不要一直想讓自己的肉體通達；相反的，我們要寶愛主所量給我們的苦難。

我們有一首詩歌叫作「從前那戴荊棘的頭」（第一集七十六首），這首歌的歌詞很好：「從前那戴荊棘的頭，今戴榮耀冠冕；救主耶穌，我們元首，祢今已升高天。十架於祢雖是辱死，在我卻是生命，也是我的榮耀權勢，我的永遠安寧！主，

將祢的羞辱、權柄，一併賜給我們；人雖否認祢的微名，神卻使祢高升。凡肯與祢在世同苦，也要同榮在天；所以求主使我堅固，鄙視世界恩典。」戴榮耀冠冕的頭乃是曾戴荊棘冠冕的頭。原來要戴榮耀的冠冕是先經過戴荊棘冠冕而來的；先有荊棘的冠冕，才有榮耀的冠冕。我們頭上必須先戴荊棘的冠冕，才配來戴榮耀的冠冕。所以求主使我們堅固，給我們恩典，讓我們鄙視世界的恩典。但願我們能夠進到這首詩歌的開啟裡，接受神所量給我們的一切苦難，讓我們天然人的美麗，經過苦難的琢磨越發顯出光芒，能夠成為萬人的供應，讓神得著滿足，使我們與主同得榮耀。

米 甲

米 甲 (一)

(1990.10.20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文達弟兄交通)

米甲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她譏笑、輕看大衛。大衛為著迎接約櫃回到大衛城而歡喜快樂，到一個地步，跳起舞來了，而且露體。米甲就嗤笑他，因而受神咒詛，一生不能生育。(參撒下六：16／23) 米甲為什麼會這樣？從聖經裡有關米甲的經節來看，我覺得米甲是個無情無義的人；對神無情，對人也無情。

米甲自小生長在王宮裡，我想可能很受掃羅的寵愛，因為她是最小的女兒。她的寡情薄義多少也得自掃羅的遺傳。神藉著大衛殺死歌利亞，打敗非利士人，使掃羅能保住王位，大衛可說是掃羅的恩人，又是女婿，掃羅理應感恩，善待大衛才對。但掃羅因著嫉恨，一心一意要殺大衛。還有，王宮裡的爭權奪利，她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養成事事都是以「權」、「利」為標準，而非衡以「誠」、「義」，所以米甲無情無義的個性其來有自。

若說米甲是無情無義的人，怎會愛大衛？其實她愛大衛完全是因大衛年輕英勇又容貌俊美；她只是愛大衛的外表。當大衛遭遇危險時，她雖幫助大衛逃走，救了大衛一命，(參撒下十九：11／17) 但當掃羅質問她為何放走大衛時，她卻說謊，說大衛威脅她，若不放他走，就要殺她，並沒有為大衛求情說好話。約拿單尚且曾經向掃羅為大衛說好話，使掃羅打消了殺大衛的念頭，(參撒下十九：4／7) 她既是大衛的妻，就更應該為大衛求情；對掃羅動之以情，勉之以義，使掃羅不要殺大

衛。但她卻為了自己的安危，給大衛扣上了罪名，反倒使掃羅誤以為大衛連他的女兒都敢威脅殺死，而更加增了掃羅對大衛的仇恨。

事後，米甲也沒有去尋找、跟隨大衛。中國人說夫妻是同命鴛鴦，丈夫有難時要幫助；縱使幫不上忙，心裡也會著急，會擔憂丈夫安危。但她不管大衛的死活，大衛的飄流、患難，都不干她的事，她仍在王宮裡過舒服的日子。掃羅後來把米甲給帕提為妻（參撒廿五：44）。大衛都還未死，也沒有失蹤，她就去作別人的妻子，還可能心中一點虧欠感都沒有。她對大衛的愛原就是建立在滿足自己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上，現在大衛有難，到處飄流，不能再滿足她情慾的需要，她對大衛的愛就消失了；她寧可去作別人的妻子，也不願作活寡婦。

當掃羅和他的兒子們陣亡後，我們在聖經上沒有看到她為父親與兄弟的死而悲哀，也未去替父兄收屍。還是基列雅比人去收屍，且又禁食七日。（參撒卅一：11 / 13）他們是外人，還有此冒死行動，她卻鐵石心腸到一個地步，連父兄死了都不聞不問。她習慣於保住自己，別人死活一概不管。

撒母耳記下第三章十五到十六節說到掃羅死後，大衛要把米甲接回。她現任的丈夫帕鐵（又作帕提）實在是個有情人，一面走一面哭；妻子一去不返，他心中的悲傷可想而知。但我們沒看到米甲因著丈夫為她哭泣而受感動，或夫妻對泣。就算是從開始就未愛過他，是掃羅硬逼改嫁的，但無論怎樣，總作過夫妻，多少還有情分，基於夫妻一場，勸慰幾句也是應該的；她卻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說。像她這種無情無義的人，難怪對約櫃被擄歸回，絲毫沒有歡喜快樂的反應。

當大衛與全城的人都在為約櫃回來而歡喜快樂時，米甲不但不快樂，反倒因大衛在神面前踴躍跳舞而輕視他。她看大衛不像他父親那樣莊重、尊貴，卻跳舞跳到露體，顯得那麼輕賤，沒有一點王的樣子。而且那時的大衛經過幾年的飄流、爭戰，臉上可能有歷經風霜的蒼老，已經不像原先她心目中容貌俊美、一表人材的樣子；同時大衛又增加了幾個妻子，使她不能滿足肉體與眼目的情慾，故代之而起的是仇恨、輕看。所以看見大衛跳舞的那般姿態，就不以為然而輕視他。當大衛獻完祭給百姓祝福後，回到家裡也要給眷屬們祝福，米甲就迎著他，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這句反諷的話非常的尖酸刻薄，把大衛說得一文不值；一點都不像妻子對丈夫說的話，倒像是對仇敵說的。所以大衛很不高興的說：「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這句話對米甲是很厲害的反擊：「妳藐視我，現在看妳，神已廢了妳父和妳父的全家，妳現在還有什麼榮耀？」

當時只有米甲輕看大衛，其他的人都敬重大衛。輕看自己的丈夫已經不對了，更何況是時代器皿，是神所膏立的君王。所以當大衛城裡的人領受大衛的祝福時，只有米甲一人受咒詛，她就不能生育；不是她不能生，而是受到神咒詛以後才不能生。她以為自己不像大衛那樣的輕賤，人家就會敬重她是個皇后；其實她更是受人輕看，歷世歷代，凡知道她的人都要嗤笑她：這個女人受神咒詛而不能生育。更大更重的羞辱永遠追隨她。

其實大衛這樣的踴躍跳舞，是因對神的見證、神的榮耀重

新回來，喜樂到一個地步，無法用言語來表達，遂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大衛對神的感覺很重很深，是一般人所沒有的。他在約櫃前極力跳舞，說出他對神的敬畏與愛慕，因這是為神，且是在神的面前，好像保羅說的：「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林後五：13）大衛喜極而舞是因神的見證重回以色列，神又回到以色列中作王了。米甲卻只顧活在自己裡，對神的榮耀沒有正確的感覺與反應。米甲對人無情無義，是因她對神無情無義。所以一個對神無情無義的人，要他對人有情有義，那是不可能的。一個愛慕神和真道的人，對人自然會有真實的愛。

大衛對神滿有豐盛的愛，對以色列人也是滿有豐盛的愛，他爭戰不是為自己，乃是為神對他的揀選和神的選民以色列人。所以要看一個人是否有真實的愛，要先看他對神的態度如何。

背道的陳某頭一次回台時，很多人很欣賞他。他的風采很好，很會講道，說話聲音不大，使人感到他很溫柔。平常聽慣了台灣同工大嗓門的吼叫聲的人，就覺得他很有清新感。他的動作又很斯文，使人覺得他很有紳士的風範。我們從他的外表認為他很有愛心，但他對真道和神的旨意卻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聽說他常常對付張某，說她沒讀過多少書，沒見過多少世面；又看她懦弱的個性，就覺得她沒資格作時代器皿，反倒認為他自己才配作時代器皿。但是同工及弟兄姊妹仍認定時代器皿是張某而不是他。他就惱羞成怒，要推翻時代器皿的真理。慢慢的，連血、水、聖靈也不是全備真道了，公會宗派也是教會了。當真理與他的利益、地位有衝突時，他就要推翻真理。張某起先還不從他，他就把他們獨生的兒子帶回台灣。這

對張某來說，簡直要她的命。她看不到自己的兒子，（她不能來台灣）心裡很痛苦，天天以淚洗面。他用這種親情隔絕的方法來威脅自己的妻子，逼張某向他投降，（詳情請看「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第一頁到第十頁）是最殘忍的。陳某外表那麼溫柔、有愛心，其實心腸最硬。張某背道前要把她所取名的錫安山賣掉，只因錫安山爭戰太多；又把多年與她同心爭戰同患難的同工當作累贅。顯見一個不愛真道的人，不會有真正的情感；平常對人很冷酷的人，對神不可能有真正的愛。因此，一個沒有真實情感的人在新約教會中是站不住的。

神把「伐暴救人」的神聖職責賜給我們，我們若對人沒有真實的愛，就沒辦法來盡這職事。我們對神的旨意和見證愛到一個地步，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愛神和愛神的見證乃是藉著愛人顯露出來的。我們為什麼會為了一個弟兄姊妹受患難而一起出去爭戰，在新加坡不惜集體被刑求、坐監？這是我們愛神的流露。對外人來說，為了一個人，那麼多人去坐監、受患難，甚至到許多國家去盡職事，太不值得了。在長庚醫院時，人家罵我們「無聊」、「神經病」，我們也不在乎；因知在那裡持守見證，是為了神的旨意，不是為著自己，縱然被譏笑也在所不惜。大衛為著約櫃寧可把他的尊榮放到一邊，因君王的尊榮是神賜給他的，只要神的心得著滿足，只要神喜歡，別人的輕看藐視算不得什麼。

大衛對神約櫃的反應，從人敬虔的觀念來說，會不以為然：你是君王，怎麼可以這樣？這就是米甲的靈。我們天然人都會有這種東西存在。記得神僕人在一九八一年時，敬錄了四一〇首「一個人一座山」。當我接到這首詩歌時，天然人敬虔的觀念就出來了，我頭一個反應就是洪弟兄現在將自己寫在詩歌

聖經人物

裡，讓人來唱他。我們天然人的感覺是很多的，通不過就不以為然。又有一次我們得如洪弟兄打赤腳，就從「先知赤腳」、「赤腳先知」聯想到「赤腳仙」（台語蒙古大夫之意）。很自然的，米甲的靈就出來了：洪弟兄怎麼可以赤腳？先知怎麼可以這樣子？應該西裝畢挺，皮鞋光亮，讓人看起來真像先知才對。神對我們的帶領，常與我們天然的觀念衝突，在我們裡面米甲的靈就會出現。有些神的話，我們一下子沒辦法接受，如「革命的浸」，覺得應改用別的名詞，不要用「革命」兩字，太敏感、太恐怖了，我們裡面的不以為然就又出來了。所以我們要常常對付米甲的靈，免得米甲被咒詛的命運臨到我們。

米 甲 (二)

—— 藐視大衛王的米甲 ——

(1990.10.22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讀經：撒母耳記上十八章廿節至廿九節，十九章十一節至十七節，廿五章四十四節；撒母耳記下三章十二節至十六節，六章十四節至十六節、廿節至廿三節。

米甲這女人得天獨厚，她是掃羅王的女兒——人人稱羨的公主；她嫁給大衛——以色列未來的王，又是未來的皇后——以色列第一夫人。公主與王后這兩樣尊貴的身分米甲都兼而有之。這樣優越獨特的雙重地位，實在值得人羨慕；只是很可惜，這兩樣都被她全然糟蹋了。米甲這個名字意思是「像神」，但她一點也不像神，她所做的事都是傷神的心，是耶和華看為惡的；她是一個最不討神喜悅的女人。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地位如何？君王？我想大家都羨慕作君王、作王后，只是我們所羨慕的不是地上人國的公主、太子，也不是人國的王后和君王。其實我們才是真正的得天獨厚，是真正的王太子。神在創世前就揀選了我們，在祂的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是道道地地萬王之王的太子。我們作王太子，是神的揀選，是神所命定的，好與主耶穌基督同為後嗣、同蒙應許、同為一體。所以我們不要自輕自賤，一定要寶愛我們這尊貴榮耀的地位；千萬不要像米甲，那樣糊塗，糟蹋了尊榮的身分。新約教會才是萬王之王的王后，因為新約教會乃是貞潔童女，是萬王之王耶穌基督的新婦，羔羊的妻，是與主耶穌基督一同作王掌權。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像

那個愚昧的女人米甲，隨便就丟棄了王后的位分。新約教會中有沒有米甲呢？有！擁有這個尊榮位分卻不寶愛：是公主而不寶愛公主的地位，是王后卻把王后的位分丟了。所以我們交通米甲，要在她身上蒙光照，學我們當學的功課。

米甲與亞比該正好相反。米甲身為王的女兒，有公主的優越地位，亞比該沒有；但亞比該的智慧與俊美，米甲卻沒有。就著人的想法，最好的配合是米甲嫁給拿八，亞比該嫁給大衛。只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亞比該竟然嫁給拿八，米甲嫁給大衛。神所做的，在人看起來似乎不公平；然而至終我們會看見，只要人有敬畏神的心，神必使他從逆境中轉回。

經上說米甲愛大衛，亞比該也愛大衛，但此愛與彼愛全然不同。亞比該對大衛的愛，不是出於盲目的情感，乃是從明亮的看見，屬天的開啟來的。她看明大衛身上有神的膏，深知大衛將來是以色列的君；她是在異象中愛大衛。米甲對大衛的愛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那不是出於寶愛大衛身上神的膏、神的揀選，而是一般女人都有的屬地屬世的愛情；沒有異象，沒有開啟，是盲目的情愛。所以說愛與愛不一樣；在異象中產生的愛情，歷久不渝，永遠堅定。我們跟從主、愛主，與時代器皿同心，萬不可落入人的情感中，要在異象裡面，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才能歷久彌新、堅貞永固。米甲只看見大衛的俊美英勇，卻不認識這個人在神面前的真正價值。她既沒有異象，也就經不起環境和時間的考驗；見異思遷，隨著時空的變遷，她的愛情也變了質，所以當大衛逃亡，飄流曠野時，她竟跟另外一個男人結婚去了。

若用今天的話來講，米甲道道地地是個三八型的女人。什麼叫三八？就是在一切言語行為上沒有分寸，沒有原則，隨隨

便便，馬馬虎虎；在所行的路上沒有定見，完全被人牽著鼻子走。她也是個沒有開啟的人，不認識神，也不認識人。她又是個冷酷現實的人，與大衛夫妻一場，卻似乎毫無感情可言。大衛逃避掃羅毒手，落難曠野，她並不在乎；她爸爸把她另嫁別人，她就再嫁，無動於衷。她還是個淫亂不貞的女人。她嫁給大衛，就是大衛的妻子，永遠屬於大衛。舊約時代若是離婚，也需大衛給她一份休書。大衛沒有給她休書——他們沒有離婚，她竟和別的男人同居；一點貞操觀念都沒有，這是犯淫亂。按照摩西的律法，她算是淫亂婦人；就著今日人國的法律，是犯重婚罪，是破壞家庭。爾後當她離開後夫帕鐵再歸大衛時，帕鐵在後面哭個死去活來，她一點也不為所動，照樣走她的路；離開就離開，毫無所謂，真是無情無義到極點。所以這個女人道道地地是個冷血動物，不但沒有屬天的感情，連屬地的感情也沒有；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她爸爸給她那一個男人都無所謂，是人盡可夫的女人；道道地地的三八，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好歹，愛情不專，更是不知輕重。弟兄姊妹，別的事隨便不要緊，但對婚姻和對神的事絕不能無所謂，絕不能隨便。米甲對婚姻和對神的事就是那麼隨便。

其實嫁給大衛的應該是米甲的姊姊米拉，掃羅原是因大衛的戰功而把米拉許給大衛的，臨時又把米拉嫁給另一個男人。米拉、米甲誠然是一對活寶，裝米的機器——「吃了就拉，拉了就吃」。

米拉既嫁了別人，米甲乘虛而入愛上了大衛，掃羅就計把米甲許給大衛。米甲嫁大衛，原是美人計，是掃羅要以米甲作陷阱坑死大衛。掃羅要大衛的聘禮竟然是一百張非利士人的陽皮。這真是空前絕後的怪禮，你就知道這是掃羅的陰謀。但大

衛不只殺了一百個非利士人，而是殺了兩百個非利士人，把他們的陽皮割下來，作加倍聘禮，交給了掃羅；（所以大衛講，米甲是我用一百張非利士人的陽皮買來的。）掃羅不得不把他的女兒嫁給大衛。從此掃羅越發怕大衛，必除之而後快。當掃羅要殺大衛時，這件事首先知道的是米甲。就著倫理來講，大衛是掃羅的女婿，中國人稱女婿為半子，是女兒的丈夫。豈可把女兒嫁給大衛，又要殺大衛？米甲本當懇切勸諫父親不可做此滅絕人倫的大惡：你既把我許配給大衛，你怎可下手殺我的丈夫？夫妻兩人既成為一體，叫我們死別，你於心何忍？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你怎麼可以分開呢？這是一件傷天害理的大事。但米甲沒說一句話，她只告訴大衛她父親的惡謀，使大衛逃跑。米甲既然愛大衛，嫁給大衛，就當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現在大衛遭大難，要逃亡，就當愛他到底，與他一同奔逃。但她沒有這樣的想法和行動，好像大衛遭大難要逃亡，那是大衛的事，與她無關：你逃你的難，我仍作我的公主，在宮中享福，用不著去和你一同受那活罪。再次證明她這個女人毫無親情，一點夫妻情分都沒有。

我們說跟隨羔羊腳蹤，就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這個女人根本不知什麼是十字架的道路，這就是她失去王后位分的因由。弟兄姊妹，既然要跟隨主，就當作一個羔羊無限量的跟隨者；工頭既把我們許配了基督，我們就當對祂有一顆純一清潔的心，不可效法米甲，心偏於邪——當大衛通達時，米甲跟著大衛；當大衛被她父親追殺時，她就丟棄大衛，以致失去了王后的位分。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是滿了爭戰、患難，滿了血淚的，我們既已決定跟隨主，就當至死跟隨；不是通達時才跟隨，患難爭戰的日子就離主而去。米甲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主不會要像米甲這樣的婦人；主所要的是像亞比該那樣丟棄一切，立即跟隨大衛，與大衛一同飄流、一同爭戰，生死不渝的忠貞女子。

大衛流亡曠野，米甲若因驕生慣養，不能跟隨大衛，或可諒解。但米甲還可做一件事，就是退而求其次，為大衛持貞守節，絕不背叛大衛。大衛若回來了，仍然是夫妻；大衛若一去不回，或戰死疆場，這時再嫁還情有可原。米甲明知大衛還飄流曠野，她父親掃羅正追殺大衛，就在這個時候，竟聽從父親，嫁給帕鐵。大衛作了以色列王後，與押尼珥立約時，首先要他帶回米甲；大衛誠然是位念舊的人。這麼一個背叛丈夫再嫁的女人，真不知還有何臉再見大衛？米甲對這件事卻毫無羞恥感，似乎是理所當然，回來就回來；她再見大衛，也沒有一點虧欠感。稍有廉恥的女人會想：大衛逃難時，沒有跟隨，又沒有為大衛守住貞操而背夫再嫁，再見大衛時定要痛悔前非。她沒有這個羞恥感，沒有這個光，完全活在黑暗中，可說是最不知恥的女人。

米甲是個道道地地不認識神，也不認識神膏的人；因此她以羞辱為榮耀，以榮耀為羞辱。她做了那麼多羞恥的事，卻不覺羞恥；大衛做了一件最榮耀的事，她反倒看為羞恥。不識好歹，不辨是非，不知什麼是榮耀，什麼是羞恥，真是無知無識至極。當大衛迎約櫃進大衛城時，在約櫃前跳舞讚美神。這是一件最討神喜悅的事。很奇怪，米甲的看法正好相反；她把這件最榮耀、最討神喜悅的事，看作羞恥，因而藐視輕看大衛。當大衛回到家中為家屬祝福時，她譏諷大衛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她既把這極榮耀，神喜悅的事看為羞恥，神就懲

罰她，叫她直到死日沒有生養兒女，沒有後嗣，是絕了後的女人。在神眼中米甲其他的罪尚不致招此重懲；但藐視神的受膏者，卻要受到「絕後」的懲罰，是滅子絕孫的。從這裡可看見一個原則：對於神所差來的，不能藐視輕看，不可譏笑反對。米利暗因抵擋摩西，結果得了大癲瘋，受到很厲害的懲罰。米甲藐視大衛所做的，神對她的懲罰是如此嚴厲，叫她不能生育，顯出神在她身上的忿怒。

藐視神的受膏者，不只會絕了肉身的後裔；背道者所以絕了屬靈的後裔，正因為他們藐視先知的講論，輕看時代器皿，反對神所差來的。我們今天交通米甲，要好好在主面前蒙光照：我們有沒有米甲的靈？什麼叫米甲的靈？不能A們列國先知的講論，不服屬靈首領的帶領，就是米甲的靈，那是絕後的靈。你如果對時代器皿通不過，對他所言所行不A們，當知道你裡面已出現了米甲的靈。我也曾經有過米甲的靈，那是我到香港教會事奉時。因我在軍中學了一套將帥的統御、領導學和一套參謀作業程序，滿腹經綸，總希望一展所長。看見張路得對眾教會的帶領，完全違背了統御領導的原則，而且看見她作事沒方法，毫無時效，我就要將那一套參謀作業程序搬出來，用在她弄了三年還未作成的那本詩歌上。張路得就說：讓畢弟兄去經歷經歷失敗。我把這作業程序貼在牆上，各人照著這程序去作，詩歌很快就可出版。在別人身上都沒問題，唯有到了那個姓王的手裡，這個傢伙好可惡，這關就是通不過。他藉故攔阻、拖延時間。如果在軍中就可按軍法辦理，但教會不是軍隊，不能用軍法處置。我只有乾著急，乾瞪眼，結果我承認失敗了。我不知道世界上的一套在神家的行政上是行不通的。世界的經驗、教訓、學識實在是蘆葦的兵器，不管用。只是我那

時還不知道這就是米甲的靈。不A們時代器皿，就是不A們神，所以不A們神的受膏者，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好多人譏笑我們新約教會是傳一個人一座山，是高舉人，新約教會是異端，新約教會走錯路了……你儘管譏笑，但神就是與大衛同在，就是不喜歡米甲。所以公會宗派也好，背道者也好，他們絕不會有屬靈的後裔，絕子絕孫是注定了的！所以求主恩待我們，當以米甲為鑑戒。

米 甲 (三)

(1990.10.22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擠耶穌不摸耶穌

掃羅王的女兒米甲在當時愛慕大衛的以色列女子中，是最得天獨厚的。一般以色列女子愛慕大衛的神勇，崇拜大衛的表現，但只能歌唱跳舞說：「大衛殺死萬萬，掃羅殺死千千。」她們真心愛慕大衛，卻擠不到大衛身邊；沒有一個人能像米甲那麼幸運，憑著公主的優越條件，輕易地就接近大衛，且得到大衛為夫。但很可惜，米甲只是在表面上與大衛結合，卻從來不認識大衛，或者說，從來不在靈裡認識大衛。她對大衛的認識和愛，統統是表面的，可以說是沒有異象。好像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常有一大群人擁擠著，要靠近耶穌；當然最靠近主耶穌的就是十二個門徒了。但是真認識主耶穌的有幾個？真從主耶穌身上得益處的有幾個？反而是一個患血漏的婦人伸出信心的手，摸了主耶穌的衣裳襖子；就這麼一摸，她的病得醫治了。從這個故事我們看到，擠耶穌的人很多，但是伸出信心之手來摸耶穌的人不多。真正認識耶穌，從心靈裡伸出信心之手來跟耶穌有所接觸、有所連接的人不多。也就是說，屬靈的外行人一大堆，真正活在靈裡面，憑靈看事、行事的人不多。那些擠耶穌的人，表面看來很靠近了，但是卻對主耶穌所做的事、所說的話一竅不通。人家已經伸出信心之手來摸主耶穌，已經有非常不平凡的神蹟出現了，但這些擠耶穌的人完全沒有感覺。當主耶穌問誰摸我時，這些擠在主耶穌身邊的門徒還怪主耶穌說：恐怕祢弄錯了吧？這麼多人擁擠祢，誰摸祢呀！但

主耶穌說：有人摸我，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了。這些門徒更糊塗了：我們擠得全身冒汗，都沒有感到什麼能力不能力的，怎麼祢說能力從祢身上出去了？什麼時候出去的？這些糊塗人說的就是這種糊塗話。這個時候，那個蒙恩的婦人——信心的見證人——出來作見證，叫這些擠耶穌的糊塗門徒開了眼界。

米甲就跟那些擠耶穌的人一樣。她雖然有得天獨厚的環境、比人優越的條件，能成為大衛的妻子，但是她跟大衛的關係僅僅在外面、僅僅是表面的，靈裡根本完全不認識大衛，以至於她對大衛的愛也都是虛浮的。而這種虛浮而沒有異象的愛很可怕，會叫她成為仇敵利用的工具。掃羅一直處心積慮地要謀害大衛，他這糊塗的、沒有異象的、靈裡不開啟的女兒，就被利用來作大衛的網羅，成為陷害大衛的餌，要叫大衛去送死。（參撒十八）撒但會利用最親近的人來破壞神的見證，這是我們要留意的。有一次，主耶穌對猶大說：「猶大，你用親嘴問安來賣人子嗎？」這個親嘴會成為賣主的記號，最親熱的表現會成為撒但利用的工具。這是一種糊塗的、不正常的愛，米甲就是這樣被她的父親利用。我們要仰望主，讓我們不要作米甲，不要像米甲，靈是那麼昏暗，靈竅是那麼不通達，光是在表面來跟耶穌、擠耶穌，光是在表面上跟神所設立的時代器皿配搭。若是靈裡不明亮，對大衛沒有真正認識的話，你就是天天跟他擠在一起也沒有用。

從米甲的故事，我們要謹慎自己，要留意省察自己：到底我是擠耶穌的人呢，還是伸出信心之手來摸耶穌的人？到底我對新約教會的真理、道路有沒有靈裡的開啟？到底我對基督靈恩佈道團的職事有沒有靈裡的認識？有人對我說某某人應該上

錫安山來一段時間，只要他上錫安山來就好了。我說：也不見得，若是靈竅不通達，上錫安山來也不見得會更好。天天在錫安山上參加早禱，每一次神的作為都親眼看見的人，應該是跟寶座最近的囉？但也不見得。靈竅通達的人，雖遠在海外，照樣跟我聯結得很好。那些憑肉眼看事的人，就是天天在我身邊轉，還是得不到什麼益處的；反而因為天天看，看來看去也就不怎麼希奇了——習以為常了嘛！不但不以為希奇，還覺得洪弟兄也不過是如此，有時候手還會酸、腿還會軟，晚上若晚一點睡覺，早禱會還會打盹的。越看越覺得沒有什麼嘛！米甲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切切求神開我們的靈眼，讓我們對神的事有靈裡的開啟，讓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事奉都是從靈裡的開啟而來的，這樣才會有所成就。否則就會像米甲一樣，表面是聯結得緊得不得了，但到了時候，你就會發覺她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前有一位同工，天天都寫信給張路得。那時候大家都稱張路得為屬靈母親，這個老孩子叫媽媽叫得最甜了。你萬萬想不到這樣一個老孩子後來會到泰國長老會黃橋堂去講道，離開媽媽的異象，不要這個媽媽了。這都說出這些人對新約教會的認識全不是靈裡開啟性的，最多只是看見外面的熱鬧；他們可說是來湊熱鬧，不是真正跟隨主的。

憑肉眼看事，輕看藐視時代器皿

一個有異象、靈裡有開啟的人，他不會受到外面的影響，因為異象就是他的命。他若是違背了這個異象，就是他的生命受到侵害了；他若是失落了異象，就等於喪命了！靈裡的開啟就是這麼重要的。保羅為什麼從來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因為他若是違背了，就沒命了，就活不下去了，他的一切

就都完了。米甲則不然，她可以有大衛，也可以沒有大衛；可以嫁大衛，也可以嫁別人，看不順眼時甚至還對付大衛。她對神的事、對神的祝福不認識，也無所謂，糊裡糊塗地度日，所以與神的國無分無關。經上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乃在於聖靈中的喜樂。她只在乎吃喝，不在乎聖靈中的喜樂；只在乎外表的，不在乎裡面的。當大衛迎接約櫃進來，歡喜跳舞的時候，她完全摸不到這種靈裡的喜樂，反倒以為大衛發狂了。而且她那種藐視大衛，挖苦大衛的話，實在是很難聽：「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的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撒下六：20）她把大衛覺得榮耀的事看為羞恥，跟大衛的感覺相差一萬八千里。於是大衛對米甲說：「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華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卑賤。你所說的那些婢女，她們倒要尊敬我。」（撒下六：21 / 22）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這是大衛感到最喜樂、最榮耀的一刻，但是米甲對大衛這一切行動非常不以為然。她不能與大衛一同在神面前歡樂，不能跟大衛一同稱頌神，反而藐視輕看大衛所做的，用那種極度藐視的口氣向大衛作出反應。凡是憑肉眼看事的人，很容易有這樣的毛病。若是我們不在靈裡，不從神的角度來看事的話，也難保不會有米甲這樣的愚昧。

終生不育——絕後

我們天然人的觀念常常會叫我們的靈眼瞎掉，叫我們摸不到時代器皿的感覺，以致不能與神的受膏者一同歡樂，反而抹殺神榮耀的作為。這種光景的結局就是不生育；還不是一段時

間不生育，乃是終生不育——絕後了，到此完畢！弟兄姊妹，這是很嚴肅的警戒！一個不在靈裡跟神的受膏時代器皿有聯結的人，結局就是那麼悲哀。就著外表看，米甲的日子似乎過得很好，她還是跟大衛在一起，生活還是滿享受的。但是，眼看年華逝去，膝下猶虛，孑然一身，直到死日，沒有生養。這種沒有生養的情形乃是受咒詛的情形，這就是與生命的神隔絕了。我們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從這裡也可以看明：看看你有沒有後代；若是你沒有後代，證明你是活在神的咒詛之中。今天我們說公會宗派是受咒詛的，以掃、以實瑪利是受咒詛的，不會有後代，與永生的神隔絕了；惟有新約教會屬靈的以撒，神要叫他生養眾多，像海邊的沙、天上的星。有的人說：我也生呀！還生了不少呢！但是你生的是什麼東西？你生那麼多，都是受咒詛的族類。我們今天所說的生養，乃是指生出屬靈的兒女、蒙神揀選的族類。有的人就是沒有辦法看見屬靈的後代，一直是單獨一個；這是屬靈的不孕症，非常悲哀！

這些都是神要我們學的功課，免得米甲的靈也常常在我們裡頭出現。神藉著祂的器皿所做的事，我們若是憑肉眼去看，就會跌倒。新約教會蒙神憐憫，常常在患難中得蒙神的拯救，經歷神榮耀的作為，因此，很自然的會有聖靈中喜樂的流露和表現。當我們在那裡歡樂的時候，常常有些人受到天然人觀念的影響，對我們所做的不以為然。然而神卻一直向我們顯出祂喜悅的明証。他們認為他們那麼規矩、那麼好，卻是在神的咒詛之下沒有盎然生氣，真是可憐！米甲看大衛在神面前跳舞跳得露體，她很以為然。但她也不想想她自己是怎麼樣的光景？她是大衛的妻子，大衛在飄流患難中，她卻奉父命改嫁。後來大衛憐憫她，又把她迎接回來，她一句話也沒有講，也沒

向大衛道歉，真是不知羞恥。這樣一個不貞節的女人，今天還敢向大衛說這樣的話。墮落的人就是這種光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結果就與生命隔絕了。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從米甲身上學到功課。

米非波設

米非波設（一）

（1990.10.27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英敏姊妹交通）

請先看撒母耳記下第四章四節，九章一至十三節，十六章一至四節，十九章廿四至卅節，廿一章一至七節。（和合本及現代中文譯本）

在大衛王時代的人物裡，米非波設是背景相當特殊的一位。他生長在人人稱羨的官廷世家，祖父掃羅是當時的以色列王，父親約拿單是將要接續掃羅作王的。如此貴為公子王孫，他不但可以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可能還有續父為王的機會。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五歲那年，掃羅與三個兒子——包括約拿單在內——同時戰死沙場，掃羅王朝霎時間覆亡，他則在乳母抱著匆促逃亡時跌斷雙腿，成了瘸子，之後，便寄養在瑪吉的家裡，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一日之間，他從山峰跌到谷底，國破家亡，不但失去了外面的榮華尊位，也失去了至親保護；更悲慘的是，他失去了雙腿，終生殘廢，還要仰人鼻息過日子。人間種種悲慘的際遇好像一下子全讓他碰上了。照說，他應該很會怨天尤人，甚至痛苦得活不下去。然而他並沒有如此，我們反而看到他從環境中認識神、認定神，神就藉大衛提升他，照樣視他如王子。爾後當基遍人向掃羅後裔追討血債時，他竟獨蒙神保全，免去殺身之禍。人生的禍福的確不在外面環境的逆順與變革，如果能在神所量給的環境中認定神、敬畏神，就會轉悲為喜、轉危為安、轉咒詛為祝福。就如我們原是個罪人，本是受咒詛、該滅亡的，但神憐憫我們，讓我們在環境中認識了神的救恩，就使我們的命運全然改觀，不但脫

離了罪、死、魔的權勢，還得著生命的平安，在聖山上被建立。米非波設在受咒詛的家族中獨蒙神恩，我們當從他身上看見他蒙恩的原因。

當大衛想起與約拿單所立的約而召見米非波設，並表示要恩待他時，米非波設就叩拜說：「我不如一條死狗，竟蒙王這樣恩待。」（撒下九：8現代中文譯本）當大衛逃避押沙龍得勝回朝後，米非波設向大衛表明自己未跟隨而去的原因時，也說：「因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為死人，王卻使僕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飯。」（撒下十九：28）這兩處記載叫我們看見米非波設對自己的估價就是死狗、死人；相對的，對自己的高升則滿懷感恩。在神所量給他的苦難中，他並沒有怨天尤人，反而認清了本相的無有與卑微，自己自比作死人、死狗，自認為是早該處死的，今天還能活著，全是神的恩典。他對自己全無估價；若有估價，就是死人。就因站在死的地位上，他才有清明的眼目，能透過環境看見神、認定神。所以當神藉大衛提升他時，他只有知恩、感恩、報恩。以神為是，就能以神為樂。

大衛逃避押沙龍的追殺時，因受洗巴之騙，誤會了米非波設，把他的財產全給了洗巴。經澄清後，大衛仍判定他與洗巴平分財產。但他怎麼說呢？「把一切財產都給洗巴吧！陛下勝利回宮，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了。」（撒下十九：30 現代中文譯本）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出他對地上的一切毫無貪求。大凡一個對自己沒有估價的人，也就沒有任何貪求，他的眼目只有神的旨意。所以米非波設可以不要一切，只要神的受膏者大衛平安。因他深知神旨能否成功，關鍵全繫在大衛一人身上，便甘心為此神旨消失自己。

十九章廿八節又說：「我還有什麼權利再要求陛下施恩給我呢？」他不但對自己沒有估價與貪求，更不主張自己的權利。所謂「權利」是指該有的、應得的。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是放棄自己應得的。這比「沒有貪求」境界更高；這是十字架的原則。所以因他如此自卑，就被升高；因他看自己如同已死，神就把生命賞賜給他，藉受膏者把神的愛澆灌在他身上。從米非波設身上，我們實際看見卑微升高、由死入生的原則。然而能享受這種豐滿救恩的，必須是能在長期困苦、熬煉的環境中經得起神剝奪製造的人。

米非波設從五歲遭變故，直到有了兒子，才蒙神高升，這段時間至少一、二十年。這種長期的熬煉，證明他經得起考驗。我曾聽那些坐過人國黑牢的見証人說：「坐監六個月或兩個半月，就是因為有期限，所以日子好過一點。」苦難有期限，不論長、短，總有盼望，還能咬緊牙關撐下去。但如果遙遙無期，甚至是一生，若沒有認定神，沒有看清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沒有「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的覺悟，那就必定失敗。所以不但要經得起苦難的磨煉，還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能夠堅持到底才能蒙神驗中，成為見証神主權的尊貴器皿。米非波設就是如此，悠悠歲月數十載，若不認識神的王權，怎熬得下去？所以當大衛王提升他時，他才會滿了感恩。不但如此，當他可以主張自己權利的時候，仍能凡事以神旨為是，將自己擺在死的地位上，對自己的權益沒有任何的要求。

反觀我們自己，神製造我們的環境遠不如米非波設那樣悲慘，但神給我們一點點的逆境，要剝奪、煉淨我們時，我們就會痛苦、掙扎，甚至覺得神虧待了我們。我開始事奉神時，神

僕人安排我作繙譯的工作，正是我所學的；我就認定這是我的一分。不久，神剝奪、製造的手臨到了我。碧群姊妹從海外聖別來台後，神僕人安排她負責繙譯工作，並校對同工們的繙譯。這對我可是個很大的破碎；因海外弟兄姊妹的中文程度不是那麼好，我卻是學這行的，表面看來我做的好像還可以。但如今，不但有人要來配搭，還要來管我；不但管我，還要改正我，而改正我的人程度又比我差，我就蠻不服氣。因為我沒有透過環境看見神製造、剝奪的手，只一味認定自己有什麼、是什麼；對自己還有估價，也就無法站在死的地位上來事奉神。這時，己生命就顯明出來了。每次繙譯，想到等下會給改得面目全非，心裡就翻騰不已，怨天怨人。而怨來怨去，碧群姊妹就遭到池魚之殃了，因為我不敢氣神與神僕人，自然遷怒於她。而且心裡上一直無法平衡，就藉著大刀闊斧地大肆修改譯文來發洩心中的怨懟。人一旦對自己還有估價，就無法以神為是，以神為樂，自然也就被苦膽抓住了。這種情形發展到後來，就出現消極的態度，心想：算了！大概神不要我繙了。於是，起初的愛心和單純便慢慢失去了，事奉神的心志與靈也因此受到厲害的考驗。剛好有段時間基督靈恩佈道團趕作英文詩歌，我就藉故要做詩歌而不繙譯了。可是對碧群姊妹卻這麼說：「現在很忙啦，實在沒有時間，你還是自己繙好了。」這個靈實在很可惡，自己不想繙，還編理由。更可惡的是，存著幸災樂禍的心：看你繙出什麼東西來！我的表現跟米非波設真是天壤之別，不知道今天自己能來事奉神乃是神的憐憫，非但不存感恩的心，反而恃才傲物，總覺得自己有什麼、是什麼，心中滿了攙雜。神來剝奪煉淨，我卻不知道，自己痛苦不算，更叫神的事工受到耽誤。但神也滿有憐憫，就在我最黑暗的時

候，有一天神僕人在早禱會中說：「英敏姊妹還是要好好繙譯。」神的光與愛藉神僕人這句話傳遞出來，我整個人醒了過來，就能越過環境看見神的手，也看到自己的敗壞和卑賤，竟為了逞自己一時之快，可以置神的聖工於不顧。那時，我流淚向神悔改，也開始慢慢學習「向自己死」。

這件事成為我生命中的烙印。我想到米非波設是癱腿的，聖經多次這麼強調，不無原因。這是人生一個很大的創傷，但我想米非波設無法走路，受人歧視，又事事需人幫忙，這時他看著那一雙腿，一定不是想：我怎麼這麼可憐，這麼倒霉！而是想：這是神的憐憫，藉此存留我的命，使我沒有與父、祖一同滅亡。從米非波設的表現，可知他對神在他身上剝奪的認識，不是「苦難的傷痕」，乃是「愛的烙印」。所以同樣是磨煉的環境，認識神恩典的人，會看見這是化裝的祝福，不明亮的人，就只看到外表的苦難與不平。那次的失敗就像米非波設的癱腿一樣，我每一想到，就摸到神永不丟棄的愛。日後每當神伸手破碎我，我內心掙扎、痛苦，對自己有所評估，有所貪求，想要主張自己的權益，已生命表演得非常厲害時，這「愛的烙印」就會浮現心頭。同時也會想到神僕人所說的：「若是你認為你在神的家中應該是那一分的話，你就去掃廁所，你就是掃廁所那一分。」所以製造的環境，表面上叫我們魂生命非常受傷，但是卻能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烙印，叫我們永遠忘不了，反倒成了我們的保障。神的意念誠然高過人的意念。米非波設的癱腿帶給他的是難看、歧視與不便，是他最痛苦的標誌，但卻使他看見神的救恩，成為他學功課的動力。所謂「無己就有神」，沒有自己了，也就能全心為神。

米非波設不但在苦難的逆境中能認定神，在似乎是誘人的

順境中也能認定神。大衛提升他與王同席吃飯，視如王子。一般人或會想：原來我也不是一輩子這麼悲慘的，也有否極泰來的一天；這種鹹魚翻身的機會絕對要好好把握。但米非波設如何呢？請看撒母耳記下十九章廿四節：「掃羅的孫子米非波設也下去迎接王。他自從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來，沒有修腳，沒有剃鬚鬚，也沒有洗衣服。」大衛的兒子押沙龍背叛大衛，勢派甚大，京城淪陷，大衛倉促出亡，雙方情勢優劣立見。識時務者為俊傑，要保命發蹟，就應附從押沙龍。然而米非波設沒有附從押沙龍，也沒有趁勢而起，反而一心要追隨大衛流亡。這又是一次厲害的考驗。因為他是掃羅王的孫子，是真命天子的嫡裔，現在大衛王國動盪不定，正是召聚掃羅家的餘忠分子革命復國的大好時機。撒母耳記下十六章三至四節：「王問說：『你主人的兒子在那裡呢？』洗巴回答王說：『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說：以色列人今日必將我父的國歸還我。』王對洗巴說：『凡屬米非波設的都歸你了。』」從大衛的反應，顯見確有一班掃羅的支持者伺機而發。在人國爭權奪利的遊戲裡，我們常看到這種現象。而且就算你無心翻身，有心分子也會利用你的特殊身分來奪權。例如馬可仕，流亡他鄉，死前還想回菲律賓作王。又如滿清的末代皇帝溥儀，三歲登基，六歲遜位，日本侵華時，又把他搬出來成立「滿洲國」，做個傀儡皇帝。米非波設卻勝過了這個誘惑，無形中消弭了一股反勢力，以免大衛腹背受敵，處境更艱難。所以大衛王國能以堅立，他雖沒有出征沙場，立下汗馬之勞，卻也功不可沒。「承受苦難易，抗拒誘惑難。」米非波設兩者都做到了。他能不主張應得的權益，自然就能抗拒外來的誘惑。

米非波設也是積極竭盡所能地來追隨大衛的。他雖然行動

不便，還想跟從大衛出亡，奈何被僕人洗巴欺哄，只得留在耶路撒冷。這時的耶路撒冷是押沙龍的勢力範圍，米非波設在其中的表現是：「自從王離開耶路撒冷一直到現在勝利回來，他沒有洗過腳，修過鬍鬚，也沒有洗過衣服。」這是與神的受膏者命命相繫，捨命追隨的實際行動，說出他與時代器皿的聯結乃是在生命裡的。從王出宮直到勝利回來，這時間並不短，他卻不修腳、不剃鬍，也不洗衣服，是因他心繫大衛的安危，以致無心料理自己，顧不了自己的髒臭與安危。這是生命的自然流露，絕對裝假不來。因為押沙龍在耶路撒冷自封為王，很多人見風轉舵附從了押沙龍，凡是幫助大衛的，都遭到追殺。米非波設這種心向大衛的行為就擺在押沙龍眼前，難道不怕押沙龍問罪論斬嗎？以一個曾與大衛同桌吃飯的人，如今又有這種態度，豈不自惹殺身之禍？而且按人看，米非波設若聰明，就算效忠大衛，為求保命，也可以在押沙龍面前敷衍一下，反正在乎靈，不在乎儀文嘛！然而米非波設沒有顧惜自己的性命，卻以實際的行動來表明他與時代器皿生死相隨。他用生命來寶愛、敬重神的膏，見證神對大衛的揀選，所以他一點也不掩飾他對大衛的思念和認定。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是真正站在死的地位上的人才表現得出來的。「所有我父家的人原都應該被處死，但是陛下加恩……」（撒下十九：28）這就是他的認識。他知道若按神公義的審判，自己早該死了，今天還蒙神留命，蒙王眷顧，這條命就當為神、為神的受膏者擺上。他有如此向神感恩、報恩的靈，就在仇敵面前擺出了為神旨而威武不能屈的榮耀見證。

米非波設能有此一認識與舉動，當與他的撫養人瑪吉有關。我常想，神實在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神的手重重地加在

我們身上剝奪我們，但是神也在暗中保守、看顧我們；只要我們向神清心，總會看見神的救恩。神也會興起義人來幫助義人，不叫義人在絕境中絕望，讓清心愛主的人有一條路，可以到達神面前。原來這瑪吉就是在大衛逃避押沙龍追殺時，與巴西萊一同下到曠野及時支援大衛的人。（參撒下十七：27 / 29）神就讓米非波設寄養在這個寶愛時代器皿的人家裡。相信瑪吉一定是站在神公義的立場來教育米非波設。掃羅王朝與大衛王朝之間的興廢，米非波設一定從瑪吉那裡得到從神公義角度而來的認識，才會認定他的父家是該死的。一般人會想，大衛雖未親手殺他祖與父，但「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總是因大衛，掃羅家才家破人亡，丟掉王朝。米非波設卻沒有這麼想，以致對大衛有所仇怨；反而站在屬天的地位，脫離屬地的恩怨情仇來認定並跟隨時代器皿。所以他也是個天然人的情感受過神相當破碎的器皿，才能對準神的旨意來跟隨大衛。

這種與神的受膏者命命相繫的見証，今天在新約教會中也有豐滿的表現。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我們從後山回來，神僕人被國民黨打得半死。弟兄姊妹先是竭力維護，後來在暴力驅趕下，被打著、踢著走了。但是弟兄姊妹到那裡去呢？是不是說：「沒辦法，情勢這麼惡劣，我已盡力，只好走了。」不！弟兄姊妹仍留在後山山上和山腳。經過一天的爭戰，大家早已身心俱疲，到晚上，天又下雨，冷得不得了。老老小小的，又冷又餓，又累又痛，就這樣心中掛著神僕人，一夜睜眼到天亮，又執意不顧天雨路滑，再走回錫安看神僕人；因為他們對神僕人割捨不下。當時國民黨的狗又來狂吠亂打，弟兄姊妹再被驅走。神僕人經後山被抬下來後，意外發現弟兄姊妹仍留在後山山腳，沒有因為再被驅走而離開。而且他們全都跟著神僕

人到高雄去，他們心裡放不下，他們走不了。那時神僕人非常受感動，他被神兒女的愛深深摸著，雖然痛徹肺腑，仍然坐起來對他所疼愛的雅各家說了一席感人的話。這種竭盡所能，在真實的愛裡用生命與神的受膏者同心的見證，向陰府發出的炸力是最大的；也就是經過那一場戰役，我們得勝回錫安了。

米非波設不但用生命與時代器皿同心，他對時代器皿的篤信不疑也堪為表率。大衛班師回朝後，問米非波設為何沒有與他同去，米非波設表白說：「但陛下就像神的使者一樣，所以照陛下認為好的去做吧！」他不但沒有貪求，不主張自己的權利，更對大衛的判斷篤信不疑。他認定時代器皿乃是神的使者，他的判斷就是神的判斷。按人看，大衛當初一時不察，給洗巴騙了；現在真相大白，應當還給米非波設一個公道。大衛卻是說：「你何必再提這事呢？我已經決定，你可以跟洗巴分享掃羅的財產。」這種斷案似乎不太公平吧？但米非波設不是說：「王啊，你明知洗巴騙我又騙你，你應當處置他，就算不處罰他，也應當對我公平呀！可是……」他毫無微詞怨語，反說：「把一切財產都給洗巴吧！陛下勝利回宮，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了。」他對大衛寶愛到連命都不要了，又那在乎身外之物？所以大衛任何的判定對他來說都無關緊要，他絕對信得過，並且是置個人生死得失於度外的堅信。他的表白不是講理由，不是告狀；若是，就會要求對等的回饋。這乃是在神面前的一種坦然的陳明，因米非波設認定大衛是神的受膏者，神公義的靈在他身上，他的判斷就是神的判斷。神是超越知識的，祂的判斷難測，祂的蹤跡難尋，但祂明察秋毫，全然公義；神的受膏者就是把這麼一位神表明出來。所以米非波設沒有為自己辯解，不以屬地的公論來衡量大衛的判斷；他對大衛的斷案

聖經人物

是絕對的信服。

對時代器皿篤信不疑是一個最大的考驗。他對你好，你知恩、感恩、報恩，這還容易；但他若對你有所誤會，或在表面上看，對你不太公平，你會如何？你是不是認定凡他所做的都是出於神，必然準確？神僕人常說：「新約教會最大的功課就是一元領導。」以前我實在不能體會這句話的深意，因為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嘛！（其實也許有問題，只是自己不知道。）沒有考驗時都沒有問題，考驗一來，真實光景就顯了出來。同工們在教會中服事，往往要獨當一面處理問題，漸漸有自己的看法與判斷，就會以自己淺薄的認識和幼嫩的生命來衡量神僕人，干犯了神僕人的職事而不自知。前一陣子發生了一件事，神僕人對此做了某種處理；但當事同工甚不明白，覺得神僕人好像不太公平。最後憋不住了，就去找神僕人交通。神僕人就幫助我們，把他從神來的感覺告訴我們。一聽到他的感覺，哇！大家全都羞愧萬分，實在是跟神僕人的感覺差太遠了！神僕人是那麼寬廣、超越，滿了恩慈、憐憫，他敬畏神、等候神，不伸出人的手來處理事情。我們卻是目光如豆，用表面的現象來判斷，就摸不到神的慈愛與公義。更嚴重的是，摸不到神僕人做此判斷的感覺，就覺得自己比時代器皿更公義，更明察秋毫，無形中就干犯了神僕人的職事；說輕一點是錯誤，說重一點是罪。其實神僕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面前好好尋求過的。神是超越知識的神，神僕人從神領受的啟示也是超越知識的，也許你一時不明白，會覺得似乎不太對，但只要篤信神對時代器皿的揀選，不以自義廢掉神的義，耐心等待，至終就必看見神主宰萬有的權能彰顯出來，神的公義與榮耀也被見証出來。這種不信的惡心是背道的毒根，你信不過

他的判斷，就是信不過神對他的揀選；若不拔掉，後果堪虞。這也叫我想到，如果那時神沒有給我們機會聽到神僕人的解釋，我們又如何？所以對時代器皿篤信不疑，真是不可掉以輕心。

在這方面我個人也有一個切身經歷。當錫安建造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我們常有一些看法建議給神僕人。有的神僕人接受了，也決定了；但過後，又有大幅度的改變。變好還好，變不好，我們就會想：怎麼搞的，不是明明講好的嗎？為什麼變了呢？而且好壞立見，到底又聽了誰的話了？便覺得神僕人好像當時的大衛，怎麼傻傻的馬上就被洗巴騙了一樣，神僕人應該很明亮才對……有這種感覺，準準跌倒。你覺得神僕人不明亮，那該怎麼辦？難道你比神僕人更有開啟？難道真理的斷案在你這裡？神就讓我學這功課。這種情形發生多了，我就變得意興闌珊，覺得多說無益，神僕人只會聽某些人的。在這種心態下，雖然還是一心一意想為錫安擺上，卻是有心無力，靈裡苦悶，沒有膏油，沒有喜樂；因為不在神僕人的開啟裡，不在信服神僕人判斷的感覺裡。神僕人曾說：「有什麼樣牧人，就有什麼樣的羊。」我雖然也把所謂「神僕人的感覺」帶給弟兄姊妹，鼓勵弟兄姊妹上山一同建造，卻如鳴的鑼、響的鈸，弟兄姊妹似乎就是沒有感動。沒有與神僕人真實同心，就沒有神的權能。有時弟兄姊妹總算上來了，卻也跟我一樣，有氣無力，愛做不做的。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的感覺，但神知道，神的靈就是不印証。這也叫我感到，我們與神僕人同工的，不能在真實裡與他同負一軛，不但自己受虧損，更傷及主所託的羊群，何等嚴肅。然而神滿有憐憫地拯救我。有一次我在做農耕，心中又在思想這件大惑不解的事時，神突然給我一個很

深的感覺，有一句話很清楚地浮現腦海：「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彷彿主在對我說：「你不要什麼都問有沒有價值，對不對，今天工作的價值不在你外面做了多少，有多少眼前果效，你若與時代器皿同心，就是作成神工了。也許你認為浪費了些時間、金錢、力氣，也許也真的是浪費了。但這生命的原則在你心中建立起來，神的工就能作成。」主也叫我想到一九七九年錫安被搶奪的事，神付得起代價，神付那麼大的代價來製造我們，就是要叫我們與神僕人同心，對他的帶領篤信不疑，把神作事的法則在這末後的日子表明出來。當我們天然人作工沒有果效，神霎時間行了神蹟奇事，人人就知道是錫安山的神做的，就會把榮耀歸給神。這個經歷使我對神僕人的判斷有了嶄新的認識，對錫安的建造也自然改觀；對錫安的工作，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都充滿了喜樂與信心。靈裡很清楚：在信心裡的行動，就是見証，就有權能。

米非波設因著能越過神量給的環境認定神，就能站在死的地位上，在真實裡用生命與時代器皿同心，作成神工。因此，神的喜悅祝福就藉著大衛不斷臨到他，不但叫他高升，又保全了他的生命。然而，這地上有形的祝福還不是最寶貝的，他被記載在聖經裡——神國永世的功勞簿上，成為世世代代信徒的榜樣，萬古流芳，這屬天的價值遠勝一切。但願我們都能效法米非波設。

米非波設 (二)

—— 米非波設看自己如死狗 ——

(1990.10.31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讀經：撒母耳記下四章四節，九章一節至十三節，十六章一節至四節，十九章廿四節至卅節，廿一章七節。

米非波設是約拿單的兒子，掃羅的孫子，是道道地地的王孫公子，也是一位寂寞的王孫，沒落的公子。他實在是生不逢時：當時掃羅王朝日薄西山，氣數已盡，神公義的審判臨到掃羅家，神的烈怒向掃羅家發作，他都遇上了；未蒙掃羅王朝之利，卻先受其害。當以色列人敗在非利士人面前的時候，掃羅重傷自殺，他三個兒子也同時陣亡。這誠然是血仇血報，血債血還，十分可畏！當這噩耗傳到掃羅家的時候，這家滿了哀號、悲傷，一片驚慌。奶媽抱著米非波設倉促逃亡，跑得太急，把他的腿摔斷了，從此他成了一個殘廢的人。

這樣的一個人你說有什麼好交通的呢？但我們今天從這個人身上蒙了很大的光照。這個人的腿雖然瘸了，但是他的靈並不瘸；這個人的身體殘廢了，但他的心並不殘廢。這個殘廢的人外形雖是很醜陋，他的生命並不醜陋；他的外表雖殘缺，他的知識並不殘缺。雖然他只是個小人物，但是他的生命卻相當的豐盛，是值得我們來交通並效法的。弟兄姊妹，外面的殘缺、軟弱與醜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裡面的生命，所以我們不必過分注重外表。比如說，大家都怕老，因人老了會變得雞皮鶴髮。但這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所以外在的衰老並不要緊，靈卻不能衰老，靈要新鮮、活潑、年輕。正如主所說的：

你們要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如果我們的靈衰老了，就會成為老頑固、老糊塗、老以利，對神的事情失去了興趣和反應，這就很可怕了！雖然有些弟兄姊妹年紀並不老，但是他的靈已經衰老了。你怎麼知道他的靈老了呢？因為他對一人一山的異象失去了新鮮感，對主失去了起初的愛心，對神家的事漸漸冷淡了。神家的任何工作他都感到乏味，甚至失去了負擔，對錫安的建造也只感到是重擔。這是很嚴肅的，若不及時從天上支取能力，靈一定會十分疲乏。你帶著肉身的疲乏去作主工，靈裡可能喜樂；但你若帶著靈裡的疲乏去作主工，心不甘情不願的，不但十分痛苦，而且還得罪神；不但得不著神的賞賜，恐怕還要受虧損。所以說外在不重要，內在才重要。我們不需要為外表化妝打扮，但必須為裡面的生命作裝飾的工作；天天讓聖靈來裝備你，讓神的榮光來充滿你，這是很重要的。裡面美是真美，裡面的醜才是真醜。我們從米非波設身上所看見的是不在乎外表美醜，乃在乎裡面生命的實際。

當押沙龍追殺自己的父親大衛，大衛逃到曠野去的時候，米非波設因雙腿瘸了，沒有辦法跟上去，就留在耶路撒冷。當大衛在爭戰患難的日子，米非波設的反應如何？「掃羅的孫子米非波設也下去迎接王。他自從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來，沒有修腳，沒有剃鬚鬚，也沒有洗衣服。」（撒下十九：24）在大衛危險患難的日子，米非波設如喪考妣，日夜難安，在靈裡與大衛同受患難。使徒保羅稱許腓立比教會說：「你們與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與神的受膏者一同受患難，在神眼中是一件美事，是神所喜悅的。米非波設不修腳、不剃鬚鬚、不洗衣服，這不是做給人看的。他覺得神的受膏者在危險、患難之中，他沒有心情去修腳、剃鬚鬚、洗衣服；因為沒

有了這個人，一切都沒意義，活在地上毫無價值。所以他人是在耶路撒冷，他的心、他的靈卻是與受膏者大衛一同在曠野飄流受難。米非波設的蒙恩就在這裡：他看神的受膏者比他的生命還重要；失去了這個人，活在地上就是多餘的。他今天還活在地上是等著這個人平安回來，不像耶路撒冷城裡許多的人，沒有大衛仍然可以生活工作。

當神的教會在患難中，神的受膏者受患難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同受患難的靈呢？我在這裡可以作一個見証：一九七六年四月，神的僕人洪弟兄接到張某十三頁背道信，知道工頭背道了，背道的狂浪襲擊整個新約教會。他一想到東南亞他曾牧養過的眾教會，眼看著羊群就要被豺狼所吞吃，而自己又無法前去堅固他們，他就白天吃不下，夜晚睡不著——食不甘味，坐不安席，睡不安枕，可說日夜焦思，掛念著東南亞的眾教會。他一想到許多神的兒女還不能分辨左右手，越發感到痛苦難安。這就是與基督的身體同受患難的靈。神僕人這個靈是承擔天下蒼生的靈，是承擔神兒女的靈，是與基督身體同受患難的靈。神鑒察了祂的僕人，因此把時代的託付交給他來承擔。

我今天也要為許多弟兄姊妹作見証。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神僕人和羔羊同伴在凱旋樓現址被國民黨警察和特務打得死去活來。當眾教會知道神僕人遭大難之後，許多同工和弟兄姊妹們感同身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有的哀傷哭泣，有的禁食禱告；與受膏者同受患難的靈充滿在眾教會中。全球眾教會焦急詢問的電話、電報從四面八方傳來，叫神僕人的心非常得安慰。他雖然遍體鱗傷，肉身痛楚，但看到眾弟兄姊妹如此蒙恩，就在患難中越發喜樂。這也是神賜福新約教會的因由。所以使徒保羅說：「你們與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這件美

事是神所永遠記念的。我們也許做了很多事，並不都是美的；但若與受膏者同受患難，這是美事，有永存的價值。因這個人受患難，不是為自己，乃是為基督的身體；與這個人同受患難，就是與基督的身體同受患難。誠如羅馬書上所言：「我們今天與基督一同受苦，將來也必與祂一同得榮耀。」所以不要看米非波設外面殘廢，他的靈、他的生命都很美。他與受膏者同受患難，這是他蒙恩的地方。今天在新約教會中也有許多米非波設，是與受膏者同受患難，也就是與基督同受患難的。所以我們的患難是整體的，我們的榮耀也是整體的。一個肢體受患難，所有肢體一同受患難；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肢體也一同得榮耀。這就是基督的身體——教會的見證。公會宗派就不然，他們沒有這個生命的實際和感覺，沒有這個見證；他們的光景就是：你受你的患難，我享我的安逸；你的患難跟我沒有關係，你的榮耀最好統統歸我。但新約教會有米非波設的靈，整體同生死、同患難、同爭戰、同榮辱！

米非波設為大衛可以丟棄萬事，不但他的田地財產可全然捨去，甚至連性命也可捨去；只要受膏者能平平安安的回來，他就滿足了。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米非波設家有個僕人洗巴，是個卑鄙小人，他為米非波設家管理掃羅所遺留下來的財產。當大衛逃亡時，米非波設要洗巴為他備驢，他要跟隨大衛一同到曠野同受患難；洗巴不理他，逕自帶很多食物去見大衛。大衛問：「你帶這些東西做什麼呢？」他說這些餅和吃的東西都是為王的家眷和跟隨的人預備的。大衛問：「你主人的兒子呢？」洗巴這傢伙好可惡，他就撒謊說：「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說：以色列人今日必將我父的國歸還我。」大衛一時失察，很氣憤，就對洗巴說：「凡屬米非波設的都歸你了。」

就這樣把掃羅家的產業統統給了洗巴。當王回來時，米非波設去迎接王，王問米非波設說：「你為什麼沒有與我同去？」他就告訴王：「我主我王，僕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備驢騎上，與王同去，無奈我的僕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讒毀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樣好，就怎樣行吧！因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為死人，王卻使僕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飯，我現在向王還能辦理訴冤嗎？」王對他說：「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說，你與洗巴均分地土。」（參撒下十九：26 / 29）大衛聽了這段事實真相，所作的判斷相當反常，竟要他與洗巴兩人平分掃羅家產業。但米非波設的反應如何？他靈裡非常平靜，只講一句很寶貝的話：「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撒下十九：30）這是何等的生命，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與受膏者生命聯結——我要的是你，我有了你就有了一切。這也是一種寧願丟棄萬事，看作糞土，以得著耶穌基督為至寶的靈。一點都不錯。弟兄姊妹，我們有了主，有了這一個人一座山，還要什麼呢？這就是我們的豐盛，有了這些，足夠了，太豐盛了！我們還有什麼可貪求的？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丟棄，我們以得著耶穌基督為至寶。米非波設就是這麼一個靈，為了受膏者可以丟棄所有產業，看作糞土，以得著受膏者為至寶。這件事如果臨到另一個人，你想他的反應會如何？很可能是這樣：我以為你大衛王明察秋毫，像神的使者參透萬事，沒想到洗巴在你面前毀謗我，你居然聽信他的讒言，被小人愚弄。如今我將實情告訴你，真相大白，你竟還把我的產業分一半給他。若是我不對，統統給他，我沒有話說；若是他不對，你應該辦他才對，治他欺哄罪、毀謗罪，把我的產業全部歸還我……在一般

人，這種反應是很正常的。但米非波設那種捨己的靈，為受膏者丟棄萬事的靈就是這麼美，他說：王啊，統統給他都可以，你平安回來就好了，我只要有你就好了，我有你就有了一切；沒有你，我得這一切產業做什麼？對我有何用？這些身外之物算什麼呢？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我在你桌上吃飯像王子一樣，有什麼比這更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錫安聖山上就是吃萬王之王的筵席，主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神就是我們的產業，是我們杯中的分。世上的產業讓世人去爭奪，讓人國先替我們保管，將來都是我們的，因我們是全業的主人。我們何必去追求地上的一切？所以我們要有米非波設的靈，寧願丟棄萬事，以得著主和主的受膏者為至寶。

米非波設如此反應也證明他信得過神；不管大衛怎麼處理，他都A們。這一方面我們學的功課實在不夠，我們常常是受膏者做得對就A們，做得不對時就不能A們。我也常在這方面失敗，今天舉出一例子來作為弟兄姊妹的鑒戒。去年有幾位作護士的姊妹找我交通，說到弟兄姊妹奉獻很多醫療器材和藥品，都沒一個固定的地方放。山上需要一間醫療室，一方面可放置這些器材及醫藥，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們若身體不適，也有個地方休養，照顧和服事比較方便、周到。我覺得這些建議很不錯，就交通與神的僕人，並且建議把以前搭給愛芳姊妹、志福弟兄的小木屋整理出來作為醫療室。神僕人說很好。既然神僕人答應了，我就在早禱會後報告出來，請陳秋晃弟兄製作床和架子，好把醫藥器材、藥品搬進去。陳弟兄把這工作做好後，我告訴護士姊妹把一切醫療用品搬進去。結果講了幾次都沒動靜。我感到很納悶，就再對陳壁姊妹說。我發覺陳壁姊妹好像有難言之隱，便再問她究竟怎麼回事？她吞吞吐吐，最後

告訴我說，地點、房屋都改變了，不用那棟木屋作醫療室了。我心中感到很納悶，這件事我曾與神僕人交通過，神僕人也答應了，是誰又向他建議而改變了呢？改了也該告訴我一聲。我裡面真有點過不去，就不像米非波設。我心想：以後還要不要替神的僕人分擔擔子呢？還要不要向神的僕人建議呢？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改了我也沒有話說，但我與你交通好了，你也答應了，為什麼又推翻了呢？我嘴裡雖沒有說出來，但裡面對這件事過不去，落在己裡。我也明知這是主量給我的功課，但要衝過去還真不容易。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跟神僕人提到這件事。你想神僕人怎麼說？他說：「畢弟兄，這件事我非常虧欠，我把這件事忘記了，有人向我提議愛芳姊妹的木屋另作他用，所以就把原計劃改了。」我聽了神僕人這樣講，反而覺得很羞愧。原來有時神感動祂僕人講一些話，做一些事，不合乎我們的觀念，都有主的美意，為的是要叫我們裡面的大痲瘋發出來，顯出我們老己的醜陋，好拯救我們脫離己生命。所以我覺得米非波設這個人生命相當豐盛。若照著人的眼光來衡量，大衛在這件事上真是不公、不義、不明亮；但從屬靈眼光來看，是神考驗米非波設。米非波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洗巴藐視、欺哄、讒毀在前，被大衛誤會、責問、不公處置於後；然而他在信服時代器皿的處理上考了一百分，蒙了大恩。

大衛是位念舊又知恩必報的人，因為約拿單在他身上有恩，曾幫助過他逃亡，他與約拿單立過約，他對這事念念不忘。掃羅家遭報滅亡後，他就一直查訪約拿單的後裔，在得知約拿單還有一個瘸腿的兒子後，就把他接到耶路撒冷，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和自己同桌吃飯。米非波設說：「王啊，我不過是一條死狗。」這句話不簡單，他對自己沒有任何估價。這

是一條蒙恩的道路，今天我們在神面前若是不能蒙恩，那是我們對自己還有估價。今天世人都是以自己的財富、地位、權勢為可誇的，因他們有智慧、才幹，有品德、修養，所以把自己估價得非常高，以致很難接受神的救恩。米非波設對自己毫無估價，這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弟兄姊妹，有能力、有才幹、有智慧很好，這都是主的恩典，但你若把這些作為你的依恃，你就不能被神使用。你以為依靠這些就可以事奉神嗎？這一切都是蘆葦的兵器，毫無價值；但是若存著感恩的心，把這些獻給神，那就不一樣了。我們在神面前看自己如同死狗，就會越發卑微，當你蒙恩的時候，就會特別感恩。歷史上那些被神重用的僕人都有一個共同之點，都是在神面前自卑，對自己毫無估價。我們首先看摩西，他說：我算什麼。這句話就是對自己毫無估價。『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因為耶和華聽見你們向祂所發的怨言了。我們算什麼，你們竟向我們發怨言呢？』摩西又說：『耶和華晚上必給你們肉吃，早晨必給你們食物得飽；因為你們向耶和華發的怨言，祂都聽見了。我們算什麼，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乃是向耶和華發的。』」（出十六：7／8）我們常常以為自己算什麼，總以為自己有一套；不但對自己有估價，還估價得很高，這樣很難被神重用。大衛同樣對自己毫無估價：「以色列王出來要尋找誰呢？追趕誰呢？不過追趕一條死狗，一個虻就是了。」（撒廿四：14）就著我們來看，大衛實在是位了不起的君王；他曾殺死巨人歌利亞，有「大衛殺死萬萬」的美譽。但他看自己如何？只不過是一條死狗，一個虻。這叫我們大蒙光照。使徒保羅亦復如此：「保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林前三：5）神的使女江姊妹曾說：「我

除了知道我是個女人和神的旨意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嚴格講起來，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們連死狗也不如，我們所該受的是陰間和硫磺火湖的刑罰；然而我們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姊妹，這些屬靈的偉人不是自表謙卑，他們是在神面前卑微，看自己一無所有。他們人算不得什麼，但他們那個職分真算得了什麼。若說一個人算得了什麼，那是指他的職分；若說這個人算不了什麼，是指他的本身。我們不能說：你保羅算什麼？摩西算什麼？現在有人說神的僕人洪以利亞算什麼；聚會所中有人說姓洪的吃幾碗飯，幾斤幾兩重，他們都清楚。他們憑肉眼看人，就低估神所揀選的，卻高估自己，以致在主面前不能蒙恩典。所以我們不但不能看神所膏立的這個人算不得什麼，還要完全放下對自己的估價。

米非波設在大衛面前看他和他的家是該死的，因為他祖掃羅曾經追殺大衛，又殺了挪伯全城的人和祭司。這個家實在是該死的，他今天還能活著，這是王的恩典，是王的寬恕。這次受膏者流亡到曠野，他不能跟隨大衛，大衛這樣恩待他，他卻使大衛傷心，所以他也認為自己是該死的。我們從這裡看見，米非波設這個人肉身殘廢，靈卻不殘廢；他的外表雖然不美，但是靈相當的美。我們今天也應當向著罪、向著世界、向著自己，看自己是已死的。其實我們原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們若看見我們原來的地位和光景，就不能不感恩。米非波設他的外面沒有什麼，但他生命的豐盛與靈的美，實在值得我們效法。但願我們在這個人身上學到我們當學的功課，放下對自己的估價，與受膏者同受患難，寧願捨去一切，以得著耶穌基督為至寶。

米非波設 (三)

(1990.10.31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瘸腿、謙卑、蒙恩

米非波設本來是該死、該滅亡的，因為他是掃羅家的人。掃羅家在神的眼目中實在是罪大惡極，所以神的審判和擊打臨到時，掃羅家非常悲慘。「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要照神的慈愛恩待他。」(撒下九：3)從大衛這句話你就知道掃羅家多麼悲慘，幾乎全滅。米非波設是掃羅的孫子，應該不會例外。然而我們在聖經裡卻看見他格外地蒙恩憐，不但沒有被殺，還得了大衛王的恩寵。洗巴對王說：「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瘸腿的。」大衛便召米非波設來，賜還他田地，又讓他與自己同席吃飯。米非波設為什麼會蒙這麼大的恩典？當然，恩典是從神來的；大衛那句話表明恩典是從神的慈愛而來。神要恩待、憐憫米非波設，所以米非波設就有那蒙恩典的基礎。而米非波設又怎配來蒙這恩典呢？就著他的遭遇來看，實在是非常不幸，五歲之稚就遭到這麼大的家庭變故，一下子從掃羅王的孫子變作被殺的對象。這還不算，當他的祖父和父親被殺身亡的消息傳來，他的乳母抱著他逃跑，因跑得太急，他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參撒下四：4)然而，這個瘸腿反而成了米非波設蒙恩典的條件。我就想到雅各瘸腿以前，跟神摔跤，神差一點都輸給他。當然神絕對不會輸的，但是天然人的肉體就是那麼厲害；墮落的天然人一蠻起來、硬起來，誰都沒他辦法。但感謝神，神要憐憫、要恩待的，就會讓他成為瘸腿。雅各若是不瘸腿，就不能成為以色列；這種瘸腿的慘痛經歷，卻成為他彰

顯神的尊榮、承受神祝福的條件。

許多時候為什麼我們很難蒙恩典？因為我們太完全了，腿太健壯了，不是瘸腿的，可以到處跑，無所不能，樣樣精通。所以神非打斷我們的腿不可。主耶穌向來施恩的道路就是這樣，要叫你成為瘸腿的；不但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好難看，甚至連行動都困難，要行動就得人幫助。當你行走的力量完全沒有了，必須依靠工具才能行動時，你非謙卑不可。這個瘸腿不是裝得來的，而是一種切身的經歷。有時候我發覺有些人假裝瘸腿，還裝得滿像的。這些假瘸的人，有一天他的本相露出來時，真是可怕！他會告訴你：「你真以為我瘸腿啊？我是裝的！現在抬起來給你看看！誰能與我相比：誰比我跑得快，誰能比我站得穩？」當他裝瘸的時候，會說：「我是軟弱的、敗壞的，我一無所有，實在是貧窮、可憐……。」但是這些話他自己講可以，別人不能說的。不相信，你點他一下看看，他裡頭立刻就會翻了；你若是點得重一點，他還會立刻反擊你。弟兄姊妹，真正的瘸腿才有真正的謙卑。當我們的腿沒有被打斷時，裝起瘸腿來，好難過的。今天，神總是盼望我們在祂的手中製造到一個地步，真是瘸腿了，這時，神的恩典才會真正臨到我們。

認識己的無能、無有

一個人對自己若是沒有認識到一個地步：我實在是什麼都不能、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沒有，神的恩典就不會臨到，這是神向來施恩的道路。像摩西前四十年，那麼有本事，神的恩典沒有辦法在他身上彰顯出來。必須要經過四十年的曠野，到八十歲，他覺得完了，這時，神的恩典才會在他身上顯得豐滿。

米非波設就是站在這樣一個癱腿的又是死人的地位上，所以他蒙恩，能經得起各樣的考驗，能對臨到他的一切環境毫無怨尤。我們許多時候就是缺乏這個光，總覺得像我這樣，絕對配來蒙恩典，若是神不向我施恩典，那是神太沒有眼光了。凡是有這樣想法、這樣感覺的，都是沒有被神作過工的，都不是一個癱腿的人。米非波設受到大衛這樣恩寵的時候，他說：「僕人算什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然蒙王這樣眷顧！」他又說：「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為死人。」這些話有時候我們也會講。但你是不是真的像死人一樣？你若真是看自己像死狗一般不值錢，像死人一樣只配死，你就真認識現在你能夠活著，那是神極大的恩典；不是你有什麼功德叫你配活下去，完全是神的憐憫。米非波設深知他本來是該死的，所以他一直站在死的地位上，因此就能經得起各樣的考驗，不會受到環境的影響，也不會怨天尤人。按理來說，他可能會想：「今天我們掃羅家有這個下場，都是大衛造成的，總有一天我要報復。雖然現在大衛叫我跟他同桌吃飯，但掃羅家的仇我不能不報。」米非波設裡頭沒有這個意念，因為他知道，按著我的祖父對大衛所行的，在神面前實在該死，所以我沒有怨尤；我雖然因著逃難成為癱腿，然而神沒有把我的氣息收回去，實在是神的憐憫，所以我只有感恩。我們太有什麼，太算得什麼，太是什麼，就很難安息，很難跟環境、跟人和諧，一直會跟人過不去，總覺得人虧待了我：我所以會這樣，都是誰的緣故。若不是誰，我也不會這樣。這一股恨是沒有辦法消，直到主耶穌再來，還要牢牢記住。弟兄姊妹，我們多麼缺乏真正與基督同死的經歷，所以許多時候滿了怨尤，跟這個過不去，跟那個過不去，無形中就失落了許多恩典。

站在死的地位上 不畏萬難，忠心到底

米非波設站在死的地位上，就能夠不畏一切的環境而忠心到底。這件事從大衛王逃亡後可以看出來。米非波設自從大衛離開耶路撒冷，就沒有修腳、剃鬚鬚，也沒有洗衣服。這件事不光是衣服髒臭、皮膚發癢不舒服而已，更嚴重的是，隨時會送命的。他是跟大衛王一同吃飯的，押沙龍一定會注意他的一舉一動。他在押沙龍面前，腳沒有修，鬚鬚沒有剃，衣服沒有洗，真是太明顯了。若是押沙龍查問起來，他連狡辯的機會都沒有，只能說：「因為大衛王不在，所以我悶悶不樂，吃不下飯，也沒有心情剃鬚鬚、洗衣服。」米非波設用行動表明他對大衛王身上那個膏的尊重，表明他的心傾向大衛、愛慕大衛，與大衛一同飄流、一同受患難。在押沙龍背叛聲勢這麼浩大的時候，他能夠拿出這種實際的行動來，實在不簡單，一方面表明他對大衛的敬愛，另一面也說出他對押沙龍的恨惡。這是一種要命的行動，卻也是一種信心的表現，絕對不是單憑嘴巴說說而已，是必須天天背十字架與基督同死才做得出來的。

今天好多所謂愛主的基督徒來到錫安山，聽到可彰弟兄說到錫安聖山、新約教會被國民黨迫害的情形，他們會說：「國民黨實在可惡，實在不該這樣對待你們。」好！實在是可惡，那你們應該起來對付國民黨啊！他們卻不敢，而且很坦白地說：「像你們這種看板，你們敢寫，我們連看都不敢看。」不敢指責罪惡，這是什麼愛主？不能對付邪惡，怎能為主發光？發什麼光？最近可能是因著新約教會的行動啟發了他們的良知，在立法院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斥責國民黨是狗官、賣國賊。但這個起

碼落伍了好幾年，新約教會早就高舉看板、大聲宣告國民黨是狗奴才，是犬類惡黨。感謝神，今天神讓我們實實際際站在死的地位上，而不是光在嘴巴說：主啊，我不配，我是一隻死狗……弟兄姊妹，你若真是死了，還會怕這怕那嗎？人稍微輕看、藐視你一下，你還會過不去嗎？死人還會過不去，還會發脾氣？你若是死人，就是把你的眼睛挖出來，你都不會叫的。所以，米非波設這樣的表現，的的確確是一種不怕死的表現。他不怕死，乃因他認定自己彷彿已死；已經死了的人就不怕死了。可見，要不怕死，就得死；真死了，就不怕死。一個真正站在死的地位上的人，因著不怕死，就成了最剛強的人，最終的勝利是屬於他的。

與人完全無爭 只求受膏者平安回來

洗巴欺騙大衛，大衛就把掃羅家的財產統統給了洗巴。後來米非波設把事實過程講出來，大衛才知道洗巴真是可惡，這麼詭詐，竟然背叛了他的主人，又欺騙王，就對米非波設說：「好吧，你跟洗巴平分財產。」到底米非波設是不是站在死的地位上，是不是看自己像死狗一樣，這個時候都會考驗出來的。米非波設說：「只要王平平安安回來，我什麼都可以不要。」這是告訴我們，一個真正站在死的地位上的人，除了主以外，沒有什麼貪求。因為既是死人，或者說，將要死了，還得那麼多產業作什麼？你還有這個貪求、那個貪求，證明你還沒有死，證明你不夠實際站在死的地位上，你就經不起大衛這樣的安排、處理。那一天英敏姊妹講得很有意思，她說大衛乃是神所膏立的王，神所膏立的王怎麼作事這樣糊塗，那麼容易受

騙？洗巴一說，你就聽了，就把掃羅家產都賜給了他。眼睛那麼不明亮，那麼沒有屬靈的鼻子，連洗巴這個欺騙的靈你都分辨不出來。那現在你算是明白了，應該公平處理，把財產全部收回來，還給米非波設，還要追究洗巴才對。但是大衛並沒有那樣做，居然叫米非波設跟洗巴均分財產；這似乎太不公平了。假若你我是米非波設，恐怕要跟大衛翻臉了：那裡有公正？那裡有公道？大衛，你是神的受膏者，我一切的指望都在於你，你卻這樣不公平，那我還有什麼指望？我這一輩子瘸腿跟隨你，你飄流的日子，我不修腳、不剃鬍鬚，衣服也不洗，髒得要死，冒著生命的危險來愛你、敬重你，等你回來……。唉，白等了！算了，算了！但米非波設沒有這樣，因為他實實在在是認識自己只是像死狗一般，所以他沒有什麼貪求。他唯一的盼望就是受膏者平平安安的回來；只要大衛平平安安的回來，他什麼都不要，財產統統給洗巴都可以。這不是作秀給人看的，他的的確確就是這麼一回事。他是時時刻刻站在死的地位上，所以他就可以什麼都不要，也可以什麼都不怕。

在我們事奉神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的考驗，有的考驗臨到，會叫我們害怕；一怕就會降低神的標準，就會偏離異象，甚至失落異象。我們有一首詩歌說：「真理絕不妥協，正義絕不讓步。」但是一懼怕、一顧慮，立刻就會妥協、讓步。最近，我們有一位弟兄去辦一件事情，承辦人員看到送去的文件上有兩句話——新約教會同神掌權，結束人治，就說這八個字太敏感了，要劃掉。辦事的弟兄說「同掌神權」是聖經的真理，就拿出聖經來跟他爭辯。那個人看了，的確是聖經裡頭有的，就說：「那就好了，但下面那個『結束人治』是將來的事，你們現在說結束人治，那我們國民黨統治也要被結束，太敏感

了！」這位弟兄竟然同意，就把「結束人治」四個字劃掉。我聽了以後，真是發火。為什麼「同掌神權」可以留下，「結束人治」就要劃掉？糊塗！他說結束人治是將來的事，現在還沒有結束；我說：就是因為現在還沒有結束，所以才要結束它！必須人治結束了，新約教會才算完成任務。到底結束人治是現在的事，還是將來的事？我們來看聖經：「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約十二：31）現代中文譯本說：「現在這世界要受審判，現在世上的統治者要被推翻。」聖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說是「現在」；結束人治是現在的事，不是將來的事。我們對這些真理信息不但要有準確、明亮的認識，還要有屬靈的膽量來接受這些真理信息，更要拿出行動將這些真理表明出來。你為什麼膽怯？為什麼懼怕？為什麼把「結束人治」劃掉？我覺得這還不是對真理講究的問題，也不是認識不認識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怕——怕難！怕死！我對那位弟兄說：我們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啦，主耶穌在世才三十三年，我們已經夠本了，還怕什麼死？怕死就不能事奉神，怕死就不能為神作見證，怕死就不能與時代器皿同心同靈、同生死共患難，怕死就不能得著神的恩典與賞賜。

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能夠效法米非波設，從靈裡認識我們本是該死的，今天還能夠活著，完全是神的憐憫。我既然是早就該死的，如今蒙了神的憐憫才活著，我願意全然獻上，不再為自己活著，只為神和神的旨意活著。除了神的旨意成就以外，我沒有什麼貪圖。只要神的旨意成就，我什麼都可以不要；不要說把我當得的分一半分給別人，全部給別人都可以。一個真正與主同死，站在死的地位，看自己如死狗的人，不會與人爭這爭那，要爭只爭神的旨意，只爭遵行神的旨意。這就

是我們在河灘飄流的時候所擺出的見証——不爭名，不爭利，只爭真理和公義！頭可斷，血可流，不回錫安誓不休！這就是米非波設的心志、米非波設的靈、米非波設的見証。願我們能夠蒙到他這一種的恩典，擺出這一種的見証。

亞瑪撒

亞瑪撒 (一)

(1990.11.3錫安山早禱會同工陳金美姊妹交通)

「耶西有七個兒子，按長幼次序是：以利押、亞比拿達、示米亞、拿坦業、拉代、阿鮮、大衛。耶西有兩個女兒——洗魯雅和亞比該。耶西的女兒洗魯雅有三個兒子——亞比篩、約押、亞撒黑。耶西另外一個女兒亞比該嫁給以實瑪利人益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亞瑪撒。」(代上二：13 / 17 現代中文譯本) 這段聖經告訴我們亞瑪撒是大衛的姊姊亞比該的兒子，也就是大衛的外甥。

「有一次，便雅憫和猶大支族當中，有一群人到大衛的要塞投奔他。大衛出去迎接他們，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作盟友來幫助我，我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陣營；我無意傷害你們。如果你們想把我出賣給我的敵人，我們祖宗的神會知道，他要懲罰你們。』神的靈感動他們當中的亞瑪撒（後來他成為『三十勇士』的首領），他喊著說：大衛啊，我們是你的人！耶西的兒子啊，我們站在你這邊！祝你和你的盟友都成功！你的神是你的幫助。大衛歡迎他們，派他們在他軍隊裡當軍官。」(代上十二：16 / 18 現代中文譯本) 這時的亞瑪撒是一位明亮的器皿，有異象、有開啟，認識大衛是神的受膏者。當大衛殺死非利士人歌利亞的時候，婦女們迎接大衛，歌唱：大衛殺死萬萬，掃羅殺死千千。這件事轟動整個以色列，亞瑪撒看見大衛有那麼驚人的成功，就摸到大衛成功的秘訣，就是：神幫助他。亞瑪撒看準了這一點，才能在那麼危險的關鍵時刻，和三十個勇士前去投奔大衛，要幫助大衛攻擊群賊，殺滅仇敵，將被神廢棄

的掃羅的王位奪回來，歸給大衛；他相信這事一定會成功。在這末後的時代，新約教會經過許多的爭戰、患難，我們手無寸鐵，無所依恃，但因著我們歸於今日大衛，站在他這邊，神就幫助我們。這幾年我們與暴君蔣家王朝、暴政國民惡黨爭戰，神都使我們得勝成功。無論我們到總統府、到警備總部、到外交部或到行政院盡職事，展揚萬民大旗，擺出審判蔣家王朝、國民黨的看板，在人看來很冒險，不是被抓，就是被關。但因幫助大衛的神與我們同在，使我們成功、得勝，就叫外邦人稱讚新約教會「讚」、「勇」！有一次我們盡職事回來，半路遇見一群人迎著我們來，走近我們福音車旁邊，與我們握手，高喊著說：「新約教會萬歲！」主的名大得榮耀。

「押沙龍立亞瑪撒作元帥，代替約押。亞瑪撒是以實瑪利人以特拉的兒子。以特拉曾與拿轄的女兒亞比該親近；這亞比該與約押的母親洗魯雅是姊妹。」（撒下十七：25）當押沙龍背叛他父親大衛，搶奪王位時，大衛帶著全家和臣僕逃難。亞瑪撒沒有跟隨大衛，卻成為背叛者押沙龍的元帥。昔日是何等明亮，如今又是何等糊塗，這誠然是我們的警戒。我們走這一條道路，對異象、對神受膏者的認識，是一生一世的功課。己生命不對付，不謙卑、不順服，就會靈裡糊塗、偏差。想到聖靈重建新約教會，從神使女江姊妹的時代到主僕洪弟兄的時代，不少事變發生。像范某、陳某、張某，都曾是明亮的器皿、帶領的人物，我們很喜歡聽他們釋放信息，想不到一個個都背道了。

「也要對亞瑪撒說：『你不是我的骨肉嗎？我若不立你替約押常作元帥，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如此就挽回猶大眾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們便打發人去見王，說：『請王和王的

一切臣僕回來。』」（撒下十九：13／14）亞瑪撒跟著背叛者押沙龍，而且作他的元帥，直到押沙龍死。但大衛沒有棄絕亞瑪撒，仍顧念亞瑪撒是他的親骨肉，是曾經幫助他得國的勇士，便立他作元帥，代替約押。猶大眾人的心就被挽回，立刻打發人請大衛王和臣僕回來。這點我也用生命經歷過時代器皿江姊妹如此寬廣接納的度量。

當我從公會宗派歸回新約教會時，生命大有轉變：以前在公會宗派是那麼軟弱、無力，領受江姊妹所傳的真道後，整個人活了，變得剛強有力，火熱愛主。我看了江姊妹所敬錄的書籍，知道江姊妹是神揀選的時代首領，就決意從宗派分別出來，跟隨江姊妹。當時我在嘉義，陳某等幾個牧師也從宗派分別出來；我們就一起聚會，效法江姊妹禁食禱告服事主。那時候我還不會分辨屬靈的事，就跟著陳某。江姊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份來台開特會，我們都去參加了。回嘉義之後，陳某得著所謂神的啟示，說：「神不使用江姊妹，她的病越來越重。神要另外揀選一班人，在禱告時，名單都出來了。」他叫我跟他們走，我就如此離開神使女江姊妹。經過兩、三個月，有個彭某先離開回台南，就剩下我們幾個人，越弄越苦。我開始醒過來，便告訴陳某，我要回新約教會。當我不怕丟臉，毅然回頭，認罪悔改時，江姊妹沒有棄絕我，還是接納我。經過這麼厲害的破碎，我對使徒職分才有開啟性的認識。

「王對亞瑪撒說：『你要在三日之內將猶大人招聚了來，你也回到這裡來。』亞瑪撒就去招聚猶太人，卻耽延過了王所限的日期。」（撒下二十：4／5）大衛消滅背叛勢力，重返耶路撒冷，不計前仇立了亞瑪撒作元帥，為要重用他。但他不照著受膏者大衛的吩咐，在三日之內將猶大人招聚到大衛這裡來，

說出亞瑪撒對神受膏者的話無所謂，不以為然，這是他的致命傷。神就無法使用他，他甚至還因此喪命，這是我們的鑑戒。當時大衛的心非常焦慮，因為押沙龍雖然死了，一股背叛的權勢消滅了，但是另一股背叛的勢力又起來。便雅憫人比基利的兒子示巴吹角說：「我們與大衛無分，與耶西的兒子無涉。以色列人哪，你們各回各家去罷！」於是以色列人都離開大衛，跟隨示巴。大衛吩咐亞比篩說：「現在恐怕比基利的兒子示巴加害於我們比押沙龍更甚；你要帶領你主的僕人追趕他，免得他得了堅固城，躲避我們。」（參撒下廿：1 / 2、6）可是在這個緊要關頭，亞瑪撒糊裡糊塗，摸不到受膏者大衛的感覺，不能與大衛一同爭戰，以致注定滅亡。

在爭戰的日子，神不斷興起環境來考驗我們。我想到星島戰役，四十多位弟兄姊妹在李光耀邪惡政權迫害之下整體坐黑牢。神的僕人洪弟兄雖然人在錫安山，心卻是在新加坡，掛念著坐黑牢的弟兄姊妹，負擔沉重，晝夜擺上禱告。神聽祂僕人的禱告，擊打李光耀，使在台灣受訓的星兵，在高雄地下街搶劫。國民黨的警察去處理案件，被星兵打傷，卻不敢抓星兵法辦。神打得好，可說是一石兩鳥。這是我們南部眾教會盡職事的好機會。我們卻是慢了半拍，應該主日上午就去盡職事，卻拖延到下午才招聚南部各支派出發。靈不儆醒，不能滿足神的心，使主僕人心裡焦急。又有一次，高雄過港隧道開放通車，當天全省各地的人潮都擁進高雄來參觀，我們就有負擔去盡職事。南部十幾輛福音車裝看板，插上萬民大旗，用擴音器宣告，陣容浩大、雄壯威武。我駕的福音車在前面帶路。駛到隧道中時，我的福音車輪胎被鐵釘砸破，立刻停下來，換輪胎。因著自私的己生命作祟，我只想到我的福音車要拍錄影，以致

不能進到神僕人的感覺，沒有顧到整體，沒有請後面的福音車先上岸，拖延了約半小時，給仇敵留下攻擊的把柄。國民黨迫害新約教會無孔不入，抓住這個漏洞，大作文章，毀謗新約教會。大家看了報紙很生氣，神僕人更是痛心憤怒。那是我惹的禍，我羞愧到極點。藉這些失敗，神調整我的靈，使我學習生命的功課，要進入受膏者的感覺，敬重他身上的膏，對受膏者的吩咐要百分之百的信服、持守、遵行，才能成就神的旨意。

「約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並所有的勇士，都跟著亞比篩，從耶路撒冷出去追趕比基利的兒子示巴。他們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裡，亞瑪撒來迎接他們。那時約押穿著戰衣，腰束佩刀的帶子，刀在鞘內；約押前行，刀從鞘內掉出來。約押左手拾起刀來，對亞瑪撒說：『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亞瑪撒的鬍子，要與他親嘴。亞瑪撒沒有防備約押手裡所拿的刀；約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腸子流在地上，沒有再刺他，就死了。」（撒下廿：7／10）大衛要亞瑪撒招聚猶大人到他這裡，亞瑪撒偏偏到基遍的大磐石那裡迎接約押。這說出亞瑪撒對神的受膏者不順服，靈裡糊塗、鬆鬆懈懈，沒有防備的靈。不信服受膏者，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不但沒有保障，結果反而闖禍被殺了。約押殺死以色列的元帥押尼珥，這是前車之鑑，亞瑪撒應該知道他的表兄約押是個嫉妒、陰險、詭計多端的人物。他卻沒有受警惕，乃因偏離神的受膏者，以致落到最悲慘的結局。

在爭戰的日子，神的僕人時常教導我們要做醒，要有辨別的靈，要防備仇敵。當仇敵像吼叫的獅子露出猙獰的面目來迫害我們，如搶看板，打我們時，我們就會拚命爭戰；但仇敵裝作光明的天使，如同披著羊皮的狼，若沒有辨別的靈，就不容

易提防了。

神的僕人從小林河灘被趕散後，就飄流到高雄。此後，高雄教會整個屬靈的氣氛大不一樣；因神的受膏者在高雄，神的寶座就出現在高雄。那時常常有人來。有的說：「我是聚會所的。」「我是長老會的。」有的說：「我是慕道來的，看到你們的遭遇，我很受感動。」我們看見他們這麼渴慕，就拚命交付真道。他們也跟著認罪、悔改，接受聖靈浸，又受水浸。那時我們好高興，以為主把得救的人數加給我們了。但有一天，神的僕人說：「爭戰的日子要儆醒，要防備仇敵，這時候會有好多職業基督徒來上班。」我聽到這話，如同被打了一棒，才受警惕，才知道沒有防備的靈，怎能看守羊群，看守神的見證？因著神僕人多方的教導與幫助，我願意謙卑、仆倒，好好的學功課，慢慢的觀察，就看見這些新進來與我們一同聚會，一同去小林河灘，也與我們一同拿看板的，竟和小林河灘那些便衣是一夥的，是國民黨派來上班的，全是豺狼，是惡黨犬類。我每次看到這些人都非常憤怒，向他們發判語，求主咒詛他們。其中有一隻狗，就患了絕症——胃癌。惡人果然遭神審判咒詛了！

感謝主，只要我們專心追隨神的受膏者，以他的感覺為是，神就會使我們有與受膏者一般的辨別的靈，就能夠毀滅仇敵，將仇敵置於死地。不是我們死在仇敵的手中，乃是仇敵死在我們眼前；不是我們被殺，乃是我們起來擊殺仇敵。請看兩處聖經。「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太七：15）「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腓三：2）我們要防備假先知，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而這防備的靈乃是

從積極信服、奉行時代器皿的感覺而來的。願我們都被神訓練裝備，好配備給今日的大衛，與他同心，結束人治，打碎人國，實現神國。A們！

亞瑪撒 (二)

—— 亞瑪撒之死 ——

(1990.11.5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我們以前也曾交通過聖經人物，但像這半年多來神的僕人如此有系統地要同工們來交通，還是空前的。這件事情非常有意義。神的僕人把這些古人介紹給我們，乃是要我們以古鑑今，一方面發掘他們的屬靈美德，作為我們的榜樣；找出他們在神面前蒙恩典的關鍵，以為我們的典範。另一方面，看出他們的殘缺和軟弱，以及他們在神面前不蒙恩的光景，好成為我們的鑑戒。中國人講「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惡者而改之。」就是這個道理。

請讀經：歷代志上二章十三至十七節，十二章十六至十八節；撒母耳記下十七章廿四至廿六節，十九章十三節，廿章四節、七至十節。

「耶西生長子以利押，次子亞比拿達，三子示米亞，四子拿坦業，五子拉代，六子阿鮮，七子大衛。他們的姊妹是洗魯雅和亞比該。洗魯雅的兒子是亞比篩、約押、亞撒黑，共三人。亞比該生亞瑪撒；亞瑪撒的父親是以實瑪利人益帖。」(代上二：13 / 17) 亞瑪撒的身世很特別，他的父親是以實瑪利人，但他的母親亞比該卻是耶西的女兒，大衛的姐姐。所以亞瑪撒是以實瑪利人和猶太人的混血。就著神的選民來說，這個婚姻是不正常的，原來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為妻，也不可嫁給外邦人。但是亞比該這猶太人竟然和以色列的世仇以實瑪利人益帖結婚，生了亞瑪撒。神選民的純淨血統被

玷污了；這被揀選的族類有了攙雜，這是相當惹神發怒的。當然，這個責任不在亞瑪撒身上。只是這婚姻開始是個錯誤，是個咒詛，自然種下了悲哀的結局。

「那時神的靈感動那三十個勇士的首領亞瑪撒，他就說：大衛啊，我們是歸於你的！耶西的兒子啊，我們是幫助你的！願你平平安安，願幫助你的也都平安！因為你的神幫助你。大衛就收留他們，立他們作軍長。」（代上十二：18）這段話實在相當明亮，我們在舊約聖經上還很少看見這樣開啟性的話，今天來唸，猶深深覺得實在是格言，是至理名言。可見亞瑪撒對受膏者是有開啟性認識的。他一開始實在明亮，可以說是一鳴驚人。他說：大衛，我們是歸於你的，在現代中文譯本譯成「我們是你的人」。什麼叫作我們是歸於你的，我們是你的人？也就是說，我們把自己獻給你大衛，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你大衛。正如使徒保羅所講的：照著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獻給（歸附）我們。他又說：我們是來幫助你大衛，是站在你大衛這一邊，是來幫助你大衛得國的。幫助大衛建立以色列國，正是建立神所要建立的國度。他是來幫助這位神的受膏者，是來與他同心同靈，為這個神要建立的國度爭戰的。這些正是我們今天對受膏者所要講的話。弟兄姊妹，神要我們歸附這個人，是來幫助這個人得國，就是要催成耶穌基督統治的宇宙和平國。我們把自己獻給這個人，與這個人一同爭戰，將來必與他一同得國。亞瑪撒認識那時代的使命和託付是在大衛身上，他清楚知道神幫助大衛，神站在大衛的那一邊，神的膏在大衛身上。他的認識是那麼清楚、明亮。願大衛平安，願幫助大衛的也平安，這些話以後都一一應驗了——大衛果然得國了，大衛是平安的，所有幫助大衛的也都平安。

然而，我們不僅是聽一個人所講的話，也要看他的行為：要觀察他所講的他有沒有去實行，他開出去的支票有沒有兌現？很可惜，亞瑪撒心志不堅，到了晚年竟然變了節。他原本是幫助大衛的，是歸大衛的，是大衛的人，最後竟幫助背叛大衛的押沙龍，歸從了他。「大衛到了瑪哈念，押沙龍和跟隨他的以色列人也都過了約但河。押沙龍立亞瑪撒作元帥，代替約押。亞瑪撒是以實瑪利人以特拉的兒子。以特拉曾與拿轄的女兒亞比該親近；這亞比該與約押的母親洗魯雅是姊妹。押沙龍和以色列人都安營在基列地。」（撒下十七：24 / 26）當押沙龍背叛，並追殺他的父親大衛時，作押沙龍元帥的竟是亞瑪撒。亞瑪撒前面那段話是那麼明亮，而今竟然是如此糊塗，臨危變節，以致晚節不保。我發覺這個人有點像國民黨的某些將領。國民黨以前有一個有名的將軍叫張治中，當他跟隨蔣介石的時候，他喊了三個口號：「我們只有一個國家——中華民國」，「我們只有一個主義——三民主義」，「我們只有一個領袖——蔣委員長」。那時許多人都佩服他能喊出這三句響亮的口號。這傢伙就靠著這三句口號飛黃騰達、升官發財。當大陸淪陷，國民黨快要撤守的時候，他倒向了毛澤東，又喊了同樣的三句口號，只是口號中的主角變了：「我們只有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只有一個主義——共產主義」，「我們只有一個領袖——毛主席」。他算是亞瑪撒的門徒了。亞瑪撒本來是大衛的勇士，竟然背叛了大衛，歸附了押沙龍，還作了押沙龍的元帥，意欲推翻大衛所建立的王國。所以說，我們不僅是聽一個人所講的話，也要觀察他的實際行為；我們看一個人，不僅看他的前半輩子，更要看他的後半輩子。一般人常會犯一個毛病，就是只聽人的話，卻不去看人的行為，以致常易

受騙。還有，對一個人若只看他前半輩子就驟下定論，卻忽略了他後半輩子，這個定論也很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在押沙龍叛國之前，亞瑪撒就死去，那他一生是值得嘉許的。因為他雖然看不出有赫赫之功，卻有一段投奔大衛的佳話。可惜他未曾死，反而在年老時突然變了節，前後判若兩人，以致不但不能流芳百世，反落得遺臭萬年。在中國也有這樣的例子：周公是良相，王莽則是個奸臣，然而兩個人早期的際遇卻是南轅北轍。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是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也就是說，這兩個人若只看他們前半輩子，那周公是個大惡人，王莽真是偉人，但從他們後半輩子的表現來看，周公在中國人眼中是聖人，王莽則是大奸大惡。所以我們看人一定要看後半輩子，一個人尚未蓋棺是不能論定的。

就著言行而論，人可歸納為幾種：有的人只說不做，有的人只做不說；有人先說後做，有的人先做後說；還有的人則邊做邊說。有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有人以言語來見證他的行為；有人以行為推翻他的言論。我說：只講不做，不如先講後做；先講後做，不如立講立做；立講立做又不如先做後講；先做後講又不如做了不講，以實際行動來代表言語，所以做了不講方為上乘。我們看見亞瑪撒這個人講了卻沒有貫徹到底，反而以他的卑劣行為推翻了他先前正確明亮的話語，因此他自己的話定了自己的罪。弟兄姊妹，我們先要估量，凡做不到的事，我們寧願不講，若講了一定要去做，甚至於做了也不必講。當初姓張的承接神使女江姊妹職事的時候，她敬錄了一本「荊棘火焰」，話語很明亮，相當有異象。結果怎麼樣？她也是亞瑪撒的徒弟，她的行為推翻了她所傳講的真道。她不但推翻

了自己所傳的真道，連江姊妹的異象也推翻了，所以她所傳的就定了她自己的罪了。

亞瑪撒為什麼會前後判若兩人？你不覺得奇怪嗎？他講的是那麼明亮，做的卻是那麼無恥。這其中有它的原因，他身上有一個背道的根，這「背道的根」就是「己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不肯對付己生命，己生命遲早會成為背道的根，長出背道的枝，結出背道的果。你仔細讀聖經，就知道亞瑪撒跟大衛過不去，因他很可能不被大衛所重用。我們在歷代志上十一章大能勇士的名單中沒有看見亞瑪撒的名字，他不像大衛其他的大能勇士們，有赫赫之功，有威威之名。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亞瑪撒打過一場得勝美仗，也沒有看見他做過一件很出眾的事情，就是那麼庸庸碌碌。大衛當然看得很清楚，所以一直不重用他。當押沙龍叛變的時候，所有大能勇士都跟大衛逃往曠野，唯獨亞瑪撒留在耶路撒冷，不跟從大衛。原來他留在耶路撒冷是有計劃的行動，是有預謀的。他跟押沙龍早有默契，等候押沙龍立他作元帥，不然他為什麼不走？押沙龍立他作元帥豈是偶然，豈是臨時起意？押沙龍之敢於叛變，必定是預先得著亞希多弗的策劃和亞瑪撒的軍力支持。押沙龍膽子很壯，正因有這兩個一文一武的人——亞希多弗足智多謀，亞瑪撒是勇士——撐腰。亞瑪撒從未被大衛重用而跟大衛過不去的這口氣埋藏在胸中已經很久，苦無機會報復。現在大衛的兒子起來了，正是個好機會，遂與押沙龍一拍即合，利用大衛的兒子來推翻大衛，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一下作元帥的虛榮，一伸鬱鬱不得之志。結果倒把自己的命斷送了，很可畏！

當押沙龍敗亡以後，大衛應該用軍法來查辦亞瑪撒才對，因他既投敵，又當了叛軍的元帥。但大衛不但沒有殺他，反拔

擢他作元帥，這誠然是史無前例。大衛為什麼會用一個背叛的人當元帥？令人費解。經過再三查考，我發覺這其中有大衛不得已的苦衷。我們看撒母耳記下十九章十一節到十四節：「大衛王差人去見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說：『你們當向猶大長老說：以色列眾人已經有話請王回宮，你們為什麼落在他們後頭呢？你們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為什麼在人後頭請王回來呢？也要對亞瑪撒說：你不是我的骨肉嗎？我若不立你替約押常作元帥，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如此就挽回猶大眾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們便打發人去見王，說：『請王和王的一切臣僕回來。』」當押沙龍敗亡以後，大衛和他的臣僕準備回耶路撒冷，此時以色列的眾支派都來迎王回宮，在歡迎行列中獨獨沒有猶大支派。嚴格說，猶大支派是大衛的骨肉兄弟，迎王回宮，應在眾支派之先才對。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原來背叛大衛最力的就是猶大支派，而亞瑪撒是元帥，所以領導猶大支派背叛的正是他。押沙龍敗亡後，猶大人不知怎麼辦，人心惶惶不定，亞瑪撒當更是恐懼戰兢。大衛惟恐再度發生變故，真是用心良苦，就藉著起用亞瑪撒以安撫猶大人，寬慰亞瑪撒，使不致再起波瀾，變生肘腋。所以他就打發人去告訴猶大人說：眾支派都歡迎王回宮，怎麼猶大兄弟反而沒有行動呢？大衛當然知道這關鍵在於亞瑪撒——猶大人不去迎接大衛，只要亞瑪撒一句話；只要亞瑪撒歸順，猶大支派就會跟隨，所以才立他作元帥。猶大人看見該死的亞瑪撒，大衛尚且沒有殺他，反立他作元帥，就放心了。所以當這個消息傳到耶路撒冷，猶大人馬上過河迎接王回宮。大衛立亞瑪撒作元帥，一方面為安撫猶大人，另一方面也是他心胸寬大，給亞瑪撒一個悔改的機會，再一方面則是要撤換約押。因為約押帶

給大衛的痛苦、轄制和威脅，遠超過亞瑪撒的背叛，尤其是在押沙龍的事上，大衛對約押更是痛心疾首，所以才下決心要撤換約押。雖然亞瑪撒背叛他，但在大衛眼中，約押比亞瑪撒更可惡。

大衛立亞瑪撒作元帥，原本希望他能戴罪立功。但大衛立他作元帥後賦予他的第一項任務，他一開始就出了大紕漏。「王對亞瑪撒說：『你要在三日之內將猶大人招聚了來，你也回到這裡來。』亞瑪撒就去招聚猶大人，卻耽延過了王所限的日期。大衛對亞比篩說：『現在恐怕比基利的兒子示巴加害於我們比押沙龍更甚。你要帶領你主的僕人追趕他，免得他得了堅固城，躲避我們。』約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並所有的勇士，都跟著亞比篩，從耶路撒冷出去追趕比基利的兒子示巴。他們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裡，亞瑪撒來迎接他們。」（撒下廿：4／8）當押沙龍叛變平定之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示巴率眾叛亂，聲勢浩大，情勢十分危急。大衛命令亞瑪撒趕快招聚猶大人，於三日之內到他這裡來。像這樣急加星火的大事，亞瑪撒竟然過了期限，延誤了動員召集令，貽誤戎機。大衛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再命令亞比篩率領約押的軍隊，追趕示巴。亞瑪撒不但貽誤了戎機，耽延了時間，他更沒有遵照大衛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反逕往基遍去迎接亞比篩和約押的軍隊。由此可見這個人是不束腰帶，不設防，鬆鬆懈懈，大小事都是無所謂的；這種拖拖拉拉、馬馬虎虎的性格不但不能承擔大任，反而惹來殺身之禍。

亞瑪撒把受膏者的話當作耳邊風，對受膏者的話反應是那麼輕忽無所謂，以致種下禍因。我們今天對受膏者的話反應又如何？值得深思。在大衛的陣營中有許多大能勇士，他們對大

衛話語的反應都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種就是對受膏者的話，視同神的命令。這班勇士看受膏者的命令過於自己的生命，用他們的生命去執行這個命令。一次，大衛也許離家太久，十分想念伯利恆，便渴想說：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這話講出來之後，眾勇士都沒有反應，但其中有三個勇士對受膏者的話反應迥然不同。這三人冒著生命的危險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到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他們對受膏者的每一句話是那麼重視，視同神的命令，反應是那麼積極，謹守遵行——命令如同生命，為了奉行受膏者的命令，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以這三個勇士所做的記載在聖經上，於今讀起來仍令人讚不絕口。這是最蒙恩，也是最值得我們效法的。第二種勇士則是看受膏者的話如一般長官的命令，也就是看為人的命令。他們也努力去執行命令，但做到什麼程度就不一定了，端視當時的環境和他自己的能力與意願而定。就如約押，有一次大衛命令他去攻打亞捫人，他率領軍兵去爭戰。這一仗果然打勝了，但是，執行不徹底，未殲滅敵人，以致縱虎歸山。亞捫人果然很快整兵再犯，危害以色列人，逼使大衛御駕親征，才制伏了亞捫人。這就是第二種人的反應：因循敷衍，隨從自己的意思，只求應付了事。還有一種人就像亞瑪撒，把受膏者的話當作耳邊風，無足輕重，反應是輕輕忽忽，視受膏者的要事如同兒戲，大衛焦急，他不焦急。貽誤戎機，耽延時間，不遵命及時回到耶路撒冷交差，在他來講，是一概無所謂。這種藐視、輕看受膏者的靈最惹神忿怒，所以大衛雖然沒有殺他，但至高神不容他再活下去。藐視受膏者的話是何等嚴肅啊！

亞瑪撒背叛大衛，大衛寬容他。現在軍事緊急，他竟然又

違背大衛的命令；過了期限不覆命，還逕自跑去迎接亞比篩和約押的軍隊。他到了基遍，就遇上了約押；他們兩個原是表兄弟。約押原本十分嫉恨亞瑪撒，他心裡想：為大衛打天下的是我約押，你跟押沙龍背叛大衛，現在竟然取代我當了以色列的元帥。你何德何能？我今天不宰你才怪呢！「他們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裡，亞瑪撒來迎接他們。那時約押穿著戰衣，腰束佩刀的帶子，刀在鞘內；約押前行，刀從鞘內掉出來。約押左手拾起刀來，對亞瑪撒說：『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亞瑪撒的鬍子，要與他親嘴。亞瑪撒沒有防備約押手裡所拿的刀；約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腸子流在地上，沒有再刺他，就死了。」（撒下廿：8／10）這真是亞瑪撒該死的時候，約押的刀本在鞘內，竟然掉出來了，這就啟發了約押的殺機。約押假意與他親嘴，趁機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就當場死亡。這個人沒有死在他的叛變上，也沒有死在他貽誤戎機，違背命令的罪上，卻不明不白的死在約押的手中；這又是一個押尼珥，糊裡糊塗地死了。亞瑪撒的結局使我們看見神是公義的，祂斷不容許人藐視、輕看、背叛祂的受膏者。亞瑪撒的身世是錯誤的開始，責任不在他，但是悲慘的結局則責無旁貸，這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証。

約押與亞瑪撒都是大衛的表弟，與大衛關係非常密切，但叫大衛最為難的卻也是這兩個跟他關係密切的人。所以越是跟神受膏者接近，在他身邊與他關係越密切的人，就當越發恐懼戰兢，公私要分明，不能因著與受膏者有特殊關係就任意妄為，或對受膏者的話語無所謂，毫不重視，否則後果會不堪設想。

綜觀亞瑪撒的一生，可知我們不但聽一個人說的話，也要

看那個人的行為；對一個人，不僅看他前半輩子，更重要的是看他後半輩子。至於對受膏者話語的反應也正是考驗我們在神面前蒙恩的光景。願亞瑪撒成為我們的鑑戒。

亞瑪撒 (三)

(1990.11.5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篤信、歸附時代器皿

當大衛飄流逃難的時候，亞瑪撒到山寨去投奔他，對他說：「我們是歸於你的，幫助你的。願你平平安安，願幫助你的也都平安，因為你的神幫助你。」亞瑪撒這一段話實在是明亮，也十分感動人，可說是非常典型有異象的人所說的話。他對神的受膏者有那樣的認識、那樣的反應，實在是難能可貴，值得所有神的兒女效法。神兒女的確需要有這樣的開啟，也需要有這樣的行動。

起初的信心不能堅持到底

亞瑪撒對大衛說了這番話，這是他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很可惜，到後來他不能把這樣美好的開始堅持下去，竟然跟隨了背叛父親的押沙龍。這一件事情叫我們實在感到很驚奇，為什麼這個人轉變得那麼厲害，一下子就從大衛的身邊轉到押沙龍那裡去了？到底是不是當初的異象是假的，或是當初他對大衛的認識是假的？但我們都很確定他當初對大衛的認識和跟從是真的。既然是真的，為什麼現在變化這麼大？原來一個有異象的人，不一定就是不違背異象的人。許多有了美好開頭的人，常常因經不起環境變遷的考驗，到後來就變了。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遇到了考驗，就失去了起初的愛心，不能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因為人裡頭一有了攙雜，就不單純，眼目就昏花，靈裡就昏暗，就不能堅持起初的異象，而成為見風

轉舵的人。我想這也是我們天然人的弱點。經上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堅持到底的才能得勝。所以不是以往有了得勝的經歷，就可以一直得勝下去。若我們為著自己有任何攙雜，或是顧慮，立刻就會失去起初的信心，立刻就會動搖，接著就隨流而失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仰望神施恩、憐憫，讓我們堅持到底，不至於中途變節。尤其是環境遽變時，對我們的考驗最是厲害，這時就是我們能否得勝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時刻了。

亞瑪撒有過美好的開頭，但是後來受到了考驗，就把他裡頭不能堅持到底的情形顯明出來，顯出他的耐力是那麼有限。他只能在某一種的環境底下來跟隨大衛。大衛在耶路撒冷作王時，他還能跟隨；但押沙龍背叛，大衛逃亡飄流時，他就不能跟隨了。從前大衛逃避掃羅追殺而飄流時，他會到曠野去投奔大衛，這次大衛同樣飄流，為什麼就不能跟？這裡頭一定是有原因的。亞瑪撒可能想，大衛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背叛他了，顯然大衛有問題。這是對時代器皿的認識的考驗，這件事情在新約教會重建的初期也曾有過。當江姊妹身邊的假同工離棄江姊妹的時候，好多人都能站得住；但是當江姊妹的親生女兒也起來抵擋江姊妹時，就有好多人起來說許許多多毀謗的話：江姊妹傳的一定是錯的，否則她的親生女兒怎麼會反對她？那時，很多人的信心就動搖了，這都是對時代器皿的認識的考驗。

弟兄姊妹，我們若沒有時刻活在靈裡，當更厲害的考驗臨到我們時，我們照樣會站立不住，照樣會受到各種情況變化的影響。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受警戒。神所膏立的時代器皿為成功神的旨意，會經過許許多多的磨煉，這都是神所許可、所安排

的。若是因著時代器皿所遭受的患難而動搖，那你必定沒有辦法堅持到底。無論時代器皿遭遇什麼樣的患難，你還能一直信得過他，這才是真正的得勝者。亞瑪撒就是因為大衛所遭遇的患難越來越多，他的信心就堅持不下去了。他認為大衛可能有什麼不討神喜悅的事，也很可能大衛已經偏離了神的道路，所以神才會興起這樣的環境來對付他。在情勢丕變中，他對大衛有許許多多的猜測，對大衛的信心就動搖，就落到現實裡，跟隨押沙龍去了。

今天我們要留意把起初的異象堅持到底。既然我們起初的信心是確實的，就不必動搖，當靠著主的恩典堅持到底。所以亞瑪撒的故事該成為我們的警惕，叫我們不至於放鬆一點，不要一直以昨天的經歷作為我們的誇耀，而忽略了今天聖靈給我們又新又活的帶領。我們不能以為我們一向對新約教會的異象有清楚的看見，也有過一段跟隨異象的可誇記錄，就可以一勞永逸，得勝定了；這是不一定的，不到最後那一刻，誰都不能自信。以往再明亮的看見，再美好的經歷，都不一定能讓我們跟隨到底；以往那美好的跟隨時代器皿的記錄，不一定就會成為我們的保障，叫我們一輩子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在新約教會重建的二十幾年歷史中，我們看見多少人開始時確是有異象，並且也跟到快回錫安了，甚至有的還跟到回了錫安，但最後還是滑了出去。所以我們不敢以為新約教會有我們的過去就保險了，反要時時刻刻活在今日的光中。單有過去的記錄而沒有今天的往前，就不能得勝。有過去也必須要有今天，並且還要有將來，這才是真正的得勝者。我也常常在主面前禱告，但願我不至於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我們的確確蒙了神的憐憫，有了美好、可誇的過去，那實在是可圈可

點。但是當我們感到很得安慰時，也當感到很戰兢：我是不是能像保羅一樣，永遠不會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到今天我們或許可以勉強說，我們沒有違背那天上來的異象。但是明天如何呢？這就需要天天仰望主。主耶穌對教會說：「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就是這個意思。

自恃權力，不服時代器皿

亞瑪撒雖然有過這樣的失敗，但是神還給他悔改的機會；他雖然背叛了大衛，但大衛沒有因而棄絕他，還給他當元帥。可是亞瑪撒不曉得感恩，也不好好站在神面前，竟以為自己配。他認為：我雖然跟隨過押沙龍，但是你大衛還是不能忽視我這一分力量。我這一分力量是相當可觀的，我一站到押沙龍那邊，押沙龍就背叛成功，而且聲勢立刻浩大，你大衛就非逃不可。所以我這一分力量，你不能忽略，否則我再來一次給你看看。亞瑪撒就有這麼個味道。這是對自己估價太高，太迷信自己。一個迷信自己的人，常常都是眼瞎的，總認為自己有什麼。亞瑪撒自負有非凡的過去，如今又坐擁兵權，遂過於自視而小看大衛，所以才會把大衛的話當作耳邊風：你限定我三日之內回來，怎麼厲害起來了？還給我限定時間？哼，我才不理你那麼多。這跟今日的郝柏村一模一樣，根本不把李登輝放在眼裡：你李登輝登上總統的位子，還不是我這個軍頭出來支持你，你還是要依靠我呢。

有一點軍權在握的人，很不容易持守他的單純，這都是撒但給人的試探。權力常常會成為撒但試探人的工具，叫人覺得：我有相當的勢力，任何人都要看我的，不要隨便來支配我；我若主動、甘心去做，那沒有話說，或者是你跟我好好

講，拜託我，我也可以為你效力。但若是你用命令的，我就不吃你這一套——你想要左右我阿？門兒都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對自己相當有估價。亞瑪撒就是這麼一回事，他總認為自己有什麼，自己可以作主，不用人來支配，不喜歡人家左右。墮落的人個個裡面都有這個東西，尤其是那些稍有本事的人，這種情形就更明顯。好像那些地痞流氓，你只要稍微順著他的脾氣，給他戴頂高帽，他就會為你賣命。然而我們是神的家，不能用這種人的方法。所以大衛是真真實實的，因為當時示巴的叛變，聲勢浩大，大衛很急，就直說：「你要在三日之內將猶大人召聚了來，你也回到這裡來。」大衛為什麼說你也回到這裡來？因為大衛知道這個人裡頭是有故事的。但是亞瑪撒聽了大衛這些話，就很高興，因為他那不願意被人左右、不願人家向他發號施令的己生命被摸著了，所以他就沒有辦法信服大衛的話。

不設防

有一件事很奇妙，也很可畏，就是一對神所設立的時代器皿失去信心，眼睛立刻就昏花，就失去準確的方向，從而做出許許多多的糊塗事來。亞瑪撒是有名的戰士，他會作元帥，那是相當不簡單的。但是他跟約押見面的時候，竟然會糊塗到那個樣子——約押右手抓住他的鬍鬚，要跟他親嘴，他居然認為是真的，就完全沒有防備。一個習武的，又是身經百戰的人，按理來說不應連鬍子被人揪住了都沒有立刻防衛的舉動。還有，他只看到約押的臉湊過來要與他親嘴，卻沒有防備他左手有一把出鞘的刀。約押被大衛撤掉元帥的職位而由他來接替，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亞瑪撒應該對這樣的人小心防範才對。

但他認為約押是他的表兄弟，絕對沒有問題。為什麼會糊塗到把要殺他的人當作自己的親兄弟？這樣的糊塗都是從他對大衛的信服出了問題而來。一個人對於神所設立的時代器皿失去信服的心，眼睛立刻就會昏花。人失去對時代器皿的純潔，也就是失去了對神的純潔，靈裡立刻就昏暗，不能分辨，憑著天然的眼光來處理事情，終於落到許許多多的錯謬裡，被仇敵欺騙，中了仇敵的詭計了還不曉得。今天我們在跟隨主的過程中，必須作一個設防的人，才能防備犬類，防備那些抵擋時代器皿的人。而要有防備的靈，必須我們的眼目向著神和神的受膏者是純一的、清潔的。

從亞瑪撒的身上，我們覺得有一件事必須要好好學、好好作為警戒的，就是要持守我們所有的，不要失去起初的信心，免得我們無形中就偏離了主的道路。要保持自己一直在起初的信心中，有一個很主要的條件，就是不要對自己太自信、太有估價，太以為自己有什麼。這些自信、自滿，自足都是讓我們對時代器皿失去信心，以至於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的因由。連我們過去那些美好跟隨主的記錄都會叫我們自信。所以過去若有美好輝煌的歷史記錄，我們就該越發恐懼戰兢地持守，不要讓它們成為我們自信的本錢，以致偏離了主的道路。

撒 督

撒 督 (一)

(1990.11.10錫安山早禱會同工王蕾姊妹交通)

撒督是耶和華的祭司；他不但在大衛時代作祭司，在所羅門時代也是祭司。聖經多次提到祭司撒督和他的後裔，甚至在以西結書四十四章十五節，神還特別講到惟有祭司撒督的後代，可以作祭司；因為在以色列民走迷離開神的時候，惟有撒督的子孫仍然看守聖所。從這裡就可以看見，撒督是個非常蒙神記念的人。

撒母耳記下八章十五節至十七節這段聖經講到大衛作以色列王以後，就立撒督作祭司長。歷代志上十二章廿八節提到大衛在曠野飄流時，有一個少年勇士撒督來投奔他。這說出撒督在年輕的時候，就已跟隨大衛出生入死、一同飄流、一同爭戰，是個大能勇士。所以到大衛作王的時候，就立他作祭司長。到撒母耳記下十五章，記載押沙龍反叛，大衛逃離耶路撒冷。當時，許許多多的大衛勇士、官員都跟著大衛一同出亡；撒督也抬著約櫃，要跟大衛一齊走。因為在撒督的心目中，大衛就是神見證的中心，他願意再次與大衛一同飄流爭戰，直等神再次把大衛帶回耶路撒冷。但大衛卻不要撒督跟隨，反叫他抬著約櫃回耶路撒冷去。按著天然人來看，大衛是去飄流逃難的，不能回來、是生是死還不知道，對一個不要主的人來說，要他回耶路撒冷是最巴不得的，因為可以免受飄流、爭戰之苦。但是對想要跟隨大衛的人來說，卻是非常痛苦的事。大衛讓所有的勇士都跟了他去，獨獨不要撒督跟隨。若不認識大衛，信不過時代器皿，不禁要問：「為什麼就不要我去？我也曾是大能

勇士，很會打仗的啊！大衛是不是對我有偏見？」

我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廿六日，我們在河灘橫遭國民黨戶口臨檢之前，我恰逢家中有事，回家去了。八月卅一日國民黨拆了河灘的帳棚，消息傳到台北，我們聽了真是既痛苦又焦急，巴不得立刻趕回河灘與神僕人和羔羊同伴們一同爭戰，一同受患難。過了幾天，我就趕回河灘去。那時候我的感覺是現在神家有爭戰，神的僕人和羔羊同伴正在極大的患難中，我們作同工的必須放下一切的纏累去和他們一同爭戰。那知我到了小林河灘跟神的僕人說：「我回來了！」神的僕人居然要我還是回家去。我當場就哭了出來。我不明白洪弟兄為什麼要我回去？明明一、兩天前，另外一位同工從北部回來就留下來了，為什麼偏偏就叫我回去呢？假若我是不要跟隨大衛的人，也就罷了。但我已經撇下一切來跟隨你了，你還叫我回耶路撒冷去，我實在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那時，神的僕人也沒有多作解釋，只說：「你回去！」我哭著回去以後，一個人關在家裡幾天幾夜，既不禱告，也不去聚會，自暴自棄地想：神僕人不要我了，神大概也不要我了，那我還做醒、禱告幹什麼？後來神僕人飄流到了高雄。那時候馬來西亞同工們唱出一首歌：到曠野投奔大衛，猶大人到希伯崙膏大衛為王。我就想：也許在河灘時，神的僕人是因為大家馬上都要出來了，所以不要我留在那邊。現在洪弟兄和同工們都到高雄了，我到高雄去投奔大衛總可以了吧。於是我又去了。那知洪弟兄還是要我回去。那時候我裡面整個都翻了，完全不能接受神僕人的安排——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去作投奔大衛的勇士，神的僕人就偏偏不要我去？我根本唱不出「投奔大衛」的歌。

多年來，這件事在我心中成了很大的結，一直都解不開。

直到這段日子，神僕人帶領我們交通聖經人物，我回想以往的經歷，才慢慢有一些明白。原來事奉神、跟隨大衛不是單方面的；為大衛王國爭戰，除滅仇敵，作大能勇士固然重要，但作祭司看守神的見證，也同樣重要。當時大衛不但需要能征善戰的大能勇士，更需要能在耶路撒冷為他看守約櫃的器皿。在大衛的感覺中，神若恩待他，必定再把他帶回來。所以他撒督把約櫃抬回去，就是要作這個見證，好像神僕人當初立定心志一定要回錫安一樣。而更重要的是，事奉神必須按著時代器皿所安排的崗位，而不是照著自己的感覺與喜好。但我們天然人卻常常喜歡照自己的感覺來事奉，以致叫神僕人十分為難。然而祭司撒督完全沒有自己的揀選，也沒有自己的道路；大衛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大衛要他往那裡去，他就往那裡去，甚至大衛要他留在耶路撒冷，他就留在耶路撒冷。

聖經上曾有這麼一個例子：祭司亞希米勒幫助逃亡的大衛，結果全家被掃羅殺光了。所以撒督留在耶路撒冷幫助大衛也是非常危險的。因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大衛的祭司，是幫助大衛的，那時押沙龍就要進城了，他若還留在耶路撒冷，很可能立刻就有生命的危險。但撒督沒有自己的揀選和道路；他是一個全然將自己獻給主，又獻給時代器皿的人。這些年來，有很多同工奉差遣到世界各地去，而奉差遣去的地方和環境，常常都是非常艱難的。愛芳姊妹、美明姊妹曾見證她們奉差遣的艱難，說到她們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家，人生地不熟，連去那裡辦手續、轉飛機都不知道，偏偏行李箱又壞了，搬都搬不動，乾脆用腳踢，讓行李自己滾下樓去；可見她們當時心中的熬煉和痛苦。所以要照著大衛的安排奉差遣，實在不簡單。但海外同工們實在像祭司撒督一樣，都願意照著時代器皿的打

發、差遣，在神要他們盡職事的地方盡忠，看守神的見證，幫助大衛得國；我想這也是叫神最得安慰的。

當時大衛不但叫撒督回去，還叫他的兒子跟他回去。自己回耶路撒冷已經很熬煉了，連兒子也要一塊回去，更是熬煉。我覺得自己為主受苦受死比較簡單，要叫自己的孩子也一同受苦，甚至喪命，就比較難了。比方說農耕組的弟兄姊妹們，一定不希望他的孩子以後也是作農耕的：「對，我的孩子要事奉神沒有錯，我要好好在屬靈、屬地方面教育他，但希望他將來不要像我；最好像麗珠姊妹一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心願。當然，能被神大大使用是很好的，但神的旨意若是要你的孩子像你一樣在磨煉中事奉神，你願不願意呢？萬一神就是要你的孩子將來作農耕、作木工，你願不願意呢？我覺得這是更大的考驗。若是撒督不認識大衛的職分，還有自己的揀選，實在很難 A 們，因為他回耶路撒冷是預備被殺的。一般人會這樣想：「大衛，你帶著我的孩子走。只要我的孩子留在你的身邊，那我就放心了，我願意全然擺上。」但是撒督沒有這種感覺；他去，也帶著他的孩子一同回去。後來他的兒子的確遇到危險，被押沙龍派人追殺，但蒙神保守平安過來。原來將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交在時代器皿手中，就是交在神的手中，那是最有保障的。我想這也是撒督的後裔一直蒙神賜福的最主要原因。

回耶路撒冷還會遇到一種熬煉，就是會被以色列人誤會。「為什麼大家都跟隨大衛，只有這幾個人大衛不要他們跟隨？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問題？是不是神已經廢棄他們了？」被人誤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被神子民及以往一同爭戰的同伴誤會更是痛苦。記得從河灘被趕散之後，神就考驗我們，叫我們也被人誤會。我有一次到高雄，神就叫我聽到兩位姊妹用英文談

話，談的正是我們這些離開神僕人的同工的事。我本來想在高雄住幾天，蒙些恩典，好好跟上聖靈水流，但我聽到那番話後，實在痛苦得不得了，再也住不下去；第二天，收拾行李就離開，並且再也不去了。但是撒督不但沒有自己的揀選和道路，他也甘願被人誤會、輕看、藐視，甘願冒著生命的危險，不看環境、不看人，默默地在大衛所安排的崗位、所交託的事上盡忠。這實在是一個在神面前盡忠的人，他的事奉也實在是至聖所的事奉。與他同留在耶路撒冷的祭司，還有一個人，叫亞比亞他。這兩個人這一段的經歷可以說是一模一樣。但是撒督一生跟隨大衛蒙神記念，亞比亞他到後來，就附從了亞多尼雅。很可能亞比亞他就是對大衛的帶領一直通不過，一直沒有辦法解開心中的結，以致到後來，還是反叛了大衛，最後被神廢棄。

押沙龍死後，以色列人決定請大衛回來繼續作王，但猶大支派卻傻傻的不知道去請大衛；這是猶大人非常跟不上的光景。大衛心裡很急，就派撒督去提醒猶大人。（參撒下十九：8／11）從這裡可以知道撒督是一個生命老練又非常可以交託的人。有些話大衛不能叫別人去說，但可以叫撒督去說，正像先前在耶路撒冷，別人沒有辦法辦成的事，大衛可以交託撒督去辦。撒督信得過大衛，大衛也信得過撒督。而我們常常就是不可交託。有時候我們不是沒有看見，也不是沒摸著大衛的感覺，但卻常常是不可交託；事情交給我們，我們無法盡忠辦好。我曾有許多次這樣的失敗。有一次，神僕人親自交代我們要為一位姊妹做一些事情。結果我們找了許多理由，認為這種事不該交給我們辦，應該交給某某人；而且光是我們，怎麼辦得成呢？應該動員大家才行啊！最後事情只有不了了之。另有

一次，就是勝民弟兄坐監。在探監的事上，我們完全不能摸著神僕人的感覺來爭戰，以致留下許多虧欠，神僕人只好另外從山上派同工下來為探監的事爭戰。我就想到，神不但要有見識的器皿，還要有忠心可以交託的器皿；事情交在你手上，你知道怎麼辦，而且可以忠心辦完。大衛叫撒督去傳話，撒督他必須說得合宜，不能照本宣科，否則會叫人以為：「原來是大衛自己要作王啊，所以派人來叫我們接他回耶路撒冷！」這樣你不但不能幫助大衛，還叫大衛的職事受虧損。從聖經的記載可知，凡交代撒督的事，大衛從來不用擔心撒督會不會去辦，會不會辦得好；大衛對撒督完全沒有這些顧慮。

有一天我在默想撒督這個人時，忽然神對我說：「妳看！撒督這個人他都是默默無聲的。」我立刻再去看聖經，果然發覺大衛和所有的勇士和他身邊的人都有對話，唯獨撒督，只有大衛對他講話，他沒有講過一句話。這是一個在神面前默默向神盡忠的人。我們卻常常是說得太多，做得太少。剛回錫安的時候，神僕人為建造錫安心裡迫切，我們也照著自己以為是的給神僕人許多建議，並且常常堅持己見；我們自認別的我或許不能做，但動動腦筋，提供意見總可以吧。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同工公然在講台上說：「他們這些是意見組的。」此後，我們每一次上山，就有人跟我們說：「你們意見組還有什麼意見，趕快說啊！不要等我們做完了才來說。」因為建造聖殿時，光為了聖殿的階梯，就不知改了多少次，弄到一個地步，建造組的弟兄姊妹都怕看到我們。當我聽到這些話時，才突然發覺，不能照著神的時候、神的帶領來說話，是多麼不討主喜悅。不合時宜的話說了一大堆，以致叫別人為難，叫自己受虧損。有一次神僕人就講了一句話：「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給我

建議的，更是分擔擔子的器皿，是能與我一同扛抬約櫃的。」聽到這些話，我們真是滿面羞愧。你說你為錫安那麼熱心，講得那麼多，但是你真心為錫安做了多少？你為錫安禱告又有多少？所以神就跟我說：妳看撒督，他對時代器皿所交代的，從不講一句話，只做一件事：交代他什麼，他就做什麼。他沒有自己的意見，只知道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我看了以後非常蒙光照，難怪神一直記念這個人。米甲因著輕看大衛就沒有後代，但是祭司撒督，他不但自己作祭司長，後來他的兒子也作祭司，甚至他的後代一直繼續作祭司。多處聖經記載到祭司撒督家、撒督的子孫、撒督的後裔，甚至到以西結書，神明明地說：惟有撒督的後裔，能夠來事奉祂。你就知道撒督不但有後代，而且他的後代也多蒙神記念。這完全是因為他對時代器皿大衛的認識、信服、盡心、忠心，一生跟隨，所以神那樣記念他。

這是神要賜福錫安的時候，但願當神從全美的錫安發光時，這光首先照亮在我們心裡，照出我們心中一切黑暗、不蒙恩的光景，讓我們能夠在神的光中行走，效法大衛的勇士，一生跟隨大衛，幫助大衛得國，帶下耶穌基督公義光明的國度。

撒 督 (二)

—— 一生忠心順服的撒督 ——

(1990.11.13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請讀聖經：撒母耳記下八章十七節；歷代志上十二章廿八節，十八章十六節；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廿四節至卅節、卅二節至卅七節，十七章十五節至廿節，廿章廿五節；列王紀上一章五節至八節，卅二節至四十節，二章卅五節。

撒督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祭司很多，先知也不少，又是祭司又是先知的就不多了。撒督算是大衛家的兩朝元老，一生輔佐大衛，又輔佐了所羅門。他對大衛忠心耿耿，始終如一，大衛把他當作左右手，以他為股肱；他與大衛誠然是肝膽相照。他一生忠心跟隨大衛，看守神的見証，做了兩件大事；他一生的生活、事奉、工作都以這兩件事為中心，在神的眼中，那也是最重要、最美、最有價值的事工。這兩件事一是他與大衛生命的連接不在乎於言語，乃在於行動。二是他一生看守神的見証，侍立在約櫃面前，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他的神。

當大衛從俄別以東家把約櫃迎回大衛城的時候，就派撒督作祭司，把約櫃託給撒督。這是普天下主的約櫃，是耶和華神立名的約櫃，是神在地上的見証中心。撒督受託後，他的生活、工作、事奉都是為了看守這見証，也為了這見証與神受膏者同心。他一生念茲在茲。當押沙龍背叛大衛、追殺大衛時，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從耶路撒冷倉惶出走，吃的、用的都來不及帶，那真是變生肘腋，倉卒逃亡。撒督也是跟隨大衛，在千鈞一髮

之際倉卒出走；但眾人只顧逃命之時，他卻不忘普天下主的約櫃。他抬著約櫃跟隨大衛——不管遭遇任何危難，見證約櫃絕不可失。所以說他這一生生活、事奉、工作的中心，就是這兩件事：緊緊跟隨受膏者與看守見證的約櫃。這件事看似容易，但仔細去想，這個行動實在是冒死的。當時的耶路撒冷可說遍滿了押沙龍的爪牙，用今天的話講，到處都是他的線民，抬著約櫃走，非常危險。撒督要跟隨大衛，也要看守約櫃；在他的認識裡，這兩樣都是他的命根：約櫃是神在地上的見證中心，大衛也是神在地上的見證中心，缺一不可。撒督生命中有此認識，也就能摸著大衛看守約櫃的感覺，所以他能把生命置之度外，和受膏者同心來看守這見證中心。撒督看重這見證過於他的生命。

神僕人曾說：我若沒有錫安山，我就沒有辦法事奉神；我若沒有錫安山，就好像沒有了神一樣。很多弟兄姊妹很難進入神僕人這種感覺，不能明白為什麼神僕人一定要回錫安山。依一般人的想法，可以沒有錫安山，不能沒有神；但在神僕人，不能沒有神，也不能沒有錫安山。為什麼？因為錫安山是神在地上的見證中心。新約教會固然是神在地上的見證中心，但錫安山是見證中心的中心。這十多年來，羔羊同伴、弟兄姊妹們跟神僕人一同至死爭戰，沒有別的，就是為了這個神在地上的見證中心。誠如我們看板所宣告的：「頭可斷、血可流，不回錫安誓不休！」這與撒督看守約櫃是同樣的原則。弟兄姊妹，神多麼喜悅這個見證，祂的眼目眷顧這個見證，祂的恩惠、慈愛，一切的一切都投注在這見證上。所以神僕人和同工們、弟兄姊妹們為了這見證，出生入死，神就使新約教會大大得勝；果然天一亮，祂就幫助了這城！神僕人在敬錄「錫安頌」時，

開宗明義說：「看哪！東方的天空，曙光已出現……榮耀凱旋已在望，錫安當歡唱……」如今錫安果然得勝了！凱旋了！又從廢墟中重建了！更沒想到四年來，錫安山已從荒野變為伊甸，成為萬民嚮往的福樂地。前天上來的轎車就有一百多輛，大巴士也近廿輛；昨天有多少，還沒統計。弟兄姊妹，神要叫錫安這個見証傳揚到普天下，彰顯在宇宙中，因為這個地方是萬民流歸的所在。神要叫列國看見這個見証的得勝，叫列王看見這個見証的榮耀，也必使這個見証——錫安聖山——充滿天下！所以，我們在錫安聖山上事奉敬拜神，是何等的有福！我們千萬不要只把眼目注視到工作、事奉和生活的本身，乃要有這個認識：我們在這裡生活，是為這個見証；工作，是為這個見証；事奉，也是為這個見証。我們要常常回想，這麼多年來我們為什麼要血汗淚長流，那樣的至死爭戰？沒有別的，就是為了這個見証。神僕人為什麼很少出去看望普天下眾聖徒？因為他要親自看守這見証，引領萬民流歸。所以我們都當把我們的肩膀擺進來，與神僕人一同來扛抬約櫃，看守見証。要知道錫安山的見証就是約櫃的見証，是聖殿的見証，神的寶座在這裡。約櫃的座位叫作施恩座，神是從約櫃的施恩座向百姓施恩的。今天聖殿在這裡，約櫃在這裡，神的施恩座在這裡，神要從錫安向敬畏祂的人施恩。我們常講錫安是幸福的泉源，若是我們的眼目只注重工作、生活和事奉的浮面而忘記了這個見証，我們在生活、工作、事奉中就不會有喜樂。所以我們在這裡工作、生活、事奉，時刻不要忘記一件事：我們是為了這個約櫃的見証，為了神在地上的見証中心。這樣，我們的工作、生活、事奉就有價值、有意義，生命也會快速地改變。

撒督逃亡的時候是扛著約櫃的：他生死不離這普天下主的

約櫃——神見証的中心。這使我想到了神僕人被今日的押沙龍——國民黨趕下山時，錫安正像耶路撒冷，是扛不動的，但神的見証——約櫃是扛得動的。神僕人離開錫安山之後，他那為錫安作見証的靈和異象從未失落。他認定萬民必流歸錫安聖山，這就是約櫃的見証。錫安山如同耶路撒冷，會暫時失去，但是約櫃的見証不會失落。神果然帶領祂的僕人歸回錫安，使約櫃、聖殿和聖山的見証再度合而為一。撒督好不容易把這個約櫃抬出了耶路撒冷，大衛又叫他抬回去；因大衛知道一件事，有一天他必定會回耶路撒冷。這如同神僕人雖然被趕下錫安聖山了，但神的見証、神時代的使命與託付仍然在他肩上，他始終沒有離開這見証的中心，所以他一直傳揚這個見証。果然，時候到了，神又使祂的僕人回到錫安山，把祂約櫃的見証仍然安放在聖殿，安放在錫安山。撒督是那樣看重神見証的約櫃，為了約櫃，把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為了時代器皿，幾乎喪命。我們為了看守神的見証，不可能沒有爭戰和患難；但只要認定神旨意，以神旨意和見証作我們生活、工作和事奉的中心，深信神自己必永遠保守祂的見証。當大衛再回到耶路撒冷——錫安的保障——時，一切的爭戰、患難過去了，那是以色列國最昇平，也最復興、富強的時代。神多麼喜悅祂的受膏者和祂的祭司愛護、看重祂的見証。

撒督是祭司，也是先見（先見就是先知）。先知乃是代神傳言的。撒督是先知，我們卻不曾看見他傳講什麼個人的啟示，只見他默默無聲地奉行大衛的吩咐；他是以行動來表明真理的先知。上回所交通到的亞瑪撒，是講了不做的，而撒督則是專做不講的。弟兄姊妹，你們是不是覺得以行動來表明真理，比用口傳來得更重要？若說神的工人只會講道，卻無實際的行

動，那價值必不大。新約教會有位同工，他講起使徒職分來，真是頭頭是道，但他卻可以叮囑他所牧養的弟兄姊妹們，某某事千萬不可告訴主的僕人洪弟兄。這是什麼話？跟時代器皿同心到一個地步，竟然隱藏一些事情不告訴他，這算那一門子的歸附使徒帶領、信神所差來的？

撒督這位先知雖然默默無聲，但在當時有誰摸著大衛的心，看重神約櫃的見證比他更甚？他雖沒有講要怎麼愛大衛，怎麼跟大衛同心，怎麼跟大衛同生死、共患難，卻在生命中實際表明出來了。這些年我們看見也有好多同工和弟兄姊妹跟神僕人同心是默默無聲的；他們默默擺上，不求人知，不以言語來表達，卻以實際的行動來表明。我不是說，工人們不必傳講這些真理，乃是說要講，也要做。若是你不會講，不要緊，只要像撒督那樣身體力行，就最實際了。中國俗語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也就是說，力行比口講更重要。行為不但神在鑒察，人眼也看得出來。所以要傳講，也要行動；講出來的話，當以行動來證明。

當代跟隨大衛的人很多，最叫大衛得安慰的不多，撒督則是其中之一。大衛把見證中心的約櫃託給他，把許多重要的事情交託他；別的祭司無法勝任的，大衛都託給他。比如說，膏所羅門作王，他只託給撒督；因為大衛認識這個人。大衛並沒有在口頭上誇獎過他，卻把一切重要的事情託給他，可知大衛多麼看重他，把他看作心腹，當作左右手。撒督的表現在值得我們效法。

今日在神僕人洪弟兄身上，同樣也有這兩種職分：先知與祭司。我們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來到勝利亭，就是禱告。經上說：要獻上神所悅納的靈祭。原來每天早上的早禱，是神僕人

帶領我們在這裡獻靈祭。這與舊約的獻祭不一樣。舊約時代的獻祭，是獻牛、羊、鴿子等物質的東西，新約時代所獻的乃神所喜悅的靈祭。「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二：5）列國先知和眾聖徒是聖潔的祭司。基督靈恩佈道團、新約教會原是祭司團，是一個聖潔的新團。我們不只在地上獻靈祭，將來還要在天上作王家的祭司，事奉萬軍之耶和華神。請看啟示錄一章六節（現代中文譯本）：「使我們成為王家的祭司，來事奉他的父神。願榮耀和權能歸於耶穌基督，世世無窮！A們。」主愛我們，為我們流血捨命，把我們從罪中釋放出來，為的就是要我們成為王家的祭司。所以神僕人天天在造就弟兄姊妹成為萬王之王聖潔的祭司，將來好在神國裡永永遠遠事奉我們的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祭司長，是先知，也是君王，這地位何等尊貴、榮耀。這也是新約教會的地位。我們有沒有盡好這榮耀的祭司職分？我們既知道每天早上在這裡是作祭司獻靈祭，就不可視早禱為慣例，來虛應故事。沒有盡好祭司的職分，不但辜負主，也是欺騙自己。所以當越發忠心，不但在早上要一起來朝見萬王之王，也當開口向祂獻上祂所悅納的靈祭，為百姓贖罪，在施恩座前求恩惠、求憐恤，為萬國萬民祈求！

現在講到撒督的順服，是仿如主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的順服。順服的功課是一種死的功課。當大衛逃脫押沙龍的追趕時，撒督把約櫃抬出耶路撒冷跟隨神的受膏者，這已經是非常危險了，那是抱著死就死的決心的。若是大衛失敗了，他準死無疑。但抬出約櫃跟隨大衛，還不算最危險，就在這時，大衛要撒督把約櫃抬回去，這才最危險，是真要冒死的！而撒督

個人抬回去也許不太為難，要撒督的兒子也一同回去，這就真要命了，因一旦發生危險，就滅子絕孫了。若用頭腦來思考這件事，大衛似乎不近情理。但神既感動他這樣，若是你我，順服得下來嗎？這件事如果講理由，撒督也可以講出一大堆理由：約櫃絕不能抬回去，你是受膏者，約櫃一定要跟著你，因為你在作戰時，需要我在約櫃面前為你求問。還有，我抬著約櫃來跟你，耶路撒冷誰沒有看見？現在耶路撒冷淪於押沙龍之手，你要我們把約櫃抬回，這等於叫我父子去送死。退一步說，我去送死，原不足惜，但要留我們兒子在你身邊，絕不能叫我連根都給拔掉。弟兄姊妹，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撒督，在那個環境，神僕人要你回去，你的反應是否如此？但撒督沒有講一句話，父子立即抬回去。那是進入虎穴，抱著「押沙龍要殺就殺罷」——可能連這個感覺都沒有——的心志回去的。所以這個順服，是死的順服。我們跟時代器皿同工，若沒有死就死罷的決心，就無法與他同走這條天路。然而他那樣忠心順服，把命擺上，有沒有被殺？沒有，神就保守了他父子二人。他如同亞伯拉罕獻以撒，把自己和他兒子一同獻在祭壇上；為了神的見證，死就死罷。在神所量給的這場試驗中，他得勝了，神也就如恩待亞伯拉罕一般恩待了他。

我們為什麼常常順服不來？嚴格說，就是不肯死。順服的功課實在是十字架的功課，是要把自己擺在死的祭壇上的。弟兄姊妹常在錫安山的建造、耕種和各方面的工作上發生齟齬，沒有別的，乃是在順服的功課上出了問題——服不下，死不透。我們常堅持自己的揀選和喜好，以致不服，這就叫錫安的見證受到虧損。若不能在順服的靈裡來建造錫安，所做的工就不蒙記念，以前羔羊同伴們與神僕人一同爭戰，實在是跟隨羔羊的

腳蹤。我們千萬不要因為已回錫安了，爭戰少了，就失去了這個靈。我們在爭戰兇猛的時候，還能夠至死順服，在建造錫安的事上，在安舒的日子，反而順服不來，這是最遺憾的。人往往在患難、爭戰時很儆醒，在承平時就鬆懈了。何況現在也不是承平時代，仇敵還在我們的周圍虎視眈眈地看著我們。所以我們要越發儆醒。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候，既然順服過來了，在這最後一程，在建造錫安的事上，就應當更加順服。

其他生命功課還比較容易學，惟獨順服的功課最難。但我主耶穌基督在順服上給我們留下了美好的榜樣。祂順服神以至於死，我們也當在「死」字上學習主耶穌十字架順服的功課。這順服至死的道我們都聽過很多，現在是該做的時候了。撒督在順服上給我的光很大；我不敢拿這些話來教訓弟兄姊妹，我是拿這些話來勉勵自己。

在順服的生命功課上，要順服神僕人，也要順服眾職事；（當然，弟兄姊妹也要彼此順服。）不論那一位來帶領我，都當順服。在被帶領人方面，如果帶領人生命老練，你順服他沒有問題。但也許帶領人的學識、能力等各方面都比不上你，也許他有夠不上神心意的地方，你能不能順服？但是順服不是看這些條件，不是以這些作為順服的標準的；順服乃是順服神的膏。有人講：我順服洪弟兄沒有問題，順服某某人的帶領我就不服氣。順服不了洪弟兄所安排、所差派的人，就是不順服洪弟兄。帶領人如何是帶領人的事，他要向神負責，向神的受膏者負責。只要他不背道，只要他仍跟神僕人同工，你就要順服他；你順服了，你就蒙恩。除非他有一天違背了天上來的異象，不跟神僕人同心了，你當然就不能順服他了。但在另外一方面，帶領的同工們也不能口口聲聲講：「你們要順服我。你

們順服我就是順服洪弟兄。」若要弟兄姊妹們順服你，你的那一分也當顯明，你也要真實進到受膏者的感覺裡。你當常常自問：我能不能代表神的僕人？千萬不要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以暴君的姿態帶領弟兄姊妹。自己的生命一塌糊塗，話語又沉重、又厲害，臉色又難看，還站在代表神僕人的地位，叫被帶領的人好痛苦。一個靈竅通達的人，往往在暴君型的帶領人之下學了美好的功課，造就了豐盛的生命。而帶領人若一直不調整自己，恐怕有一天，真是把福音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當大衛離開耶路撒冷時，神賜給他智慧，安排了幾位高手在押沙龍身邊；若用今天的話來講，他在押沙龍身邊建立了一個高級情報系統；那是一個戰略情報網。在這裡順便一提戶篩，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也要跟隨大衛同去飄流。但大衛要戶篩和撒督統統回耶路撒冷，到押沙龍身邊去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並隨時把叛軍的狀況告訴他。撒督、戶篩都順服回去了。回到押沙龍身邊，那是去背黑鍋的，必定被以色列人所誤會——以前以色列人看他們兩位是德高望重、高風亮節的人，想不到竟與押沙龍一同叛變，成了押沙龍的幫兇，多卑鄙！原來跟隨神的受膏者，要不計生死，不計毀譽的。人總是很注重自己的榮辱與毀譽，聽人家稱讚你幾句，像是吃了冰淇淋；聽到不中聽的話，就好像萬箭穿心，好痛苦，恨死了。有些人你叫他死還比較容易，叫他去忍受毀謗、誤會，那比死還痛苦。

撒督、戶篩回去了。生死、榮辱在他們心中毫無地位。蒐集情報的是戶篩，傳遞情報的是撒督父子。戶篩把情報通報給撒督，撒督的兒子和亞比亞他的兒子傳遞情報給大衛。這兩個

年輕人十分寶貝，冒著生命危險，帶著情報出了耶路撒冷。他們真的被押沙龍的眼線發覺了，押沙龍立即派人追趕。幸蒙神保守，有個婦人幫助他們，把他們放在井裡，逃過了一劫。若是他們被抓到，撒督、亞比亞他父子和戶篩，準死無疑。所以跟時代器皿同心，再沒有比這個更難的了。但說也奇妙，只要順服受膏者，神就負他們一切的責任。若膽怯害怕，不能順服，就只有離開這條道路。

從掃羅追趕大衛，到押沙龍叛變，直到亞多尼雅謀竊王位，許多在大衛時的元老級人物，不是跟隨了押沙龍，就是附從了亞多尼雅，甚至亞比亞他最後都附從了亞多尼雅而被所羅門革去祭司職分。唯獨撒督永遠站在神的受膏者大衛一邊，而且忠於所託。亞多尼雅謀竊王位的時候，大衛把一個重要的使命託給撒督和先知拿單：要他們扶持所羅門，騎著王的騾子下到基順，在那裡膏所羅門作以色列的王；這也算是大衛的一種託孤行動。當時的情勢危急，若稍有差錯，就會引發一場戰爭，不但所羅門繼不了位，撒督的一切也完了。但他們做得非常智慧，使亞多尼雅的反叛聲勢徹底崩潰瓦解。所以所羅門能順利登基，撒督功不可沒。神喜悅撒督，記念撒督所做的。撒督後來又作了所羅門的祭司長，他的兒子也承繼他作祭司；他們世代代、子子孫孫都作祭司，侍立在神面前。所以，你只管忠心順服，天父在暗中都察看，必賜福與你和你的後裔。你也必世代代住在神的家中，侍立在約櫃面前。撒督實在是我們效法的好榜樣。求主恩待我們，使感動撒督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

撒 督 (三)

(1990.11.13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完全以時代器皿的安排為是

撒督的確是個有行動的器皿；大衛怎麼說，他就怎麼做，而不是僅僅懂得一些道理。這樣的行動沒有自己的揀選，完全以大衛的揀選、安排為是。這功課相當不簡單，需要流血、捨己，甚至捨命。若大衛所交代的是一件非常容易又非常榮耀的事，誰都願意去承擔。但大衛所交代的若是相當冒險的事，誰肯去承擔，那就相當考驗了。記得日本投降的時候，要人遞降書，這差事沒有人喜歡去做；若是打勝仗去受降，則人人都會搶著幹。撒督能照著大衛所說的，一句話都不講就回耶路撒冷，實在不簡單。因為那時大家都要用行動來表示對大衛的忠誠。其中以太的表現很不錯，大衛對他說：「我看你還是回去罷！你去跟新王同住罷！」但是以太堅定地要跟隨大衛。他說：「無論生死，王在那裡，僕人也必在那裡。」意思就是：大衛你飄流，我也與你飄流；你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你在那裡過夜，我也在那裡過夜。真是忠心跟隨到底，與大衛同心，與大衛同行，與大衛同死。這種表現大家都會羨慕的，人們會說：以太，你的表現真了不起！

大衛剛對以太說完這些話，撒督也抬著約櫃來了，大衛卻說：抬回去吧！弟兄姊妹，假如是我們的話，可能會想：有例可循，剛剛你對以太說：好吧！我們一起走吧！卻對我說：抬回去！我剛剛好不容易把約櫃從耶路撒冷抬了出來，你現在又要我抬回去。人家看見了，會以為我有問題。你對我的吩咐真

難遵行哦！你既然准了以太，也應該准我呀！為了表明我對你大衛的忠心絕對不下於以太，我一定要跟你去！你在那裡，我也在那裡。若不然，就是要回去的話，我也要先表明自己的立場，免得別人誤會。但是撒督一句話都沒講（聖經沒有記載他講一句話），就這樣回去了。若是你我在場的話，對撒督會怎麼想？可能以為撒督逮到好機會了，大衛叫他回去，他就回去，到底他有沒有受苦的心志？到底他跟大衛的同心是真的，還是假的呀？但就撒督來說，他是抱定一個心志：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人家怎麼看我、怎麼說我，那是他的事。他在這緊要關頭，除了冒死，還要承受被人誤會、冤枉的委屈；這是很不容易忍受的。

以時代器皿的心為心

其實撒督是大衛特別驗中的器皿。大衛要撒督留在耶路撒冷看守約櫃，乃因他知撒督經得起各種的考驗，足以留在淪陷區看守神的見證。可見撒督跟大衛的聯結，絕對是超過外表、超過一切外面環境的。他跟隨大衛絕對是在靈裡的，所以大衛的心在那裡，他能夠摸得著，也能進得去，並且更能奉行大衛的心意。這才是真正跟大衛同心，實實在在以大衛的心為心。當時大衛需要有勇士跟著他到曠野去飄流，更需要有人留在耶路撒冷看守神的約櫃。誰願接受這分違反天然人喜好的差事？撒督能夠接受這樣的安排。

記得我們飄流河灘的那段日子，雖然處境很艱難，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同工們，都盼望能到河灘我的身邊來，一同飄流；很少人喜歡留在台北。但是沒有人留在台北也不行，因為台北還有很多事情要辦。海外的弟兄姊妹要來、要辦手續、要

接送……。若是大家都到河灘來，誰去做這些事？只有到曠野投奔大衛的勇士，沒有留守的撒督，神的工仍然不能做成。所以那段日子，有很少數的同工留在台北。弟兄姊妹，我告訴你們，我格外地想念他們、寶貝他們；因為那是沒有人喜歡的，他們卻能夠在那裡盡忠，我覺得對我的幫助實在是太大了。

很多人都希望作時代器皿的好幫手，甚至左右手，是貼身的。但大衛不只需要到曠野去投奔他的勇士，也需要留守在耶路撒冷的器皿。所以以太寶貝，撒督也寶貝。假如兩個任你選，你選那一個？你若是極度的勇敢者，你一定會選以太。但是，我們要有以太那樣勇敢的心志，也要有撒督那樣看守的靈；大衛要你跟他一同走，你能夠跟他一同走，大衛要你留下來，你也能留下來。人人都在整體裡，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神的見證才能得到保存。我們在整體裡就需要具備這樣能衝，也能停的特點才可以。好像一部車子，要發動，立刻能發動，要快，加油立刻就快，電路、油路統統非常正常。但是光有這些，沒有煞車也不行。煞車要好，不然的話，光會發動，光會跑，沒煞車就會翻車的。

基督的身體就需要有各種具備不同特點的器皿一同配搭，都是為著整體的見證的。只要能夠維護神的見證，你把我擺在什麼樣的環境都可以。在大衛身邊，當然好得無比；不在大衛身邊，在仇敵中間，四圍都是豺狼，不但孤單，還很危險，這一分更難能可貴。所以，我們跟時代器皿同心，不能在乎外表，乃要在乎靈。若是以外面來衡量的話，那海外的弟兄姊妹就沒有辦法與洪弟兄同心囉。東南亞的許姊妹，她一離開台灣十幾年，沒有回來過一次，你說這樣能夠同心嗎？能！雖不能表現以太那一分，卻能表現撒督那一分。天天跟時代器皿在一

起，不一定就是與時代器皿同心的。當日在主耶穌身邊鑽來鑽去的那些門徒，不一定摸著了主耶穌的心；反而一個患血漏的婦人，從主耶穌後面擠進來，摸了主耶穌的衣裳縫子，她的血漏就止了。所以我們今天要跟隨時代器皿，要與時代器皿同心、同靈、同腳蹤，絕對不能憑外表，乃要憑著靈。這同腳蹤也不一定是外面的，大衛的心往那裡去，你就往那裡去，這才是與大衛同腳蹤。

當錫安被搶奪，錫安子民被趕散，我們要下山的時候，談、劉三家仍留在山上，實在是孤單。我告訴劉弟兄：劉弟兄啊，你一定要到「基督是磐石」那裡去禱告，好好在那裡看守。那時候劉弟兄晚上一個人孤單躺臥在「基督是磐石」那裡，看到前面閃的帳棚人去屋空，心靈實在是孤單、恐懼！幸虧主向他顯現，讓他在異夢中看見大偶像被摔下坑，他的信心方得堅固。

不被污染 忠心看守神見証

所以，撒督的靈相當可貴。能夠在荒涼中，在被搶奪時，在仇敵包圍下，仍然那樣的忠心看守神的見証，與時代器皿同心，沒有懷疑，沒有埋怨，實在是難得。

這樣的器皿是不會被仇敵同化的。一個能在淪陷區看守見証的器皿，一定要能經得起仇敵包圍的考驗，儘管環境改變了，他不會失去原來的顏色才可以。有人說國民黨是一個厲害的醬缸，誰被放到那個醬缸裡都會變顏色；經過國民黨洗腦的，很少人能夠站得住。但撒督經得起仇敵的考驗；在仇敵的包圍底下，他不會受到一點點的影響，更不會變節。這是撒督

身上的特點：不但不會被征服，也不會染上顏色。神的僕人畢弟兄講過一個張治中將軍的故事。他在國民黨這裡時，就喊這樣的口號：一個國家——中華民國，一個黨——國民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蔣委員長。有一天他倒向共產黨了，也喊出同樣的口號，只是內容變了：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主義——共產主義，一個領袖——毛主席。這叫作：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沒有原則的人，不能為神國作見證，不配來看守耶和華神的約櫃。

撒督的的確確是看守約櫃的器皿。大衛在耶路撒冷時，撒督能夠看守約櫃；大衛不在時，他照樣看守約櫃。在大衛眼前，他看守神的約櫃；在押沙龍的權下，他也照樣看守神的約櫃，絲毫不被染上顏色。這也就是新約教會的特性：當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另立一國，這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不被同化。有位姊妹的兒子，小學時上主日學很好，讀初中時還不錯。但一上高中就慘了，讀到三民主義，被國民黨的愛國主義一染，不但不來聚會，還起來抵擋新約教會；這就是被國民黨的大染缸染上顏色了。弟兄姊妹，神要我們成為經過仇敵的染缸而不變顏色的器皿。頭可斷，血可流，身可死，不回錫安誓不休；不為名，不為利，只為真理與正義。我們有這樣堅定的信心，就不會被染上顏色，也不會被同化。這就是神國子民的特性：被壓在仇敵的染缸中浸泡，拿出來時，還是天國本色，仍然誓死回錫安，完全染不上顏色。這就是撒督，是經得起仇敵染缸試驗的。這樣的人，才能成為神國的見證人；若是仇敵略施顏色，你就被染上顏色，那就不能看守神的見證。

不說話的傳信者

大衛選擇撒督這樣的器皿，讓他留在仇敵中間看守神的見証。撒督對大衛這樣的安排，沒有任何一句話就接受下來。聖經沒有記載撒督說過一句話；他誠然是一個不說話的傳信者。弟兄姊妹，我覺得這些在新約教會中都是活的見証。記得神的使女江姊妹到台灣來的時候，報紙登她是啞巴傳道人。因為那時候她舌疾痛到不能說話，只能用手寫。自從我見了江姊妹以後，沒聽她說過一句話。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握握手，然後坐下來，她就一直寫一直寫；沒有聲音，一句話都沒有講。但神的工就這樣作成了，道道地地無聲勝有聲。原來一個能夠為神不說話的人，才能夠為神傳話。我們天然人就有這個難處，喜歡說話，不給他機會發表一下，他就寢食難安。但一給他機會開口，那就沒得完啦！這樣的器皿很難成為傳遞信息、揭穿仇敵陰謀詭計的器皿。我們沒有聽到撒督說什麼話，他卻能夠揭穿仇敵的陰謀詭計，把那個防堵破口的信息中肯、扼要的傳給大衛。

弟兄姊妹，一個不隨便說話的人，才能夠傳達神的聖言。前些日子我們背的聖經說：你們要快快聽，慢慢說。我們天然人正好相反，常是慢慢聽，快快說；人家一句話都還沒說完，你就開始呱呱啦啦說起來了。你不聽清楚人家的話，就表達你的高見，不但不禮貌，更是愚蠢。撒督不但快快聽，慢慢說，當神不要他說時，他連說都不說。當時的耶路撒冷完全是押沙龍的勢力範圍，在那裡就是要聽、要看，多聽、多看；聽清楚了，看清楚了，再找機會告訴大衛。這是撒督身上的優點，盼望我們也能夠有這樣的優點。求神給我們的嘴巴行割禮，讓我們能夠受神約束，守口如瓶，不隨便說話，好成為神的出口。撒督身上有這些特點，所以他能夠在仇敵中間看守神的見証，

聖經人物

能夠揭穿仇敵的詭計，敗壞仇敵的陰謀，幫助大衛消滅群賊，堅固大衛的寶座，彰顯神國的勝利。願主恩待我們，藉著聖靈幫助我們學好這些功課。

戸 餘

戶篩(一)

(1990.11.17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青芬姊妹交通)

撒督是在大衛被押沙龍追殺時，回去淪陷區耶路撒冷看守見証的器皿，戶篩則是回耶路撒冷敗壞仇敵惡謀的器皿。後者所承擔的使命和託付比前者更為艱難，更加危險，但卻能扭轉一切局面，使神的受膏者得免於仇敵的追殺。戶篩實在是一個特殊而又難能可貴的器皿。除了撒督身上所具有的特點外，他還具有不少的特點是我們要學習的。

聖經上稱戶篩是大衛的朋友，現代中文譯本則說是大衛的忠實朋友；這是其他勇士所沒有的稱呼。「忠實的朋友」是指彼此相知、相得、相投、坦誠相待；是能進入對方的感覺，能分擔對方的擔子，尤其是在急難之時能助對方一臂之力，甚至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從這稱呼我們可以看出戶篩與大衛之間的親密關係。當大衛從耶路撒冷倉促逃亡時，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面哭。上到山頂時，戶篩也撕裂衣服，頭蒙灰塵來迎接他。(參撒下十五：30 / 32) 戶篩雖不在耶路撒冷，但他的心靈卻與大衛緊緊聯在一起。大衛遭大難，心中憂傷，戶篩的心中也是滿了憂傷。

聖經上多處提到神與人之間也有朋友的關係。譬如：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神稱呼亞伯拉罕是祂的朋友；主耶穌稱拉撒路是朋友，祂也稱我們是祂的朋友。(參約十五：13 / 15) 神使我們成為祂的朋友，得以明白祂的心意，且為祂的旨意澆奠，這都是祂的憐憫與高抬。受膏者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們與受膏者之間的關係也不單

是父母與兒女或主內弟兄姊妹的關係，也是同奔十架道路的朋友的關係。

回想我於一九八一年初奉差遣到西方時，對主僕人洪弟兄的認識很不豐滿，在生命中的開啟很少，所以寫信回來只是報告盡職事或教會的事情。那時由於生命很幼嫩，當神的手臨到時，實在承擔不了，又不知如何往前。有一天接到主僕人的信，其中他告訴我，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神愛的手，製造的手，為要使我成為合用的器皿。最後洪弟兄寫道：「青芬，不知妳心中有什麼痛苦的擔子，可以告訴我嗎？」那時我非常感動，也滿了感恩，心中深深感受到，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像是我知心的朋友，他多麼瞭解我，也多麼真實地要來分擔我的痛苦；我不能向他隱藏我心中的痛苦。一九八四年，我的靈魂體受到極大的熬煉，自認連活命的指望都沒有了。在那種急難時，主僕人的信又來到我手中。我感覺到主僕人雖身在千里之外，但他的心和他的靈卻在我旁邊。這麼多年在西方的事奉中，我用生命經歷到主僕人實在是我奔跑屬天道路上最好的朋友，是最可交託、最可信賴的。我因此深深地摸到神的愛，也深深地被成全。但反觀自己，與今日大衛的關係就不像戶篩與大衛，實在不像今日大衛的朋友，不能進入他的感覺，不能以他的心為心，也不能分擔他的擔子，更不能在他急難時成為他的幫助。就是與西方同工們的關係也不像朋友，由於生命的幼嫩，慢慢地與這些同奔天路的屬靈朋友愈來愈疏遠，很少分擔彼此的擔子，也無法在愛中說誠實話，更不能接受他們的誠實話。記得吳弟兄從大溪地回來時，在飛機上遇到一次幾乎墜機的大震動，那時他正在寫這幾年洪弟兄成全屬靈職事團生命更聯結的種種事奉，就是因著這個見証叫仇敵受震動；由此可見

屬靈職事團彼此生命聯結的重要性。願神把戶篩這種愛朋友，為朋友捨命的生命賜給我們，使我們成為今日大衛的忠實朋友，能破壞仇敵的詭計，幫助大衛得國。

戶篩是亞基人，亞基人是迦南的子孫，迦南是含的兒子。迦南是被神咒詛，作弟兄奴僕的奴僕的。(參創九：24 / 27) 這是戶篩的身分和家世背景，在人看是卑賤、無有的。他就是在這種認識自己的卑微而虛己的靈裡，如同主耶穌取了奴僕的樣式，卑卑微微地服事大衛王。所以神把上頭來的智慧、聰明、謀略、膽識都賜給他，感動大衛的靈也感動了他，使他能夠為大衛效力，拯救大衛脫離敵人的惡謀。我們本是受咒詛，該死該滅亡的，原與神的救恩無分無關，但神卻提拔我們成為祂的朋友，我們當存何等感恩、何等戰兢的心來事奉神呢！

當大衛逃出耶路撒冷上橄欖山時，就在山頂上敬拜神的地方遇見了戶篩。戶篩的確是一個活在靈裡，儆醒禱告的器皿。大衛遭大難時，他就在山頂上切切地禱告仰望神，這是戶篩能在淪陷的耶路撒冷破壞仇敵計謀的主要關鍵。他雖然肉身沒有跟著大衛，但他卻藉著禱告祈求與大衛同心，藉著禱告來推動坐寶座的手。這也是神僕人洪弟兄給我們的榜樣。他成為這世代忠誠的守望者，在神面前忠心、儆醒地守望，叫仇敵的詭計一一被揭穿，叫神的產業蒙保全。以往我對於禱告的職事不夠開啟，不夠寶貝，常常打盹，所以無法經歷禱告的權能。願神藉戶篩開啟我們，使我們在這山上愈發被守望禱告的靈所充滿。

此外，戶篩是一個站在山頂上的器皿。他的地位是站在屬靈的高原，是超越、升天的地位，所以能與主一同踐踏仇敵。今天我們何時站在錫安這升天的地位上來盡職事，就能遠超過

一切。回想一九八七年的星島戰役，我們在西方所盡的職事，叫神的心非常不滿足。後來神使我們慢慢看見自己的光景，明白我們爭戰失敗的主因乃是失落了錫安的異象。的確，若是錫安的異象模糊了，眼目就模糊，也就無法站在屬天的地位來盡職事而成功神的旨意。反觀星馬勇士從監牢中傳來的歌聲都滿了錫安的靈，這是星島之役得勝的一個關鍵。

亞希多弗的計謀相當狠毒，他要趁大衛疲乏手軟之時，忽然追上他，使他驚惶；跟隨大衛的民都必逃跑，他就單殺王一人。但戶篩的計謀卻是將仇敵單單對付王一人的戰略轉為對付王和跟隨之人的戰略。這也是今天新約教會在屬靈爭戰上所採取的策略。國民黨要對付的焦點是主僕人洪弟兄；只要洪弟兄被打倒了，新約教會就完了，眾人就會歸順國民黨。但我們卻用整體來和國民黨爭戰。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仇敵要置神的僕人於死地，但新約教會眾人如同一人，整體與這一人一同被毒打、受迫害；這是仇敵最害怕的。那一處地方教會或那一位弟兄姊妹被迫害，全球眾教會就起來一同爭戰；整體爭戰是我們爭戰得勝的另一關鍵。戶篩所用的計謀正符合了聖經真理的原則。唯有身體的行動才能將蛇與蠍子踐踏在腳底下，使仇敵作我們的腳凳。

戶篩是大衛的朋友，他詐降押沙龍，押沙龍竟然相信，且又接受他的計謀，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押沙龍為何輕易地相信戶篩呢？這的確見證大衛的神在人國中作王掌權，正如撒母耳記下十七章十四節所說的，因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的良謀，為要降禍於押沙龍。所以屬靈爭戰的得勝不看你的兵多兵少或你的計謀好壞，乃在於你是站在那一邊。凡是站在受膏者一邊的必然得勝，站在受膏者仇敵一邊的必然失敗，這

是我們盡職事的保障。當戶篩因信順服大衛的打發而進入仇敵中間時，神就幫助他，因祂受膏者的緣故，負他一切的責任。一九九〇年，當以東爭戰展開時，許姊妹就釋放了一篇信息：「留意所羅巴伯手中的線錠」。勇士們照著主僕人洪弟兄所釋放的真理「趕出野驢」，「擺陣唱詩」來面對仇敵，至終打了得勝的美仗。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國民黨瘋狂迫害新約教會，尤其是當年十二月三日，弟兄姊妹到小林遙望錫安，遭國民黨軍警的包圍；十二月七日，在桃園國際機場，國民黨要置新約教會於死地。我們在海外蒙了主的憐憫，摸著主僕人洪弟兄的感覺：不要放過牠……公佈國民黨的暴行，求神開輿論之門，求神開往華盛頓盡職事之門……並且照此感覺爭戰。果然在極不可能及艱難的環境中，神調度人、事、物來為我們效力，照著祂僕人所感覺的為我們行了大事，叫國民黨的陰謀詭計一一曝光，無法隱藏。這是神與受膏者同在的明証，這也是我們爭戰的保障。亞希多弗再狠毒、再聰明都不能勝過神，至終他的智慧成為他的網羅，把自己吊死了。所以人的智慧聰明若不為神效力，反用來追殺神的見證人，這種智慧是可咒可詛的。願我們效法戶篩，把自己全然獻給神，交在受膏者手中，成為受膏者忠實的朋友，能與他同心爭戰，除滅仇敵的陰謀詭計，成功神的旨意。

戶 篩 (二)

—— 順服與謀略的靈 ——

(1990.11.19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讀經：歷代志上廿七章卅三節；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卅節、卅七節，十六章十六節至十八節，十七章五節至十四節。

歷代志上廿七章卅三節（現代中文譯文）說到亞希多弗是王的顧問，亞基人戶篩是王的朋友和參謀。若用今天的話來講，戶篩跟亞希多弗都是大衛智囊團的成員，如國策顧問、戰略顧問、參謀長之類，也可以說是大衛的參謀本部，都是運籌帷幄，專門策劃獻計的。但亞希多弗與戶篩不同的地方在那裡？經上說戶篩是大衛的忠實朋友和參謀，亞希多弗就不同，只說他是顧問，卻不是朋友。大衛有很多的大能勇士，但可稱為朋友，而且是忠實朋友的，卻只有戶篩一人。朋友跟部下的地位不一樣，朋友是平行的，部屬是上下關係。神的受膏者不但需要很多忠心的部屬，他也需要知己。忠心的大能勇士，甚至顧問與參謀也許有很多，但不一定是朋友。戶篩是大衛忠實的朋友，就非同一般泛泛之交，乃是莫逆之交、生死之交，彼此意氣相投，肝膽相照。他能進到大衛的感覺，摸著大衛的心，也能體貼大衛的心。大衛心中的話，他能告訴戶篩，但不一定能告訴那些大能勇士。

我就想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稱神僕人為屬靈的父親；他也實在是屬靈父親，他愛弟兄姊妹如同母親乳養孩子，如同父親待兒女。只是我發覺有一種情形：有些弟兄姊妹見了神僕人好像

是部下見了長官，有點恐懼戰兢。你若這樣看神僕人，神僕人很難和你談心；在愛裡是不應該有懼怕的。神僕人也同樣需要有知心的朋友，是能夠進到他感覺裡，摸著他的心的；他只要講一句話，你就曉得他所想的、所要做的和所要達到的。也就是說，他要的是只要告訴你一點，你就能明白他全盤的心事和他所要成就目標的器皿。神僕人很怕那些「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馴良像呆子的器皿。

戶篩是神受膏者忠實可靠的朋友，相信他們是無話不說的，大衛對戶篩也必定是推心置腹。就如神以亞伯拉罕為朋友。當神要毀滅所多瑪、蛾摩拉的時候，神面向所多瑪觀看，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神把亞伯拉罕當作知心的朋友，將祂所要做的事和祂心中的計劃都告訴亞伯拉罕。正如中國人所講的，得一知己，可以無憾。

戶篩與大衛可說是生死之交，是同生死共患難的。他和撒督與大衛生命上的聯結，超乎一般人。「大衛蒙頭赤腳上橄欖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隨他的人也都在那裏哭著上去；有人告訴大衛說：『亞希多弗也在叛黨之中，隨從押沙龍。』大衛禱告說：『耶和華啊，求 使亞希多弗的計謀變為愚拙！』大衛到了山頂、敬拜神的地方，見亞基人戶篩，衣服撕裂，頭蒙灰塵來迎接他。大衛對他說：『你若與我同去，必累贅我；你若回城去，對押沙龍說：王啊，我願作你的僕人；我向來作你父親的僕人，現在我也照樣作你的僕人。這樣，你就可以為我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豈不都在那裏嗎？你在王宮裡聽見什麼，就要告訴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亞比亞他的兒子約拿單，也都在那裏。凡你們所聽

見的可以託這二人來報告我。』於是，大衛的朋友戶篩進了城；押沙龍也進了耶路撒冷。」（撒下十五：30 / 37）當大衛遭大難、受凌辱，被他兒子追殺而倉促逃亡時，戶篩和他相遇於橄欖山。這絕不是偶然碰上的，也不是大衛事先告訴他說：「戶篩啊，我們逃走的時候，首先要經過橄欖山，你若要找我的話，到橄欖山找我。」戶篩在這個時候沒有到皇宮或其他地方到處去尋找大衛，他自己就先上了橄欖山，在橄欖山等候，並迎接大衛。你就知道他是那樣認識神的受膏者，與他生命的聯結是那麼緊密；大衛的行動、思想、意念，他是摸得那麼準。他了解大衛，摸著大衛的心，知道大衛此時不會往別處去，必定先上橄欖山。橄欖山乃是禱告的山。在新約時代，我們的主耶穌每次到耶路撒冷，從不住在耶路撒冷城內。他在殿中講完了道，為百姓醫病、趕鬼之後，晚上必定上橄欖山去禱告，在橄欖山住宿；那也是主復活後升天的地方。大衛就是上這座山禱告。大衛知道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他目前遭大難、受凌辱，生死關頭，唯一道路就是仰望神。他來向山舉目，他知道他的幫助乃是從造天地之耶和華而來。戶篩先大衛而上橄欖山，就是知道大衛的這種認識與感覺。大衛上山禱告是全局扭轉而得勝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大衛上到橄欖山，得到一個很不利的情報：他的顧問亞希多弗，智囊團的一員，竟然跟隨押沙龍叛變了。這件事帶給大衛的困擾和震撼是大的，他就發出一個禱告：「耶和華啊，求祢使亞希多弗的計謀變為愚拙。」當大衛向山舉目，耶和華神果然幫助他。他禱告完，一上到山頂，神立即把一個人帶到他的面前，那就是他忠實的朋友戶篩。戶篩的出現使大衛清楚：唯有足智多謀的戶篩才能夠敗壞亞希多弗的詭計、陰謀。

大衛對戶篩說：「你跟我去，是我的累贅。」現代中文譯本為：「你跟我到曠野去，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就著一般人來說，這是很厲害的破碎。若是今天神僕人對你說這種話，你的反應如何？說不定一氣之下，拂袖而去。如果戶篩不認識大衛，也很可能有這樣的反應：「好哇，我多年和你同生死、共患難，現在老了，竟然成了你的累贅？算了，我走了就不會累贅你了。我既然對你沒有用，回耶路撒冷到押沙龍身邊去破壞亞希多弗計謀的，你另請高明吧……」這樣的話也實在叫人吃不消。當年神僕人在小林河灘時，有部分同工留在台北。他們當中有人好過不去，話雖然沒有講出來，裡面卻嘀嘀咕咕，一直翻騰。那時如果神僕人跟他講：「你不要到小林河灘來，你來小林河灘是我的累贅。」他準會絆倒。然而知己之間說話是用不著客套的。大衛認識戶篩，知道戶篩不是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大能勇士，而是一位運籌帷幄的參謀人才，所以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詐降押沙龍。大衛也知道戶篩聽得懂他的話，明白他的意思，更曉得戶篩承受得了這些話，不會心存芥蒂。

詐降是非常危險的事。我們從押沙龍的話中可知他相當認識戶篩：「你對你朋友大衛的忠誠到那裡去了？」意思是：你對我父親那麼忠誠，怎麼會來投奔我？他裡面已經起了疑心。當大衛要戶篩詐降押沙龍的時候，要他對押沙龍說：「王啊，我願作你的僕人；我向來作你父親的僕人，現在我也照樣作你的僕人。」若不是知己，實在很難從命。因為這是表演變節投降，不但是冒生命危險，更是冒人格掃地的危險。俗話說：「生死事小，失節事大。」又說：「士可殺，不可辱。」對有志節的人來說，你叫他死比較容易，叫他受辱，他寧死不幹！戶篩詐降，在整個以色列人面前，是人格掃地，且若稍有差錯，

如：大衛一旦失敗了，或陣亡了，誰能還他清白？那真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只有遺臭萬年了。中國對日抗戰結束，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戴笠，在抗日戰爭期間，派了很多間諜在日本的皇軍裡作情報工作。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把這些人抓起來當做漢奸辦，準備槍斃。這些諜報人員有恃無恐，他們想：我是戴笠派來的，只要戴笠來，我們就會得釋放。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戴笠座機墜毀南京。這些諜報人員聞訊嚎啕大哭，因為戴笠一死就死無對証了；結果一個個按照漢奸罪槍決，遺臭萬年。戶篩立即回耶路撒冷，那是深入虎穴，因為押沙龍比虎子更兇。撒督和戶篩，他們兩位之順服大衛像順服神一樣。他們把神受膏者的話當作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一樣的來順服。他們看重受膏者的話和命令過於自己的生命。戶篩這次臨危受命，並沒有任何辯白，就冒生命危險及甘受全以色列人辱罵的羞恥，回到耶路撒冷，詐降押沙龍。他對大衛的命令，是擺上性命，冒死去執行的；若不成功，只有一死。弟兄姊妹，與受膏者同心，是不計生死榮辱，隨時預備好澆奠的。在這緊要關頭，你究竟去不去？若沒有這個認識與決心，這條路絕對走不上去。戶篩若是沒有隨時預備好被澆奠的話，不會回去詐降押沙龍，因他知道這趟回去是生死未卜。然而戶篩有此認識與決志：生也好，死也好，成也好，敗也好，只要神旨得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榮也罷，辱也罷，毀也罷，譽也罷，只要大衛平安，這些都無足計較。為了與受膏者同心，即使遭以色列人唾棄和羞辱，也無怨無悔。

今天很多人走不上新約教會這條道路，沒有別的，就是在這些方面——利害關係，榮辱關係，面子問題——斤斤計較。這些東西其實毫無價值，因為都是從己生命裡出來的，最攔阻

人進神國。以前背道者左某特別愛虛榮、要面子，只要神的僕人當眾稱讚他幾句，他就樂昏了頭。有一次他自吹自擂是怎樣勇敢，怎樣在部隊裡出風頭，但神僕人卻說：「最怕死的就是左某。」這句話傷透了他的心。他一想起這句話，就咬牙切齒，簡直活不下去；越想越氣，越想越恨，終於走上了不歸路。所以跟神僕人同心，對於生死、成敗、利害、得失、榮辱、毀譽，都要置之度外；這些已生命裡的東西，若不放下，久而久之，你也會像左某一樣，走上背道之途。

對某些順服的功課，必須有順服的勇氣。有些人何嘗不想順服？只是沒有那個勇氣。面對生死存亡，那分勇敢絕不是天然人的血氣之勇可以涵蓋的。中國人有一句話：「勇者不懼。」勇敢的人是不怕的。但神僕人是說「羔羊無己」，這兩個層次就相差很遠了。勇者不懼和羔羊無己，那完全是兩回事。槍擊要犯林來福被抓到之後，毫不在乎，嘴裡還嚼著口香糖。那是一種血氣之勇，匹夫之勇；世人之勇類皆如此。「羔羊無己」乃是大勇。這種大勇絕不是人的勇氣，乃是因認識神的受膏者而有的勇氣，是因明白神的旨意而有的勇氣，是因認識時代的異象而有的勇氣。這些年來新約教會與邪惡政權爭戰，許多弟兄姊妹真是手無縛雞之力，但上了戰場就是那麼勇敢，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若是不明白時代異象，不認識神的受膏者，不明白神的旨意，人的勇氣絕對經不起這種死亡的考驗。當主耶穌上十字架的時候，門徒幾乎都跑光了，不見蹤影。但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了以後，十二個使徒全都變了，個個都是羔羊無己；據說十二位使徒中除約翰之外，其餘十一位都殉道了。為什麼有這種勇氣？因為他們親眼看見主從死裡復活，也親眼看見神的兒子在橄欖山升天，接著他們又被聖靈充滿了，

所以就不再膽怯。這種勇氣就不是從人而來，也不是因苦練而有。這不是匹夫之勇、血氣之勇，乃是因認識彌賽亞而有的勇氣；這就叫「羔羊無己，獅子無敵」。神僕人也常講「無己者無敵」。大勇是無敵的，是因無己而有的無敵。俗語說：「大勇若怯。」一個真勇敢的人，外表看起來好像軟軟弱弱的，正如那些有本事，練過真工夫的，總是深藏不露，絕不輕易出手。戶篩就是這樣。你平時看不出他有什麼作為，默默無聲，不像某些人，顯在人面前的是好剛強、好勇敢，其實骨子裡卻是膽小如鼠。所以在戶篩身上，可以看見羔羊無己、獅子無敵的靈。

從戶篩的表現也可以看到他從上頭來的高度智慧；尤其是在他破壞亞希多弗的詭計上可見一斑。請看聖經撒母耳記下十七章一至十四節：「亞希多弗又對押沙龍說：『求你准我挑選一萬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趕大衛，趁他疲乏手軟，我忽然追上他，使他驚惶；跟隨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單殺王一人，使眾民都歸順你。你所尋找的人既然死了，眾民就如已經歸順你；這樣，也都平安無事了。』押沙龍和以色列的長老都以這話為美。押沙龍說：『要召亞基人戶篩來，我們也要聽他怎樣說。』戶篩到了押沙龍面前，押沙龍向他說：『亞希多弗是如此如此說的，我們照著他的話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說吧！』戶篩對押沙龍說：『亞希多弗這次所定的謀不善。』戶篩又說：『你知道，你父親和跟隨他的人都是勇士，現在他們心裡惱怒，如同田野丟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親是個戰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現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別處，若有人首先被殺，凡聽見的必說：跟隨押沙龍的民被殺了。雖有人膽大如獅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親是英雄，跟隨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計，不如將以色列眾人一

——從但直到別是巴，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聚集到你這裡來，你也親自率領他們出戰。這樣，我們在何處遇見他，就下到他那裡，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樣，連他帶跟隨他的人，一個也不留下。他若進了那一座城，以色列眾人必帶繩子去，將那城拉到河裡，甚至連一塊小石頭都不剩下。』押沙龍和以色列眾人說：『亞基人戶篩的計謀比亞希多弗的計謀更好！』這是因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的良謀，為要降禍與押沙龍。」這裡講到亞希多弗為押沙龍所獻的計謀真是上策，非常厲害；若押沙龍依計而行，大衛就危在旦夕了。但押沙龍信不過亞希多弗的計謀，轉而求教於戶篩。戶篩首先否定了亞希多弗之計謀，並為押沙龍另出一謀，正如上面經上所講的，那是導押沙龍於敗亡的。由於戶篩之機智與口才，叫押沙龍與以色列人心服口服，實在不簡單，也足見戶篩與亞希多弗平時的為人如何了——戶篩深孚眾望，為眾人所欽佩、信賴。押沙龍揚棄亞希多弗之謀而採用戶篩之略，實在是神做的，是神要亡押沙龍而拯救大衛。亞希多弗見計不從，知大勢已去，在百般無奈下走了人生絕路——回家上吊死了；足為背叛者戒。戶篩立即將這些情報傳給撒督，轉達給大衛王，要大衛迅速渡約但河。戶篩實在是位軍事天才，尤其在情報方面，極其卓越；若用今天的話來形容，實在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參謀總長、特務頭子。他的情報天才使他表現出最高的情報藝術。最高的情報藝術乃是把敵人的作戰指揮操之在我方手中，以我之謀，謀敵之謀；如兵法上說的，「上兵伐謀」。戶篩就是運用此最高的情報藝術指揮敵我兩方面的作戰——他指揮調度押沙龍，也同時指揮調動大衛的軍隊。他是大衛的參謀總長，同時也是押沙龍的參謀總長。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就是失敗在這裡。毛澤東的特務劉某

埋伏在蔣介石身旁，作蔣的副參謀總長。他師法戶篩，為蔣策定作戰計劃，卻把計劃的副本送給毛澤東。所以蔣介石每戰必敗，以致失去大陸，退守台灣。當共產黨在大陸全面性勝利後，劉某軍隊如何呢？回到了延安，毛澤東就為他開慶功大會，並對四野軍頭們說：你們不要以為勝仗是你們打的，功勞是你們的，我告訴你們，第一功勞是劉表將軍；是他把蔣介石作戰計劃送給了我。國民黨這時才恍然大悟，為什麼丟了整個大陸。戶篩誠然是指揮兩面作戰之長才，是情報天才的典型。

情報是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而不知彼，一勝一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則屢戰屢敗。然而知己知彼只是人國情報所追求之極限，列國先知不但知己知彼，更是知神。他認識神的計劃，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要成就的是什麼，所以他能識破撒但的詭計，制敵機先，叫撒但的詭計總不得逞。我想到每次國民黨要詭計要陷害神的僕人，又為新約教會張設網羅，挖掘陷阱。神僕人就是料敵如神，不中詭計。結果國民黨的特務、警察總是被自己的網羅所纏住，被自己的陷阱所埋葬。所以國民黨也好，任何人國也好，要跟列國先知來鬥，他們永遠是輸家，因為神已把勝利賜給了新約教會，蔣經國被新約教會的神擊打而亡，就是明証。

大衛知人善任，他曉得別人完成不了他的任務，惟獨他的朋友戶篩才能。戶篩果不負大衛所託，圓滿達成任務。所以，戶篩這個人不被使用則已，一被使用，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衝天。大衛這一次獲得了勝利，扭轉了全局，固然是神做的，但戶篩亦是功不可沒。他以高度的機智，做了這一件大事，挽救了大衛的危亡，拯救了以色列國，保住了大衛王朝，使神的旨意得以貫徹。神的僕人要完成神的計劃

——打碎人國，實現神國，也急切需要這樣的朋友。但願弟兄姊妹們和同工們都能成為神受膏者的知己，個個都被智慧的靈、知識的靈所充滿，個個滿有謀略的靈，像戶篩那樣，忠實可靠又機智，在爭戰的路上跟受膏者同心同靈，不計生死、不計成敗，也不計榮辱、毀譽。這是能敗壞魔鬼撒但的一切陰謀詭計，能把今日的亞希多弗逼上死路的器皿。我們若能如此，撒但的國度就要在我們面前徹底崩潰瓦解，神的國度就要在九十年代實現在全地。

戶 篩 (三)

(1990.11.19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曉得如何敗壞仇敵的計謀

戶篩是幫助大衛破壞亞希多弗計謀的一個勇士。在那個時候，大衛不但需要有人跟隨他到曠野，更需要有人去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因亞希多弗的計謀相當厲害，若不破壞，再多的勇士也很難保住大衛的命。這時，大衛遇見了他的朋友戶篩，就把這個神聖的使命託給他，因為這個使命相當艱鉅，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擔的。一個作情報工作的人，要非常的機警、靈敏與勇敢。今天神在新約教會中也是要得著像戶篩這樣的器皿，是能夠與時代器皿同心來敗壞仇敵的陰謀詭計的，但是現今這種器皿少之又少。

弟兄姊妹們、同工們，不瞞你們說，這些年來我最感迫切，也最痛心的就是這一點。能夠像戶篩這樣進到大衛感覺裡來防堵破口，又敗壞仇敵陰謀的器皿，實在少之又少。我很鄭重，也很沉痛地說，我們不中仇敵的詭計已經很好了，不要說去敗壞仇敵的詭計。光是不中仇敵的詭計、不上仇敵的當是不夠的，還要能夠破壞仇敵的詭計，敗壞仇敵的陰謀；這才是當時大衛所需要的，也是這時我所需要的。我看到雅各家的勇士們那麼勇敢，實在為他們感恩。但是每想到像戶篩這樣有勇又有謀的器皿這麼少，我心裡好沉痛！不要說太遠，就說最近。我們看到觀光客越來越多；大車也好，小車也好，都越來越多。通常遊覽車前面都貼著紅紙條，紙條上寫著「往錫安山朝聖」。但我昨天看到一輛遊覽車貼的紅紙條是寫「錫安山朝山

團」；他們不是來朝聖，乃是來朝山的。他們為什麼這樣寫？是不是寫錯了？還是故意寫的？我不知道。但當時我裡頭有一個反應：這是仇敵的詭計！好可惡的。他們不是來朝聖，乃是來朝山的；這對錫安山的神非常不虔、不恭、不敬。我裡頭非常厭煩，知道仇敵在這裡耍詭計。

最近上錫安的，什麼人都有，但誰有靈裡的儆醒、設防？我聽說昨天中午有一輛小轎車直接開到曙光樓，足足一個多鐘頭，後來才被發現。我不敢說那一輛車子是怎麼一回事，但起碼我發現我們儆醒防堵破口的靈已經鬆了。我們不但不能破壞仇敵的詭計，連設防的心情都沒有了。弟兄姊妹，力量是從儆醒來的；不儆醒的話，什麼力量都會沒有。像參孫那麼大力氣的人，一失去儆醒，能力統統消失；能力一消失，不要說破壞仇敵的詭計，連防堵破口都不能。現在我們那種儆醒的靈已經失落了；靈裡不設防，披著羊皮的豺狼進來了，我們也分辨不出。屬靈的鼻子已經塌了，聞不出狐狸的味道了。羊味跟狐狸味原是相差很多的，但我們鼻子竟然塌到一個地步，聞不出來了；甚至連聞都不去聞，馬馬虎虎的看一下：統統是羊，統統是羔羊同伴。這樣不設防的光景是我裡頭最沉重的。所以談到戶篩的見證，我裡頭非常沉重、非常迫切。我需要像戶篩這樣能夠防堵破口，能夠破壞仇敵的詭計和陰謀，叫仇敵的陰謀詭計在我們中間毫無地位、毫無所有的器皿。這是我裡頭非常迫切的需要，比什麼都迫切。老實說，那些勇於爭戰、出去拿看板的器皿，我需要；勇於勞苦、殷勤作工、不顧惜性命的器皿，我需要；但屬靈的眼目明亮，靈裡設防，能夠為著神時代的旨意起來破壞仇敵陰謀詭計的器皿，我更需要。有時候我們不但不能破壞仇敵的陰謀詭計，還把神的恩典和祝福、我們在

聖經人物

基督裡頭的自由，傻裡傻氣地送給仇敵。好像大衛在逃難爭戰的時候，如果他身邊的勇士不但不能為大衛搜集耶路撒冷城的情報，反而把大衛逃難的光景洩露給押沙龍，你想大衛的心會如何？我有時候就會看到這樣的情形。當然我不敢說弟兄姊妹是故意的，很可能都是無意的，但就是那麼傻、那麼糊塗，又是那麼不機警。

沒有自己的安危 只有時代器皿的安危

戶篩這個器皿實在難得，他的的確確配稱為大衛忠實的朋友。我覺得戶篩所以能夠作大衛忠實的朋友，敗壞亞希多弗的計謀，乃因他沒有自己的安危，只有大衛的安全。他回耶路撒冷詐降是十分冒險的事。從撒母耳記下十六章十七節那些話，你就知道押沙龍很清楚戶篩的底細：你是我父親的摯友啊！你怎麼這個時候回來投降呢？現代中文譯本說：「你對你朋友大衛的忠誠哪裡去了？你怎麼沒跟他走呢？」你若是當時的戶篩，聽到這些話，得準備隨時被砍頭了。戶篩冒死也要維護大衛的安全。他沒有自己的安危，只有大衛的安危；他的命不是為自己，乃是為著神所揀選的大衛。

沒有自己的忠實 只有對神及時代器皿的忠實

戶篩也是一個沒有自己榮辱得失的人。詐降對一個忠實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許多時候要我們做一些在人看來滿正當的事，那很容易；若要我們做一些在人看來好像很不名譽的事，那就難了。戶篩向來以大衛忠實的朋友而聞名，可見他不

是一個見風轉舵、刻變時翻的人，也不是一個八面玲瓏、兩面討好的人。這個時候大家都跟大衛去飄流了，他卻要回耶路撒冷，對押沙龍說那種卑躬奉承的話，按理，實在很難接受。這時戶篩對大衛的忠實，就面臨更深一層的考驗，這需要戶篩完全沒有自己的真實，也沒有自己的虛假才可以。我們會盼望沒有自己的虛假，卻要有所謂的忠實。但這時神不要戶篩有自己的忠實、真實、誠實。所以當大衛叫他回耶路撒冷去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時，他就去了；不管人家怎麼評論，他都無所謂。因他沒有自己的榮耀，沒有自己的尊貴，也沒有自己的忠實；他只有對大衛的忠實，他的忠實是對準神心意的。

還有，這種詐降，要裝得很真才可以。「願王萬歲」，對著大衛說出來，名正言順，但是對著押沙龍，就很難說出口了。好像彼得說：主啊，這是不可的！這些不潔淨的東西，我從來沒吃過。這就是彼得自己的聖潔。這個時候的戶篩也面臨到類似原則的考驗——大衛啊，我從來就沒有撒過謊，向來都是真真實實的。你這個時候叫我去對押沙龍說願王萬歲，願王萬歲，這個違背我的良心，我說不出來。你的良心那麼敏銳？比大衛的還要敏銳？我不是鼓勵大家去撒謊，你千萬不要聽錯了，以為戶篩可撒謊騙人，我也可以。這是你用戶篩作藉口來滿足你的私慾，不是為著成功神的旨意，不是為著建立神的國度，那你並不是戶篩，反要被神篩出去。所以千萬不要把我的話聽走樣了。

許多時候我們天然的道德觀念相當攔阻聖靈的工作，叫我們沒有辦法對付仇敵，沒有辦法敗壞仇敵的陰謀。所以我們必須沒有自己的誠實，也沒有自己的詭詐；沒有自己的真實，也沒有自己的虛假。無論是人所謂的真實、誠實，或詭詐、虛

假，只要是對準神的心意，在聖靈的帶領底下的，那都是對成功神的旨意有益的。我們要有一種非常超越的觀念，認識什麼叫作好，什麼叫作良善。只要是對準神心意，照著神的旨意而行，成功神旨意的，就是好，就是良善；凡是不對準神的心意，不照著神的旨意的，在神眼中統統是惡，就是人以為良善的也是惡。記得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廿一節所說的話嗎？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主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奉祢的名趕鬼，奉祢的名行許多異能嗎？」這些在人看來都是好的，但主耶穌怎麼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從這裡我們知道，主觀念中的善惡跟我們觀念中的善惡不一樣。什麼叫作善？遵行神旨意的就是善；凡不是遵行神旨意的，縱是傳道、趕鬼、行異能，也是惡。

戶篩的神聖使命就是與大衛同心敗壞仇敵的陰謀詭計，這需要他沒有自己的榮辱，也沒有自己的誠實或虛謊。神要他怎麼說，他就怎麼說；神要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這就是善。願我們能夠在這一點逐漸被開啟，好讓我們在這末後的世代作一個時代器皿忠實的好朋友，一同來防堵破口，敗壞仇敵的詭計和陰謀。這樣的器皿是大衛在逃難的時候迫切需要的。也是今天神在祂的家中所需要的。願我們都像戶篩那麼的儆醒、機警、明亮，沒有自己的榮辱得失，沒有自己的誠實，當然，也沒有自己的虛假，只有對大衛的忠實——對神所揀選的時代器皿的忠實。願主恩待我們。

亞希多弗

亞希多弗（一）

（1990.11.24錫安山早禱會同工愛芳姊妹交通）

「亞希多弗也作王的謀士。……」（代上廿七：33）亞希多弗能作大衛的謀士，顯然是很有智慧才幹的人。然而，一旦他的心偏於邪，背叛大衛，跟隨押沙龍，他的智慧就成了滅亡之人的智慧：最後他的智慧被敗壞，他也因此而滅亡。就如雅各書三章十五節所說的：「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所以神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押沙龍獻祭的時候，打發人去將大衛的謀士、基羅人亞希多弗從他本城請了來。於是叛逆的勢派甚大；因為隨從押沙龍的子民，日漸增多。」（撒下十五：12）當押沙龍派人去請亞希多弗來時，他立刻就來，並不考慮誰才是神的受膏者；可見他的跟從乃是看局勢、看環境，而不是在靈裡的看見。記得一九七六年，新約教會面臨一次屬靈大地震，這對每個弟兄姊妹都是厲害的考驗：到底你來新約教會是看見異象、因著真理而來，還是跟著群眾走的？那時各人的工程都顯明出來了。那些沒有異象的糊塗人甚至說：「路得姊妹下火湖，我也要跟她下火湖。」多麼悲哀！

「押沙龍轉身對亞希多弗說：『你有甚麼建議？我們該做甚麼？』亞希多弗說：『你去跟你父親留在宮殿看守的妃嬪睡覺。這樣，每一個以色列人都會知道你成了你父親的仇敵；跟從你的人就會大得鼓勵。』於是他們在王宮平頂上搭了一座帳棚給押沙龍。在眾目睽睽下，押沙龍走進帳棚，跟他父親的妃

嬾睡覺。在那些日子裡，大家認為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都像是從神來的話；大衛和押沙龍兩人都聽從他。」（撒下十六：20／23 現代中文譯本）亞希多弗的事奉完全不在異象中，不在靈裡。當押沙龍問他有什麼建議時，他不必在靈裡尋求，很快就可以講出個好主意，而且好像是從神來的話；可見他的主意絕妙，叫人心服口服。但這麼有智慧的人，結局如何呢？自殺而亡，非常悲慘。神藉此叫人看見，不在靈裡而憑魂的事奉或許有一時果效，卻沒有永恆的價值，甚或會成為致命的因由。

在新約教會中，靈的事奉是多麼重要。想到我們事奉神的過程中，常喜歡靠自己的聰明、本事，時時會有亞希多弗的主意和辦法；這樣的事奉在外表看來還滿像樣的，但卻沒有膏油、沒有權能，更沒有永遠的價值。記得一九七九年我剛來台學習事奉神時，很喜歡依靠自己天然人的聰明才智。那時每週末神僕人都會安排青年同工到各地教會服事講台。每到拜六晚上，那些第二天要出去站講台的同工們都好緊張，有時到半夜一、二點還在一邊看聖經、筆記，一邊答答答靈禱。我心想：何必如此緊張，早禱時神僕人不是交通很多了麼？到時照講就可以了，很簡單嘛！神就興起環境，叫我學習靈的功課。有個主日我到桃園教會服事，因不識路，一位同工就陪我去。下了講台，自覺今天還講得不錯。誰知歸途中那位同工對我說：「愛芳，我覺得妳今天講道，靈不夠強，到最後好像很沒有力……」我聽了很不服。她一直講個不停，我有點受不了，但心裡知道這是神興起來的環境，只好學功課，不過感覺還不重。下車時，我以為可以解脫這煩人的環境了。孰料，一走進宿舍，感到氣氛不太一樣，好像大家都很高興，一直講個不停——原來大家都在述說他們今天所經歷的神榮耀作為。一位

說：「哇！今天聖靈多麼印証，太榮耀了……」另一位說：「是啊，今天真不一樣，我一開始講，聖靈就大大澆灌下來，全場痛哭流淚……」我聽到這些話，實在害怕——怕他們問我：「愛芳姊妹，妳今天怎樣？」心想：今天若沒有那位同工跟我去，我還可以說：「還不錯。」但恐怕她已告訴別人我的靈很差。於是我趕快逃到廚房，沒想到廚房那裡，另一批姊妹們也在講：「今天好榮耀啊！」「是啊，我一上車就經歷到神……」每個教會都榮耀，只有我去的桃園教會不榮耀。那時，我無處可逃，只好退到床上禱告。神的光臨到我：「妳以為憑妳一點記憶力就可以站講台嗎？新約教會是靈的事奉……」從那時起，每拜六晚，我也像其他同工一樣了：一面看聖經尋求，一面答答答靈禱。

連燒飯神也要我們活在靈裡。神僕人曾說：「要奉差遣嗎？先下廚房半年。」起初，我聽到有些同工燒菜也要禱告，覺得很奇怪，因我認為燒飯很簡單。神就開始藉著管廚房的姊妹來幫助我：「妳鍋子為什麼沒有洗？」「豬骨頭為什麼沒有煮兩次？」「妳的菜配得不好……」到一個地步，我被追問得再也沒有勇氣上廚房了。我感到害怕、無能，才深深地覺悟，連煮飯也要在靈裡，也要依靠神的恩典，自己的才幹全不管用。廚房服事最怕的就是時間到了，菜還沒煮出來。有一天，輪到我煮飯，感謝主，菜都及時上桌了。但有位弟兄吃到我的苦瓜炒蛋，就喊起來：「愛芳啊，妳的苦瓜沒有熟啊！」我心想：「主啊，我已經被破碎夠了，祢還要來一次嗎？祢知道，我已經是靠祢的恩典了。」神就興起一位姊妹替我說話：「沒有啦，這是馬來西亞的炒法啦！」那弟兄說：「哦，馬來西亞的炒法是這樣的啊？」我越來越覺悟，一切的事奉都需要回到靈裡。不

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靈方能成事。

「亞希多弗又對押沙龍說：『求你准我挑選一萬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趕大衛，趁他疲乏手軟，我忽然追上他，使他驚惶；跟隨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單殺王一人，使眾民都歸順你。你所尋找的人既然死了，眾民就如已經歸順你；這樣，也都平安無事了。』押沙龍和以色列的長老都以這話為美。」（撒下十七：1／4）亞希多弗又出了一個詭計要殺大衛。一個活在己裡的人，慢慢會可怕到一個地步，起來追殺神的受膏者。亞希多弗心想：這是我的機會了，我要好好的大幹一番，藉此成名。若有人問是誰殺死大衛王的？是我亞希多弗親手殺的。那時押沙龍的元帥是亞瑪撒。亞希多弗不是元帥而是顧問，卻要率領軍隊去打仗，可見他的野心有多大。活在己裡多麼可怕，整天所想的就是如何使自己成名，叫大家知道他亞希多弗多有才幹。以前在檳城有個背道者鄭沛然，他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因為他很有錢，又有名望。他領受江姊妹所傳的真道不久，有一個宗派信徒攻擊他，說他的壞話。他就受不了，便寫書反駁。神使女江姊妹看了，感到不妥，對他說誠實話：「人攻擊我們，我們不必為自己辯護什麼。神會為我們伸冤。我們只要為真理辯護。」他很通不過江姊妹這樣講，說：「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做什麼呢？」江姊妹說：「我們的根基是血、水、聖靈全備真道，不是自己的名聲。」可見他事奉的根基不是真道，不是神的旨意，而是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當名望地位得不著時，他就翻了。他就這樣背道了，又極力攻擊毀謗神的使女江姊妹。

「押沙龍和以色列眾人說：『亞基人戶篩的計謀比亞希多弗的計謀更好！』這是因耶和華定意破壞亞希多弗的良謀，為要

降禍與押沙龍。」（撒下十七：14）亞希多弗憑著他的智慧所謀的上策，眼看就要得逞；但神定意叫他被敗壞，就叫他一切良謀都歸於無有。今天郝柏村也像亞希多弗，滿有詭計謀算，但我們的神必敗壞他的惡謀。箴言十九章廿一節說：「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詩篇卅三篇十節說：「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

「亞希多弗見不依從他的計謀，就備上驢，歸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遺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親的墳墓裡。」（撒下十七：23）不在靈裡的事奉，最後是死路一條。亞希多弗悲慘的結局，要成為我們的警戒。記得我們在紐約的那段日子，雖然也有外面的工作、事奉，但靈裡卻是昏暗。有一天，我們接到神僕人一封信，他要我們想想看，這段日子有沒有神的話臨到我們，有沒有從神來的開啟？起初我們覺得很奇怪，神僕人怎麼給我們寫這種信？但神僕人的信像一面鏡子，把我們那些老以利的光景都照出來，我們的確昏暗到沒有神的話，摸不清楚聖靈的方向。一切的工作沒有膏油，就沒有炸力，更沒有價值。那時又聽說西方同工們異象模糊，我們真是活不下去了。外面經濟熬煉，裡面心靈熬煉，現在連異象都模糊了，還事奉什麼？算了算了，準備結束事奉神的道路——上吊。有些同工真的出去找工作——找繩子；還好神憐憫，繩子沒找到。所以，不在靈裡的事奉是好痛苦的。但感謝主，祂的光臨到我們，藉著各樣環境不斷訓練我們回到靈裡，就是叫我們再次認定這生命的異象，肯定祂的受膏者，留意祂僕人的感覺和帶領。這是我們回到靈裡事奉之秘訣。我們一如此事奉，就滿有屬天權能，在各樣的事上就能彰顯神的榮耀。願我們都能在這點上確實地學習，好叫我們的事奉有永存的價值。

亞希多弗 (二)

—— 亞希多弗之奸險惡毒 ——

(1990.11.26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讀經：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十二節、卅一節至卅四節，十六章十五節、廿一節至廿三節，十七章廿三節。

亞希多弗與押沙龍的結合，一個是亂臣，一個是賊子，是道道地地亂臣賊子的結合。歷世歷代都有亂臣賊子；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神的僕人常常講到詩篇第二篇：「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亂臣加賊子的大叛亂。在神的眼中，人國的君王、臣宰都是亂臣、賊子，是專門與神為仇為敵的。亞希多弗與押沙龍的結合，帶給大衛的是生命的危險，帶給以色列國的則是生存的危機；他們要推翻的是神的旨意。請看撒母耳記下十五章十一至十二節：「押沙龍在耶路撒冷請了二百人與他同去，都是誠誠實實去的，並不知道其中的真情。押沙龍獻祭的時候，打發人去將大衛的謀士、基羅人亞希多弗從他本城請了來。於是叛逆的勢派甚大；因為隨從押沙龍的人民，日漸增多。」從這裡我們看到這一對亂臣賊子結合的蛛絲馬跡和他們背叛的根；他們的叛亂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裡講到亞希多弗是大衛的參謀、顧問，他是大衛王朝的現任官員，卻不住在耶路撒冷，而住在基羅；「基羅」是充軍的意思。（中國以前的官員、人民犯了罪以後，有被放逐、充軍作為懲罰的。）難道是亞希多弗犯了罪，被大衛懲罰，充軍到了那個地方？但他不住在耶路撒冷而住在基羅是事實。其次，當大衛逃亡的時

候，所有大衛的臣僕和大能勇士都一同跟隨逃亡，獨獨他遠離大衛；當押沙龍召喚他的時候，則立即應召。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押沙龍獻祭，不在耶路撒冷，卻在希伯崙。約櫃既在耶路撒冷，就當在神的約櫃前獻祭，為何跑到希伯崙去獻祭？再者，當押沙龍正式叛變之前，為何沒有找別人商議，單單找亞希多弗呢？押沙龍離開耶路撒冷時，有二百人跟隨他，經上說：這二百人完全不知道內情，都是誠誠實實去的；但與亞希多弗見面以後，跟隨押沙龍的人數突然增加，叛變的聲勢非常浩大。

我們看出什麼蛛絲馬跡了嗎？亞希多弗不只是跟神的受膏者過不去，他與神的受膏者簡直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推斷的不錯的話，押沙龍的叛變當是亞希多弗在幕後大力主導策劃的；押沙龍受亞希多弗之影響甚深。因為押沙龍這個人跟蔣孝武一樣，仗著太子的地位，任意妄為。從他所做的幾件事就可看出他的張狂：第一，他為了替他妹妹報仇，竟然不計後果，把他的哥哥暗嫩殺了，也就把繼承王位的機會失去了。第二，他找約押不來，竟放火燒掉約押的麥田，一派蠻橫不講理的公子哥兒的作風。還有，他居然聽從亞希多弗之謀，在王宮的樓頂上，跟他父親的妃嬪亂倫，這與禽獸何異？所以說這次叛變是亞希多弗在暗中策劃、操縱、導演當不為過。經上也說到：「在那些日子裡，大家認為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都像是從神來的話；大衛和押沙龍兩人都聽從他。」（撒下十六：23 現代中文譯本）

亞希多弗既是大衛的參謀、顧問，卻不住在耶路撒冷；若不是充軍的話，最低限度他已是不守本位。正像不守本位的天使，如同流蕩的星，必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存留，其結果悲慘也

是必然的！無論什麼理由，他住在基羅這個地方，是他恨大衛的明証之一。

當大衛逃亡的時候，所有的大能勇士、臣僕都跟隨大衛逃亡，獨獨他一人沒有，其實大衛的逃亡很可能就是他在暗中所導演的逼宮惡劇。這是他恨大衛的明証之二。

押沙龍不在耶路撒冷約櫃前獻祭，卻跑到希伯崙去獻祭。其實獻祭是一個幌子，乃是另有企圖。原來基羅緊挨著希伯崙，它就在希伯崙南邊。所以押沙龍到希伯崙去獻祭是假，去找亞希多弗來在希伯崙舉事才是真的。押沙龍到希伯崙去獻祭是叛變計劃的第一步，很可能就是亞希多弗安排押沙龍去的。這是亞希多弗仇恨大衛的明証之三。

押沙龍在正式叛變以前，沒有找別人，單單找了亞希多弗，由此可知押沙龍與亞希多弗早在暗中有了勾結；押沙龍叛變，當是亞希多弗的支持並為他策劃一切的。前面講到押沙龍從耶路撒冷帶去的只有二百人，且都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但一到了希伯崙，隨從押沙龍的人突然增加，聲勢浩大。顯見亞希多弗早就預備好了，已暗暗佈好了樁，聯絡好了群眾，待機而發，只要押沙龍一到，一聲號令，這些人就齊集到押沙龍這裡來。當押沙龍一到了希伯崙，首先把亞希多弗找來，人數就突然增加，聲勢浩大，足見亞希多弗早就暗中調動、安排及埋伏好了。這是亞希多弗仇恨大衛的明証之四。

押沙龍從耶路撒冷帶去的二百人都是誠誠實實去獻祭的，對於叛變一事毫不知情。押沙龍在亞希多弗從基羅被找來了以後，才正式宣佈舉事，這二百人此時才明白他們被利用了，押沙龍來希伯崙不是為獻祭，乃是為了推翻大衛；但木已成舟，想脫離已經太遲，只有被硬逼上了梁山。這個叛變計劃是從亞

希多弗到了希伯崙才正式宣佈的，這是亞希多弗仇恨大衛的明証之五。

押沙龍把二百人帶離耶路撒冷，帶離約櫃，帶離神的受膏者，帶離神的旨意，這是把人帶到自己的面前來，這就是背叛的根。這一點我們要特別小心。我們只能把人帶到耶路撒冷，不能把人帶離耶路撒冷；只能把人帶到受膏者的面前，不能把人從受膏者的面前帶開，甚至帶到自己的面前來。凡把人帶到自己面前的，就已埋下了背叛的根了。結果這一對亂臣、賊子不但丟了自己的命，也害慘了神的子民。

記得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神的僕人在聖山上的時候，他身邊也有一個胡參謀，是道道地地的亞希多弗，國民黨就是利用這個人來追殺先知、搶奪聖山。這個人的智慧、謀略遠不及亞希多弗，但是仇恨神受膏者的心，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神的受膏者住在聖山的時候，他下到今日的基羅去了，不在山上。當神的僕人被趕逐下山以後，他威風凜凜地回到了聖山，提供國民黨資料，又為國民黨策劃搶奪錫安，趕散錫安子民，拆毀錫安山會所，夷平守望樓和房舍，搶奪羔羊同伴的家產，玷污了神的產業。國民黨就是利用這個胡參謀犯上滔天大罪，害死了蔣經國。我想胡參謀上吊的時候快到了。由於人的愚昧，歷史就不斷地重演。古時候有押沙龍和亞希多弗追殺神的受膏者，今天有國民黨和胡強陷害列國先知。這些亂臣賊子豈能逃脫押沙龍和亞希多弗的悲慘結局！

「押沙龍和以色列眾人來到耶路撒冷；亞希多弗也與他同來。」（撒下十六：15）當大衛在耶路撒冷的時候，亞希多弗不住在耶路撒冷；當大衛逃亡離開耶路撒冷了，他威風凜凜地隨著押沙龍回到耶路撒冷，準備好殺大衛，扶押沙龍登基作王，

他就可身為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亞希多弗趾高氣揚——想不到你大衛竟然也有今天，被我趕出了耶路撒冷。從這裡可以看見他與神的受膏者是勢不兩立的。你在耶路撒冷，我就在基羅；你離開耶路撒冷了，我就回到耶路撒冷；你大衛走了，我就來接收，就是那麼個味道。你看這個人對神受膏者的仇恨是多麼深啊！

「亞希多弗對押沙龍說：『你父所留下看守宮殿的妃嬪，你可以與她們親近。以色列眾人聽見你父親憎惡你，凡歸順你的人手就更堅強。』於是人為押沙龍在宮殿的平頂上支搭帳棚；押沙龍在以色列眾人眼前，與他父的妃嬪親近。那時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他昔日給大衛，今日給押沙龍所出的主意，都是這樣。」（撒下十六：21 / 23）這個主意何等的邪惡，何等的狠毒！這些妃嬪原是大衛王的妾侍，現在兒子竟然與父親的妾侍同睡。這是在以色列人面前羞辱神的受膏者，這是一刀斬斷大衛與押沙龍的父子之情，這也是一件滅絕人倫的大惡大罪，是該受滅子絕孫的咒詛的。而這一切都是亞希多弗一手策劃、一手導演。押沙龍這條豬，完全被亞希多弗牽著鼻子走，做出此種連禽獸都不如，傷天害理、神人共憤的事！亞希多弗與大衛如此仇深似海，甚至還說，這樣做是要叫以色列人曉得大衛一定恨押沙龍，藉此堅固以色列人的手，如此跟隨押沙龍的以色列人就愈發的剛強。這樣的事在以色列歷史上就只有這一次，實在太邪惡了。

那些可憐的妃嬪被玷污了。只可惜她們沒有一人殉節，至死不從，沒有一人起而掙扎，竟任憑押沙龍玷污。當大衛回宮時，這些妃嬪的結果如何呢？「大衛王來到耶路撒冷，進了宮殿，就把從前留下看守宮殿的十個妃嬪禁閉在冷宮，養活她

們，不與她們親近。她們如同寡婦被禁，直到死的日子。」（撒下廿：3）這些被玷污的妃嬪，被大衛打入冷宮，一生就像寡婦一樣，不得再見王的面，直到死的日子。這教訓與新約教會有什麼關係呢？新約教會乃是主耶穌的新婦，是童貞女，已經許配給了基督，寧死也不能被玷污的。什麼叫被玷污？凡與人國聯手，與世界結親，與異端邪教交往，跟公會宗派不分，就是犯屬靈的淫亂。這種人絕不能成為羔羊的妻，要被關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外，如同打入冷宮，不得見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要向主存著純一清潔的心，絕不能被玷污。為什麼這些年來新約教會為了傳揚拆毀公會宗派、拔除異端假道、打碎人的國而拚死拚活呢？為的是保守弟兄姊妹不被這些所玷污。我們頭可斷、血可流，但絕不能被世界、被人國、被異端假道、被公會宗派所玷污。否則，就如這些妃嬪一樣，大衛再不與她們親近，永遠被打入冷宮，一輩子守活寡，直到死的日子。這一切都是亞希多弗出的主意，他誠然是巨奸大惡。

「亞希多弗又對押沙龍說：『求你准我挑選一萬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趕大衛，趁他疲乏手軟，我忽然追上他，使他驚惶；跟隨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單殺王一人，使眾民都歸順你。你所尋找的人既然死了，眾民就如已經歸順你；這樣，也都平安無事了。』押沙龍和以色列的長老都以這話為美。押沙龍說：『要召亞基人戶篩來，我們也要聽他怎樣說。』戶篩到了押沙龍面前，押沙龍向他說：『亞希多弗是如此如此說的，我們照著他的話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說吧！』戶篩對押沙龍說：『亞希多弗這次所定的謀不善。』（撒下十七：1／7）亞希多弗出的這個計謀是要置大衛於死地的；他用一萬二千人就只追殺大衛一個人。撒但和牠的差役曉得只要把這一個人

除掉，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這個人被除滅了，牠就可以為所欲為；這個人被除掉，神作事的法則就被推翻，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所以神的受膏者是撒但所忌恨的，但卻是神眼目所眷顧的；撒但一直要除掉這個人，神卻一直保守這一個人。亞希多弗實在有軍事天才，有很高的智慧，以色列人看他所出的計謀，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可惜他的高超智慧和軍事天才不是用來成就神的旨意，乃是用來殺害神的受膏者。亞希多弗的計謀在戰術上叫作「奇襲」，乃是要出大衛之不意，攻大衛之不備。並且是夜間的奇襲，使人防不勝防；歷史上這種夜間奇襲戰術都是成功的。記得先祖亞伯拉罕曾只率領三百一十八人夜間奇襲，殺敗四王，救回侄兒羅得，奪回一切戰利品；這是第一次成功的夜間奇襲。還有基甸夜襲米甸。雖然米甸的軍隊像海邊的沙那麼多，基甸只率領三百人，卻殺了米甸十二萬拿刀的，又活捉米甸二王。亞希多弗要對大衛施行夜襲，要帶一萬二千人給大衛來個措手不及。大衛逃跑的時候，什麼也沒帶，又疲乏、又飢餓，一旦亞希多弗夜襲成功，那真是危險，大衛的生死未可逆料。而且這個計劃極其毒辣，亞希多弗只要殺大衛一人，大衛死了，他就把大衛的軍隊統統帶回來歸給押沙龍。一個是兒子，一個是臣子，這不只是犯上作亂，乃是以臣弑君，以子弑父；弑父弑君乃禽獸不如，人人得而誅之。

神的受膏者是撒但所要除滅的，卻是神所保守的；神的受膏者雖然有諸多的爭戰、患難和危險，但至終必蒙神保守，也必然得勝。神就藉著戶篩敗壞了亞希多弗的惡謀，即時拯救了祂的受膏者。至於那些亂臣賊子、弑父弑君的，天理必然不容。當押沙龍捨棄亞希多弗之謀，採用戶篩之計時，亞希多弗見大勢已去，押沙龍的失敗已成定局。眼看著他為大衛所挖的

陷阱就要埋葬他自己，他知道他的結局近了，與其被大衛殺戮，不如自己來個了斷。他回家以後，把一切後事料理妥了，便找了一根繩子，關上房門自縊身亡。這是抵擋、追殺神受膏者的亂臣賊子的報應。這也叫我們看見一件事，凡是與神的受膏者為仇為敵的，他的結局必定是悲慘的。愛芳姊妹說有些人正在找繩子；凡抵擋神的受膏者，迫害新約教會的就是找繩子上吊，也就是說，他們正在自己毀滅自己。中國有句話：「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亞希多弗如此，蔣經國抵擋神的受膏者、迫害新約教會也是如此，終被公義的神擊打而死。現在鄧小平正在找繩子，郝柏村也正在找繩子，李光耀、馬哈迪、哈珊……所有的暴君魔頭都在找繩子，都在自己毀滅自己。他們是自己上吊如亞希多弗，或被掛起來如哈曼和哈曼十個兒子，那是神的事。總之，所有作惡的、與神的受膏者為仇、與神的子民為敵的，不是自己上吊，就是被掛，這是他們的下場。我們好好向萬王之王禱告，叫這些暴君魔頭，該上吊的上吊，該被掛的被掛，叫惡人被除滅，惡族被趕出，惡法被廢掉。

以上的交通可對亞希多弗作出四個字的結論：奸、險、惡、毒。勾結敵人、背叛、追殺自己的主人是謂奸臣。為押沙龍陰謀策劃叛變事宜，何等陰險。教導押沙龍以子弑父，教唆押沙龍亂倫，與他父親的妃嬪同睡，多麼邪惡！他定計夜襲大衛，必置大衛於死地而甘心，又是何等狠毒！押沙龍與亞希多弗至終不但身敗名裂，更是遺臭萬年，這是我們每一個與神的受膏者同心的人，當引為鑑戒的。所有的亂臣賊子，都必如此地滅亡。

亞希多弗 (三)

(1990.11.26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以現實為準，不對準神的心意

亞希多弗原是大衛的謀士，後來又作了押沙龍的謀士。他很會出計謀，而且他的計謀也都相當高明。但是，這樣一個長謀善略的謀士，結局卻是那麼悲慘——不是被殺，乃是自殺。為什麼會這樣？這件事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一個人的智慧、聰明、謀略若不是對準神的心意，就沒有價值，而且還會帶給他悲慘的結局。經上說：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也就是說，他的智慧、他的計謀像神一樣，非常的高明。但是下面接著說：他昔日給大衛，今日給押沙龍出的主意都是這樣。大衛在位時，他給大衛出主意；押沙龍得勢了，他又給押沙龍出主意。他的智慧、謀略可以隨意發揮：誰對我最有利益，我就為誰效力。大衛既然被追趕了，我的謀略、智慧何必再為他效力呢？管他是不是神的受膏者，一切以現實為準。這種心態，這種處世原則，完全不是對準神的心意。這件事情值得我們留心來學習。

我們活在地上，生存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若是沒有弄清楚，糊裡糊塗度日，那是沒意義的一生。不管你多麼聰明智慧，多有謀略本事，或多有成就，統統沒有價值！不但沒有價值，結局更是悲哀的。我再說：凡不對準神心意，不為神旨意效力的一切，都是沒有價值的，還要受神咒詛；這一點相當嚴肅。神給人智慧謀略，我們求知識聰明，為著什麼？乃是為神和神的受膏者來效力的。

為己的成敗榮辱賣主賣友

亞希多弗的智慧謀略是為著什麼？都是為著他自己。無論是為大衛或是為押沙龍出主意，都是為著他自己。何以見得？當他的計謀不被押沙龍採納時，他就翻臉了。但那個時候押沙龍聲勢太大了，他奈何不了押沙龍；若是力量足夠，他真會把押沙龍幹掉。所以他只能消極地想：「我給你出這麼一個好主意，你竟然不採納！我這種謀略是上上之策——趁著大衛逃跑疲乏的時候，由我率領一萬二千人追殺上去，叫大衛逃都逃不了。雖然大衛是個戰士，但是戰士一旦疲乏了，也就無能為力了。這個計謀相當厲害，大衛準死無疑。這麼好的一個計謀，你押沙龍竟然不採用，而去採用戶篩的計謀，簡直太看不起我了。我又沒你辦法，只好回家上吊自殺。」一個高傲自負慣了的人，他的主意是非被採納不可的；不被採納，他就覺得受了委屈，就活不下去，於是不是殺人就是自殺。亞希多弗這種表現完全是從那個可怕的己發展出來的。他的一切絕對為著自己；為著自己的利害得失，為著自己的成敗榮辱，他可以賣主賣友。這樣的靈很可怕。

在新約教會也常常看到像亞希多弗的弟兄姊妹——你器重我，我就賣力；你不器重我，算了，再見！他不熱心的時候，什麼主意也沒有；一熱心起來，主意來了，計謀來了，辦法來了，統統來了。而且你不採納還不行，否則他背後話一大堆，不然就是要死要活的。雖然肉身沒有自殺，但他的靈已經自殺了：「洪弟兄，我跟不上。我想這段日子我該暫時放下我的事奉，安靜一段時間。」我心裡想：「你不要來這一套，我看多了。你要去安靜一段時間，墳墓最安靜！」他的建議沒有被接納，他就以為受到挫折，不被人器重了，就要去安靜安靜了。

像這樣的人，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才好。這都是亞希多弗的靈，就是經不起挫折的靈。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一切的源頭都不是單為著神，裡面滿有自己的攙雜，骨子裡都是為著他自己，要自己被器重，要讓自己出名。當事情成功，人人誇讚：這是某某人出的主意，真是好參謀！好參謀的時候，他的名聲顯揚了，他也就來勁了；這是最要命又最要不得的一件事。

一個作首領的人，固然很需要一些好參謀，而好參謀則定要學習隨時放下自己的意見，隨時準備：若是我的主張、我的建議不被採納，我也能夠安然，裡頭不起風浪，不會活不下去，這樣才好。一個作首領的最怕的就是有人給他獻自以為的良謀善策時，他要提心吊膽：怎麼辦哪？若是不採納，他恐怕要回去安靜一段時間了；若是採納，這實在行不通啊！這些年來，我也碰過這種困難。大家都是那麼好心好意、熱心誠意的要與洪弟兄同心建造錫安，他們的建議，我就很難拒絕。有時幾個好參謀統統來獻良策，我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最近神也許可我統統接納，一面扶持每個謀士，一面讓聖靈藉著各種環境實際地讓他們來經歷、認識他們的謀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當然這是很不得已的，不過，在這裡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方面的功課要學。因為天然人總是喜歡被器重，意見被接納。尤其幾個不同意見出來的時候，自己的意見被採納，那是很光彩、很舒爽的。但若不被採納的話，就很難過了，甚至難過到一個地步，自己關到房間裡頭去哭：我們這些小弟兄、小姊妹的話，誰聽呀？於是自憐自愛、自暴自棄：我活得這麼可憐，死了算啦，不必事奉神了……這就走上亞希多弗的路了。

經不起挫折

這種亞希多弗的光景，我們每個人都有，所以我們要隨時防備。我走到那裡都會看到亞希多弗：走到凱旋樓會看到亞希多弗，走到廚房也會看到亞希多弗，走到建造組也會碰到亞希多弗，到農耕組、苗圃組、加工組、木工組……到處都會碰到亞希多弗。你看到有一個人常常垂頭喪氣、沉默寡言的，你就知道亞希多弗的靈抓住他了。什麼時候我們有己的攪雜、己的貪求，什麼時候就有這些現象。在這種心態下所做出來的事奉都沒有價值。有些人你看他外表好殷勤、好熱心、好賣命，甚至上祭壇都可以，因為他得到一些誇獎了。但是這種情形能否持久呢？可以用一件事考驗出來：他提出來的意見不被接納了。好！他不上祭壇了，晚上也不上聖殿去禱告，甚至要下山了。這就證明他的事奉己的成份還是相當濃厚。亞希多弗不論是在大衛的時候，或是在押沙龍手下，全是為自己。當這己生命受到打擊時，他就受不了，甚至活不下去。他的生命就是這麼脆弱，這麼經不起一點點的考驗和打擊。弟兄姊妹，我不是說我學會了，我已經沒有亞希多弗這樣的光景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只是多少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生命豐盛不豐盛的講究了。屬靈的生命越是豐盛，亞希多弗的靈就越沒有地位。

有時候神真是考驗人。江姊妹來台時，在眾教會按立工人長執，差不多都是經過交通後才按立的。獨獨台南教會例外，江姊妹逕自就按立了。而且按立的工人都是過去在聚會所聽我講道的，並且他們出口的這分功用也不很顯明。那我呢？被按立作長老。這對我的考驗很大，看看我到底是為什麼來新約教會的？感謝主，那個時候主給我恩典。我不明白新約教會的異象便罷，不認識江姊妹的職事便罷，我一旦認識，就絕對信服神的作為。我知道神的使女所做的絕對沒有錯，就盡忠於神使

女江姊妹的按立，好好作長老。因為我不是為做什麼而來新約教會的，所以這件事情也就沒有摸著我。神也要看看我是真作長老，還是假作？是咬著牙關呢，還是心安理得、心甘情願的？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每一次張路得來開特會，寫詩歌啦，寫佈告啦，寫通知啦，統統都是我的分；我做得很起勁。有一天，姓張的跟范胖子要離開台南，召聚大家來一起禱告，又說：「洪弟兄，來，我們要為你禱告！」啊！特別為我禱告？結果那天她做得很智慧很自然，就藉著禱告，把我同工的那一分禱告出來了。

企圖支配時代器皿

神在祂的家中所安排的，你是那一個崗位就是那一個崗位，你是那一分就是那一分，用不著用自己的辦法去搶、去爭。你只要安分守己，神自然會顯明你那一分。亞希多弗就是太會伸出自己的手，太為自己著想了；他是為著要出名而來獻策的。無論在大衛手下也好，在押沙龍手下也好，他就是想要出名，要叫人知道：我亞希多弗是個高明的參謀，整個大衛王朝的政策都是我亞希多弗的謀略，這多光彩啊！雖然他不是王，但是王的政策統統是他一手策劃的，可以說他是左右王的。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許多時候，參謀做多了，尤其是這個建議、那個謀略都被採納了，無形中慢慢地就要左右王，這就不是好參謀。好參謀只管貢獻計謀，萬不可用你的計謀來左右王。亞希多弗就是想左右王、支配王：我怎麼設謀，你就怎麼接受，你不接受，我就活不下去；也就是說，我若左右不了你，我就不幹了。這樣的參謀最叫王頭痛。今天神家中需要許許多多有謀略、有智慧的好謀士，但謀士們也必須純潔、虛

心。否則不但幫助不了王，反叫王愁腸百結，頭髮發白。亞希多弗就是在這點上不肯學功課，終於走上了賣主猶大的路，結局好悲慘。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我們都那麼忠心跟隨主，那麼真實與時代器皿同心。我們的己生命若不肯對付掉，有一天那賣主猶大的靈就會進到我們裡頭來。叫亞希多弗出賣大衛的是他那個己，而這個己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所以我們才需要很嚴格地來學習對付己生命的功課，不求自己的榮耀。

經上說到：「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提後三：1 / 5）在這末世就有這種人出現，就有這種情形發生：人要專顧自己、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這樣的事我們都要躲開。若是我們不能把我們的一切都對準神的心意，很容易就會落到亞希多弗的光景中。要知道我們的智慧、謀略、知識、聰明都是從神來的，所以應當歸給神，應當為著神，應當對準神的心意。若是一直為自己，那就沒什麼意義和價值，而且結局會很悲慘。願主把亞希多弗的靈從我們中間趕出去，把戶篩的靈充滿我們裡面，讓我們的生活、工作、知識、謀略……都對準神的心意。